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录三

第七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按国家和议题分类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第一百八十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31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桑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博伊德小姐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丁觉兰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吉 巴:

索拉·比拉先生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库蒂雪先生
勒加尔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瓦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屠·南言拉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卡尔先生
阿德波尤先生
乌克依小姐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坎诺瓦先生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穉列斯卡努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克拉克先生

瑞 典：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约南格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科特久江斯基先生

菲拉特金先生

洛乌加切夫先生

联合王国：

米德尔顿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格诺瓦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3次全体会议开始。

委员会按照它的工作计划将把本次全会专门用于审议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但是，根据议事规则，想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其他任何问题发言的成员也可发言。

尊敬的各位代表、女士们和先生们，由于肯尼亚的主席任期将于今晚午夜期满，本次全会将是我所荣幸地主持的最后一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因此，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我要发表几点总的意见。

委员会严格地执行了载于第CD/304号文件的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是我们在8月5日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然而，议事规则第30条使各位代表有充分的灵活性可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处理各个议项。在会议的早期，出现了普遍一致的意见，即有选择地讨论议项会更富有成效，因为在以前已清楚地表明了某些议程项目上不可能取得进展。肯尼亚代表团同意这种对计划有选择的办法，因为我们确信，在我们聚集在这里开委员会的夏季会议之前的几周举行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就，这点仍使我们记忆犹新。当我于8月3日就任委员会主席职务之时，我曾表达了我对政府对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成果的看法。

向委员会提出的需要谈判的问题是复杂的并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如果我们的努力得不到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强国的坚定的政治意愿和承诺的支持，本委员会工作上的进展将继续会是非常之缓慢。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多数与会代表团赞成和提出搁置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消极安全保障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的意见的根本原因。这些小组未能在今年早些时候召开的委员会春季会议期间在其工作上取得真正的进展以及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结果，都没有达到国际社会寄予本委员会的期望和希望。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当这些工作小组于1983年恢复其工作的时候会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们欢迎再次任命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为本届会议开始时设立的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主席。我要再次祝贺他接受这项重要的重新任命，并祝贺他就任9月份的委员会主席及从现在到明年2月——届时委员会将在这里再次开始其1983年的春季会议——这个间隔期间的委员会主席。

我希望，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和其他工作小组的主席即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在从现在起到明年2月期间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小组范围内所进行的非正式协商，将对为这些小组在明年开会时取得真正进展打下基础会有所帮助。

关于我们的其他议程项目，即化学武器、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等，取得的进展很小或没有进展。自从我们在这里开会以来所举行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已表明，在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上仍是一种严重的僵持局面。它已证明，就设立处理这些问题的工作小组的程序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是困难的。

由于两个核武器国家拒绝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是以一种消极的调子开始其工作的。我希望，工作小组在能干的灵特·利德戈尔德大使的领导下将克服其困难并能就它将来进行审议的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我还希望，委员会能在现届会议上商定设立一个具有明确职权范围的有关外层空间的工作小组。小组的主席职位问题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届会议上最后定下来。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自从7月20日在这里开会以来已作了一些认真的工作。“家庭作业”小组已作出了很有益的工作，我要赞扬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对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良好领导。

扩大委员会成员和提高其效能的问题仍继续有待处理。这些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敏感性，但是我认为有可能在成员问题上找到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显然，在两个问题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因此应予以分别处理。在小组和个别代表团范围内举行的非正式协商可以继续进行。申请者需要有耐心。就我看来，各代表团在原则上都赞成对委员会的成员作某些扩大。存在的意见分歧涉及这种扩大的时间选择及其标准。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应相当急迫地进行，以便委员会能够向第37届联大提出强有力的建议。

但是，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效能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性和普遍重要性。看来，在需要作些什么上委员会尚未下定决心。我们认为，将这个问题作为委员会

议程上的单独一项来加以处理是可取的。有组织地辩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而且越早进行辩论越好。

尊敬的各位代表，摆在委员会面前的任务是如此巨大和富有挑战性，我要再次表示我对即将上任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充分信任，并重申我国代表团对他的支持。我还要借此机会通知委员会里我的各位同事，由于我作为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任职期满，不久我将返回肯尼亚。我推迟了离开这里的时间，以便我能够履行本月份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因此，为了准备回内罗毕，明天我将回纽约。我要向你们告别，并表示我个人感谢你们在过去四年中给予我的友谊和合作，在这四年中我有幸在本委员会里同你们一起工作。

我特别要感谢各代表团在我任委员会主席期间给予我的合作。我要感谢我的多年好友、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给予我的有益帮助和指点。我还要感谢贝拉萨德斯先生及秘书处的所有其他成员，感谢各工作小组及其接触小组的各位秘书、口译、笔译、技术人员、会议室服务员及其他对委员会工作的成功以他或她个人的方式作出了贡献的每一个人。我对他们全体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向你们保证，肯尼亚将不松懈她对裁军事业的忠诚。我们将继续强调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性质。我们将尽我们的最大能力继续在裁军谈判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在开始本次全会的例行事务之前，我记得正如我在以前的委员会会议上所宣布的，我打算今天将载于第CD/318号文件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第10段所含的工作日程以及工作文件第73号所散发的信件草案提交委员会通过。

根据我的发言者名单，今天将要发言的有保加利亚、斯里兰卡、意大利、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墨西哥和扎伊尔等国的代表。

我现在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阁下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在开始我今天的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表示我们对你的有条理的工作方式的赞赏，你以这种方式领导了我们夏季会议的这个重要时期的委员会工作。明天你将离开我们，对此我感到很遗憾。我祝愿你在履行你的政府将给予你的新的任命中一切顺利。

在最近的讨论中，再次重申了裁军谈判委员会要很重视核禁试问题。我们大家都完全了解绝大多数国家要求各国永远结束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坚强决心。核禁试条约被普遍认为是抑制核武器的质量上的发展及其扩散和逐步减少对这些武器的依赖的有效手段，因而它有助于防止核战争。

保加利亚代表团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早该作出的设立一个有关议程项目1“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小组在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得力主持下将取得进展，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打下基础。我国代表团将为此目的作出其最大的贡献。

我很想讲几句有关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开始其审议工作所处的环境。

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上次全会上尊敬的美国大使、菲尔兹先生对由于美国对核禁试问题的反复无常的态度而遭到有充分根据的批评反应如此严厉。刺耳的言词和一般性的友好宣言并不具有否认事实的说服力。让我们看一看裁军谈判委员会记录中的事实吧。

第一。是美国代表团在我们的夏季会议开始时再次坚持说，美国不再认为核禁试是一个优先的问题，而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才是需要在达成核裁军过程中予以处理的全面范围的军备管制目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同时它又反对开始就我们的议程项目2进行谈判。我们能够合情合理地认为设想裁减核武器应先于停止核武器试验是一项正常的程序吗？我们同多数代表一起都感到难以理解这种态度。瑞典代表团曾表示怀疑将全面禁试与“核问题的广阔范围”混为一谈能否完全符合美国在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中所承担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在这项条约中各缔约国保证要谋求达成“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我们也有这样的怀疑。如果倡议授予特设工作小组目前职权的代表团以“目前不适合谈判这种禁止”的信念为其指导，那么关于议程项目1的特设工作小组怎能认真地审查和谈判

有关核禁试条约的核查问题？

第二。许多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都曾反复强调了三边谈判的重要性。保加利亚代表团赞成欢迎1980年7月30日的报告，该报告说：“参加谈判的三方在谋求达成一项牢靠的条约方面已经很有进展，并仍然相信它们的三边谈判是取得进展的最佳途径。它们决心尽最大努力，以必要的意志和毅力来使谈判早日圆满结束”。在这项鼓舞人心的声明作出后只有两年，已经首先单方中断了三边谈判的美国现政府就决定了不再恢复这个谈判。美国政府走得甚至更远，破坏了彻底使核武器试验成为非法的现有基础，并宣布它将不批准苏美关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和关于和平用途地下核爆炸的条约。三边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将被丢掉，这是令人遗憾的。

第三。不仅裁军谈判委员会里的许多代表团，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受到了据报导的官方言论的严重困扰，这些言论说：美国“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需要试验，甚至也许需要高于150千吨标准的试验”。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美国政府为什么可能需要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原因。读了专家们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里的作证，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当朝向达成全面禁试的国际努力取得较积极的势头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反对禁止的势力立即活动起来”并毁掉了所取得的一切。

这些就是不仅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代表团都知道，而且如我提到的全世界都很清楚的某些事实。因此，我们赞成那些人，他们已坚定地申明，他们不准备容忍委员会被用来对公众隐瞒美国的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政策的那种局面。

我们大家都遗憾地注意到了在我们的上次全会上所作的那个发言，大意是不管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美国的立场将主要由美国的安全利益来确定。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它们自己的安全利益。然而，这点并不是它们遵循完全不顾国际社会各国的共同利益及对裁军谈判委员的根本存在表示怀疑的态度的理由。

在这方面，人们不得不承认，肯定有其自己安全关切的苏联，是乐于对达成全面禁试条约及对全部核裁军作出贡献的唯一的核武器国家。在这里，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拒绝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不能不表示我们的遗憾的失望。

现在我转到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所讨论一些问题。

第一。如我们大家所知，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代表团都以一种妥协的精神接受了一项有限的职权，希望讨论和确定有关核查与遵守的问题会有助于我们实际上草拟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但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有一种将小组拖进一种抽象的操练的明显企图，这种操练与形成谈判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共同基础的目的毫无关系。如果工作小组不能马上开始其实质性工作的责任应予以归咎的话，如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韦格纳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必须指向那些代表团，它们坚持反对工作小组确定一项关于核查审查与未来全面禁试条约的范围及其他有关问题的谅解。如果我们打算对问题进行政治的而不是学术性审查，那么只提及一个或另一个工作设想是不够的。我没有必要现在详细阐述我们对未来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想法，因为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他们的发言中已经雄辩地阐述过了。

第二。现实的核查系统——该系统提供了令人满意程度的保证：秘密的试验可被侦察到——的轮廓，出现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这点促进了小组的工作。三边报告提到了它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核查技术手段、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关于进行协商和合作的其他规定、包括挑战性现场视察、指控的程序以及在两个或更多个缔约国之间可能作出的附加的安排。这些组成部分的均衡结合可以构成一套牢靠的核查系统的骨架。在工作小组内进行的讨论加强了多数代表团的信念：目前的核查技术手段足以确保对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

第三。我们高度赞赏科学专家特设小组迄今所作的工作。保加利亚代表团将继续对旨在完成裁军谈判委员会赋予小组的任务的努力作出贡献。这里我们要非常明确要求科学专家们作些什么。我们同意，密切注意一切新的技术发展是科学家们的具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地震专家小组应集中精力于拟订一套不多不少严格符合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目的的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我们认为，这套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载于第 CCD/558 和 CD/43 号文件的一致同意的报告中已经制订出来了。同时我们要强调，这套系统只有在明确规定了朝向草拟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国际行动方针的条件下才可能具有实际价值。当未来条约的范围、可

能的缔约国、期限和其他的政治及法律方面均已为人们所知的时候，国际资料交换程序可被各缔约国发展和利用的程度就能被最后确定下来。

现在我要简单地谈一下今天我们会议的议题、“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我们只有一次全会供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春季和夏季会议期间的一系列非正式会议已充分表明人们对这个问题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及迫切需要建立适当的在此领域谈判和拟订协定的组织机构。

在谈起防止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强调这个事实，即宇宙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人类活动的经常性领域，这些活动对人类的全方面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自从第一颗苏联人造地球星上天以来已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已制订了一系列控制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协定，包括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

既然这个项目已被列入我们的1982年议程和工作计划，我们知道裁军谈判委员会有责任拟订一项普遍可接受的国际法律文件，其目的是设置一个牢固的障碍以防止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这个行动方针完全符合并是现有协定在国际法这个领域中的自然延续。

正是根据这点我们来估价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条约草案的优缺点的，这项草案是苏联在第36届联大上提出的并已作为CD/274号文件在本委员会里散发。该草案第三条规定：“本条约每一缔约国承诺，不摧毁、损坏或破坏其他缔约国宇宙物体的正常运转，也不改变其正行轨道，只要上述物质是严格按照本条约第一款射入轨道”。

这个办法没有包含第36届联大通过的两项有关决议的意图吗？鉴于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最新发展和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发展到一个新的极其危险和开销昂贵的阶段，现在不正是开始拟订相互可以接受的控制各国行为的措施的时候吗？或者我们宁愿看着好莱坞电影剧本“星球大战”变成了我们人类文明中的可怕现实而毫无办法吗？

我们关于设立一个有关此项目的附属机构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实际上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那个主要西方国家之外，都赞成对这些问题的有意义的讨论和谈判。蒙古代表团提出的职权草案是一个基础，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办法的广泛可能性。我们认为，牢记意大利、墨西哥、斯里兰卡和其他代表团在非正式会议过程中所提出的考虑，我们应该继续就在本届会议结束前制订出特设工作小组可能的职权范围而进行协商。这将意味着，最早在明年2月份，我们就能以具体的方式进行我们的得到了各国专家支持的讨论和谈判，如一些代表团所建议的那样。

从8月15日至25日，第二届国际儿童大会“和平之旗”在索菲亚举行，在“团结、创造、美丽”崇高格言的指引下，联合了世界上110个国家的年青代表。同其他许多事件一道，还举行了一次青年和儿童议会会议。已通过的呼吁特别陈述如下：“政治家和知名人士，要永远消除战争的恐惧！保护儿童——人类的最大财富和希望！”对我国政府及其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而且我相信对许多其他的人来说，这项呼吁是一个新的推动并证实了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只有裁军，相互谅解和和平的道路才能保证我们的下几代能有幸福的未来。

主席：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在请下面一位即斯里兰卡代表发言之前，我愿意对他来到委员会表示欢迎。阿瑟·克拉克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外空问题专家。他在这一特定领域有出类拔萃的经历，其中包括使他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而闻名于世的学术和科学活动。现在请克拉克先生发言。

克拉克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尊敬的代表们，今天我到这里来和你们讨论人类事务中最后和最大领域的军事活动问题，这是一种光荣，也是一项责任。虽然这是一项讨论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会议，但防止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如数学家所说的，这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也将探讨为了加强国际和平积极利用空间技术的问题。

在此之前，请允许我简单地向你们介绍一下我来讲活的资格。1934年我是英国星际协会的一名会员，后来是该会的主席。1951年我主持了国际宇航联合

会第一次伦敦会议，结识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第一流人物。就在两个月以前，我荣幸地在“星村”受到我的朋友宇航员阿列克塞·列昂诺夫和他的同事们的招待。我写过30多部关于宇宙航行的书，本月份我在1982年联合国外空探索及和平利用会议上作为斯里兰卡代表团的成员发了言。

早在1945年，作为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我写过概述卫星通讯原理的文章。几个月以后，我的论文“火箭与战争前途”在“皇家空军季刊”举办的一项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经过了将近40年以后再谈这篇又章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妙感受，该文是以雪莱的诗开头的，我愿意引用几行：

“放下，千万别喝尽杯中痛苦的预言。

这世界对过去已感到厌倦，

哦，但愿过去消逝或终于安息！”

然而，我们今天忧虑的问题却正是“痛苦的预言”。所以首先我一定要请求你们读一读——假如你们还没有读过的话——乔纳森·谢尔所著《地球的命运》一书，该书关于核战争的真实情况的记述是迄今最有说服力的记述。每一位政治家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然而，卡尔·萨根以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概括了这本书的全部含意，他说：这本书的含意是“在一个昏昏欲睡的盛夏之午的时间内可平均每一分钟有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一个参考材料：我希望你们能看一下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地平线”节目广播的题为“毁灭竞赛”的科学节目，它放映了第一次对空中目标使用激光武器的试验，以及对美国和苏联科学家就空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的采访。

在本月举行的1982年联合国探索外空及和平利用会议上，对于什么是“空间军事化”的确切含义在看法上有些混乱。在人工制品中，很少东西不能同样有效地用于和平或战争。问题的关键在于意图。给某一类装置作出规定说“这些不应发展，因为它们可以被用于进攻”，这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就同军事的关系而言，恐怕没有什么东西比探测地球万有引力场细微不规则情况的大地测量卫星更风马牛的了。看起来，这种东西似乎只有科学家会感兴趣，但是这些细微的差别正是洲际导弹设计师的头等重要资料，

因为如果不绘制地球万有引力场的精确图表，就不能使导弹准确地命中目标。因此，即使是完全用于科学的卫星，只要大大提高弹头的准确性，就会在战略上具有重大影响。但是有谁提出过要禁止这些卫星？

即使是在空间技术应用中最具和平味道之一的气象卫星（已经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也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

同样，传讯卫星在军事行动中起特别重要的作用。但也不就是对和平的直接威胁。

正如军用直升飞机可以用来救灾一样，有些军事空间系统是能够积极办好事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发射的侦察卫星在那里起稳定作用，我们可能活不到现在了。

我想提请你们回顾一段最近的历史：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有过一次强大的运动，声称苏联在发展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已遥遥领先。所谓“导弹差距”成了肯尼迪—尼克森总统竞赛运动中的主要议题，人们写了几百万字的文章敦请美国着手搞一项应急计划以压倒苏联的“巨大”领先地位。

这种导弹差距完全是一种错觉——当美国侦察卫星——揭露苏联火箭部署的真实情况时，这种错觉就被灭了。约翰逊总统后来指出，侦察卫星使美国节省下来的钱等于空间计划费用的好几倍，因为它没有必要再去建立原来打算建立的对抗力量了。

意外凑巧的是，就在昨天我找到了约翰逊总统的原话，现引述如下：

“我们做了我们没有必要做的事情；我们建立了我们没有必要建立的东西；我们有过没有必要的恐惧。”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消息也许来得太晚了。人们可以想象，苏联军事决策者们对美国这一争论的感受。他们知道他们没有美国所声称的武器，那么争论的用意何在呢？是不是美国人在故意为重新武装制造借口呢？看来这可能是最有道理的设想——但事实上，这种解释与其说是恶意，还不如说是无知。无论如何，苏联已决定生产当时仅仅存在于美国人想象中的导弹。由此可见，空间军备竞赛的起因几乎在25年前就伏下来了。

人们可以在导弹的有效负荷和发射力量上玩弄数字游戏来证明几乎一切东西。统计数字表明苏联现在发射方面比美国多一倍的“军事”有效负荷——在1981年大概是860比420。这是不是意味着苏联的侵略性比美国高出一倍呢？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苏联设计的侦察卫星只能操作几个星期，而比它大得多的美国卫星却能在轨道停留好几个月。所以美国侦察卫星的报导数量很可能比苏联卫星大得多，这是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的问题。

但是，摄影或电视侦察受云层条件的限制；只有雷达能在任何气候条件下进行侦察。从1978年于加拿大坠毁的宇宙954号卫星所暴露的情况说明已使用由核反应堆发动的雷达卫星来侦察海上船只的动静只有苏联一家。

另一个混乱和矛盾的领域就是地面卫星或地球资源卫星，它能最清楚地照出我们这个行星的景物，对农民、工业家、城市设计师、渔民具有很大的价值——事实上，人人都关注对大地母亲的利用和滥用情况。美国拍摄过地面卫星照片，它的地面分辨能力约80米，所有国家都可以享用。有人担心这些照片必然会包含有军事情报，这一点也不奇怪。随着D型地面卫星以30米分辨能力开始投入使用，这种担心将会增加；当第一批照片几星期以前在1982年联合国探索外空及和平利用会议上向我们显示时，其美好和清楚的程度使我感到吃惊。法国的定位和跟踪卫星甚至还有更好的分辨能力（10—20米），而且正在迅速地接近具有军事意义的领域，虽然它远没有（也许相差一百倍）达到在良好条件下的最好的侦察卫星这一定义。

地面卫星和侦察卫星的能力之间是有某种不能切断的连谱的，很难说这是军事的，那是非军事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意图。

人们可以把情况归纳起来这样说，虽然这些卫星可能使某些国家感到讨厌，但它们并不具有侵略性；而这就是基本情况。

现在美国的宇宙飞船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它在苏联受到猛烈的抨击。这种飞船的许多任务将是军事性的，这样说完全是对的——但现在它同其他任何运载工具一样是具有潜在的中立性的。

宇宙飞船的确带来一种新因素，那就是它第一次赋予宇宙航行国家以能力，使它可以检查属于别人的卫星，或许还可劫回，从而打开了苏联所称的“空间海盗行

为”的前景。但是人们也不能不认为在这方面的恐惧是被大大地夸大了。如果你不想被任何人抢劫你的卫星，只要装上饵雷，就可以不费什么事就破坏对手极其昂贵的空间系统。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想不揣冒昧地在这方面预言。当只有美国拥有侦察卫星时，苏联国内曾大叫大嚷指责这些“非法的间谍装置”。而当苏联也拥有它们时，这种叫嚷就突然平静了。同样，当苏联发射宇宙飞船之后，我们也许就不会听到关于空间海盗行为的谈论了……。

根本的问题是所有这些系统——传讯、气象、大地测量、侦察和宇宙飞船本身——尽管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空间的军事化，但在目前还是防御性的或者甚至是善良的。有些国家可能由于某种应用而感到不安，但都可以平安地相处下去，接受它们的好处和它们的害处。现在开始讨论的新问题是蓄意的具有破坏性的空间系统问题，也就是武器问题。

人们好象忘记了大概20年前美国普第一次在空间使用过武器，在试验一种可能的反卫星系统时在大气上空爆炸了几枚核弹头。但是当它终于发现——就在最近又大大出乎军事决策者们意料之外地再次发现——空间少量核爆炸单凭辐射脉冲强度就能击落所有卫星时，就放弃了这个办法。

这一事实给所有关于空间武器系统的讨论罩上不祥的气氛。一个铤而走险的国家在大气上空进行几次大的核爆炸就可以破坏和损坏敌人的所有卫星——以及其他任何人的卫星。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锅打尽的现象导致人们去研究精密武器。早在1968年以来，苏联就运行过20多次无核反卫星截击器或反卫星系统的试验，这种东西追逐在它的猎物附近，爆炸成一堆碎片。1982年6月，它第一次把这种卫星系统的试验同从发射车和潜艇大量发射弹道导弹结合起来。

这就产生了令人感到兴趣的问题——俄国人为什么这样热衷于发展怀有明显破坏稳定作用意图的反卫星系统呢？人们只能认为，通过老式技术（如在报摊上买猎杂志取情报）能取得大量美国军事编制情报的苏联已认识到，侦察卫星对美国人比对它自己重要得多。

可以预言，美国对俄国人的这一领先地位决不会漠然置之。现在里根总统已宣布要研制比苏联的截击器先进得多的反卫星系统，它实际上为空间战争开辟了新的范围。

美国的武器不从地面而从高空飞行的飞机发射，由此可跃过大气层而去追踪在它上面经过的卫星。这使它非常灵活并极难截击，因为它可以在接到通知后马上在地球的任何地点进行发射。

毫无疑问，苏联的科学家们一直在试图找到一种对抗这类系统的办法，因此，除非这种情况得以制止，否则武器的疯狂升级还将继续下去。

无论美国还是苏联，它们的反卫星系统都要过几年才能投入使用，因此，也许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防止在空间使用进攻（与防御相对而言）系统。只要人们认识到这些设计中的反卫星系统只是目前正在设想的系统的初步前体，那就应强调指出，应在这种军备竞赛真正开动以前就停止这种军备竞赛。关于下一阶段空间战争的恐怖描绘，我介绍你们看一看最近发表的丹尼尔·奥·格雷厄姆将军指导下写的《高空边界》研究报告，该报告设想可建立大量空中轨道堡垒迎头截击还没有到达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这种系统的费用不是几十亿而是几千亿美元，而且它肯定只是走向某种更加昂贵得多的系统，也就是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谈到的“星际战争”的一个阶梯而已。

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激光和粒子光束武器的问题。现在，长期未热学的“死光”在技术上已经成功了，它已被用作防御核导弹的解决办法。现在正对这种系统的实用问题展开热烈的辩论，看来一致的意见是，虽然它们在理论上已搞成，但除非用于相对来说比较近程的用途外，它们能用于作战还得过几十年而不是几年。

但是，我往往对否定的判断表示怀疑，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1940年代末期美国对远程火箭是否有可能的辩论。请允许我再引一下美国主要防御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博士1945年发表的名言论：

“人们对3,000哩远程火箭已经谈得很多……我不认为世界上有谁知道如何制成这样的火箭，同时我也相信它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搞不成的……我认为我们可以根本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美国公众也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美国公众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俄国人却并非如此。

假如某件事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同时有人对它非常急需，那不管花多大代价，事情也终久会办成的。当一方发展了一种新的系统，另一方就力求超过它。两个超级大国都是由明智和负责的人所领导，但是他们有时候看上去象小孩子站在汽油池里，——每个人都想比别人拿到更多的火柴，其实在那时有一根火柴就足足有余了。

战争终于人们的头脑这种说法是不再成立了；现在战争可以在计算机的线路开始了。但是能毁灭我们的技术也能用来拯救我们。空间系统就其本身性质来看，特别宜于提供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全球性设施。

你们都知道，1978年法国政府曾提出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机构以促进各种和平条约的实施并监测军事活动。这是联合国某一个委员会（见1981年8月16日第A/AC.206/14号联合国文件）详细研究的一个问题。研究工作是由赫伯特·鲍茨梅耶进行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机构能令人满意地在维护和平方面起重要作用。

虽然，在操作上和政治上有很大困难，但这些困难同可能得到的好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费用问题——十亿或二十亿美元——也不是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有人估计美国的侦察卫星节约了它上万亿美元的大部分费用。若能有一个全球性系统，那将是一项更好得多的投资；而况谁能以金钱来评估和平的价格呢？

但是，急切想保持它们共同垄断侦察卫星的美国和苏联强烈反对这一方案。英国政府至少可以说对此持淡漠态度。

然而，我们发现一些很重要的（尽管不及目前这一问题重要）问题上，如国际通讯的问题，在上百个或更多的国家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是可行的，尽管这些国家具有极其对立的意识形态。国际通讯卫星组织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规模较小一点的就是国际人造地球卫星组织，在不久的将来，阿拉伯卫星组织也将建立它的区域空间系统。毫无问题，只要它们有这种愿望，第三世界拥有不依赖宇航回家而建立起国际监测系统的资源。

我喜欢和平卫星这个名称，尽管它已被太平洋无线电广播联播公司事先购买而用之于高级技术卫星一号，但是请谅解，在以下发言中我还是要用和平卫星这个词。

1982年联合国探索外空及和平利用会议以及其他场合的反应说明，和平卫星是一个设想，要的时机已经到来。那些对它的现实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应该认识到，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有了，至少在现有的或设计好的系统中已初具规模。地面分辨能力为10—20米的法国定位及跟踪卫星已在前面提到了。无论超级大国愿意还是不愿意，在不久的将来，一个雏形和平卫星系统的设施将很快能供所有国家之用。

请允许我提醒俄国和美国的朋友们，顺应必然的趋势是明智的；利用这种必然趋势就更加明智。

和平卫星可以用一向在如此倡议的霍华德·库尔茨提出的全球资料合作这一不致引起争执的方式来发展。

它可以是一个有关气候、制图、搜索和营救、资源和污染的探测、灾情观察、资料回收，当然还有传息的国际性机构。谁也没有否认这些设施的必要性。如果它们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的话，它们必然会大大促进和平卫星的工作。所需的唯一附加组成部分就是对已经取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所需要的评估和情报班子。

在我向你们介绍的联合国报告中讨论了和平卫星系统的组织、经费和使用问题。它并不是解决有关和平的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但它至少可以作为摆脱我们目前所处困境——我们正站在那个汽油田里，越来越注定要同归于尽——的一种办法而值得予以认真考虑。这里可以引用高空边界计划的格雪厄姆将军的话：“我们应该放弃这一不道德并在军事上已经破产的理论……并摆脱注定要同归于尽而走向注定生存下去……如果苏联愿意和我们一道作出这种努力……我们当然不会反对……”。

我愿意象开头那样，以我1945年所写“火箭与未来战争”一文的结尾来结束我的发言：

“抵御未来武器的唯一办法就是永远防止它们的使用。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绝不是军事问题。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已不能保卫这个国家，它们无其量只能做到消灭进攻者……”

“作为历史的继承者和未来（只有我们的愚蠢才会在其诞生之前将其杀死）的付托者的我们，肩负着史无前例的重任。如果我们这一代失败的

话，那么，我们的后继者就会所剩寥寥了。当被毁的城市的灰尘开始落地以及岩石上的辐射开始消退之时，将没有人手能来进行重建了。”

阿莱西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自从我上次发言以来，本委员会其他一些杰出的成员离任了。我遗憾地注意到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弗尔胡奈茨大使以及阿尔及利亚大使萨拉赫一贝离任了，我预祝他在新的任职中一切顺利。同时我谨对秘鲁的新代表坎诺克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相信，他将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可贵的贡献。

今天我想谈谈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我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已为这一项目安排了正式的全体会议，并且我们的讨论在全体代表团的积极参加下取得了进展。在这一方面，我们认真地听取了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克拉克先生刚才所作的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发言，他的发言充满着我们期望的象他这样一位有名望的专家所具备的知识、雄辩和坦率。

最近结束的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空会议（UNISPACE '82）应该是一种动力，进一步鼓励我们有决心地推动我们的实质性审议工作。空间科学和技术方面正有条不紊地取得进展，并且这些进展正造福于全人类，在这一方面，联合国、特别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这一国际合作的推动作用是值得称赞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被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即从军备管制和裁军本身的角度补充这一工作。在开展这一项目的探索阶段的工作时，我们必须记住委员会根据联大的建议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总的处理与空间有关的武器，而且是设法防止这一人类活动新领域中的军备竞赛。因此，很有必要清楚地认识军备竞赛可能被引入外层空间的一种或多种渠道。我们认为，我们工作的目前阶段主要是旨在取得这样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反过来会有助于我们规定优先次序并指明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我国代表团在这一方面的意见是大家了解的：我们认为，摧毁或破坏空间物体或干扰其运行的物理学手段和技术手段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具有最直接威胁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中，军事竞争的因素是存在的：把卫星作为目标的重要意义、将会给拥有者取得相当大战略优势的物理性和技术性的反卫星手段的发展、保护卫星使其不受攻击方面所存在的各种困难，等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将引起性属军备竞赛的反应循环。

除了反卫星系统外，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到了更加异乎寻常的武器，特别是“定向能武器”。大家提到，激光枪以及粒子束武器这些科学幻想小说家们最喜欢摆弄的东西特别可能成为与空间有关的武器。与空间有关的武器这一词，我们指的是那些由于武器发射器的位置或目标的位置而与空间有关的武器。但是，这种潜在可能是否能或何时能变成一种实际可行的能力，这仍然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

虽然激光作为电子技术的一部分存在至今已二十多年了，但是这一原则要实现充分效用、其中包括军事用途，仍然有许多实质性的困难有待克服。成本效率所必需的要求使得这一任务更显无比的艰难。

这些就是至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各种权威性研究报告的结论，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研究是由里查德·加尔文进行的，这位科学家对这不寻常的技术领域有着特殊的知识。《现代物理评论》最近发表了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文章，其中谈到了美苏研究人员在激光领域中进行合作的结果。文章的作者特别指出，现在为了进一步应用这种类型的技术所必需的某些额外的进展“是如此之难，已成了人类从未面临过的一个挑战”。他们进一步指出，“我们很难真正地说今天我们是否比过去更加接近于目标，因为现在甚至无法说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激光技术中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影响粒子束系统，特别是氢弹束，目前这是在空间使用的唯一的粒子束。而且，粒子束会产生某些其本身所特有的困难。

对人类面临的有关外层空间的真正危险的所在作出现实的估计，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极为重要的。我们大家能够参与这种估计，但是只有那些拥有重大空间能力的国家才能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可能比裁军的其他领域更依靠那些在此方面具有充分知识的国家作出贡献。

我们赞赏这样的说法，即我们应旨在达成一项能够堵住通向空间军备竞赛的一切可能渠道的全面协定。这里有人说，在一样东西未出世之前就加以禁止就容易。

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一开始就采取这种措施很可能导致以下两种结果中的一个结果：达成一项不能阻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无效的协定，或更为可能的是不必要地拖延采取较有限制性的但却是迫切需要的措施。

总的未说，我们仍然认为，委员会的注意力应绝对优先地集中在那些目前正在使用的与空间有关的武器；然后我们的任务将是真正的裁军任务，即努力禁止和消除那些现已在武库中并已被部署的系统。

目前，卫星可以由同轨道截击、轨道截击和地对空直接攻击的办法加以摧毁和破坏。

我们在3月30日的发言中作了首次努力，以便确定某些与禁止反卫星系统有关的问题。我们指出，这些问题中首要的是关于什么是“反卫星系统”和什么是“反卫星活动”的定义问题。

基于这些考虑，我想补充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取决于我们寻求达成的协定的类型以及我们实际上想禁止的内容。我们应设法禁止武器和活动这两者吗？只局限于禁止攻击卫星或禁止干扰卫星的行动，而不愿用以进行这种攻击或干扰行动的系统，这样一种协定有多少效率呢？

例如，我们注意到瑞典在答复秘书长关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照会的文件中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方案提到了这样一种协定，它可限制或禁止从空间本身和从地球上干扰或攻击空间物体的活动。

关于反卫星武器，一个基本的问题似乎是禁止范围问题。有必要认真地考虑以下各种阶段中的哪种阶段应列入禁止范围——发展、试验、部署、获得、使用、等等。

现有反卫星系统的销毁也将是个待解决的大问题。

核查问题应同时加以审议，因为它与禁止范围的定义是有关的。在反卫星系统这一问题中，核查也将永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躲过一项国际协定而保有或获得的即使是很有限的反卫星系统，也可能具有重大的军事价值。正因为这个原因，讨论中不能避免销毁现有的反卫星系统及其组成部分以及规定可核查的拆除程序等问题。

外层空间仍是一种总的未说不存在杀伤装置的环境。现有的反卫星系统似乎仅对较低高度的轨道卫星有效。若在空间全面试验对付较高高度的飞行物体的可操作的反卫星武器，那就会排除充分可核查地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可能性。人们只能怀着恐惧的心理看待这种可能性：一个充满反卫星武器的世界是一更为危险的世界。

界。现在所有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应用来促进我们的安全和福利。今天已是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我之前的那位发言者已经雄辩地强调了卫星为国际合作和和平已作出的贡献。

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大公爵被害引起世界战争的时代里；很可能要为世界战争负责的是形势的不稳定而不是导发性事件，而这是必须予以避免的。

禁止反卫星系统的有效而可核查的条约将是朝向这一目标的重要贡献。

上周，在察特·马霍拉纳的主持下在西西里的一个名叫埃里斯的小城里举行了一次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国际讨论会。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声望最高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参加了讨论。在那里提出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是某些用于防止核战争的卫星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一方面，充分地保护卫星也将是一个重大贡献。我们面前存在的机会是成熟的，但又是容易熟烂的。我们应毫不迟延地抓住这一机会。

主席先生，如果我在结束发言之前不对你的未来表示最热烈的祝愿，这将是我的失责。你在再次干练地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时所表现的智慧对于你今后在肯尼亚的新任无疑是有很大价值的。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声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加拿大代表斯金纳先生发言。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首先我和其他发言者一起祝贺你主持本月份会议的方式方法。我认为，尽管存在许多巨大的困难，但实际上我们已取得了许多成果，你在其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同时，我也要讲，听说你将离任，我们是多么的遗憾——正如其他发言者在谈到你离任的问题时所说的——我们感到遗憾，但我们祝你一切顺利。在我开始就外层空间问题发言之前，我想简单说明为什么加拿大有权利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是因为我们有大片陆地。自从人们开始认识外层空间以来，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参与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地球的弧线赋予我们国家在通讯方面的使命。我们能够通过卫星在自己国家内进行相互的通讯联系，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我们是空间技术的主要国家之一。我们不仅为空间技术作出贡献，而且我们也是空间技术的受益者，例如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而直接受益，或

当我们接收到我们“宇宙 954”这一有趣试验的数据而间接受益。

现在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外层空间问题。在解决军备管制和外层空间的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着手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军备管制问题。我认为，阿瑟·克拉克先生在几分钟前的发言中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范围。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只是刚开始估量问题的范围：我们离 2000 年还不到 18 年，我们在此进行的谈判将对我们进入下一个世纪有着重大的影响。

就外层空间来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之间已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作为 25 年前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以来的顶峰的美国空间穿梭计划试验阶段已经完成，这意味着空间技术可以作商业方面的应用。作为一种基标，这能够与将第一颗卫星放入轨道的空间探索媲美。可重新使用的外空飞行器的出现——即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外空飞船——具有各种含意，其范围并不总是易于掌握的。苏联方面正在使其外空研究计划愈来愈国际化，同时使外空技术更臻完善。当“哥伦比亚号”完成最后的试飞任务之际，一个法国宇航员乘苏联的宇宙飞船围绕地球飞行，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情况，即三个国家的宇航员同时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确实，外层空间已经真正地并且在观念上、即法律上国际化了。

尽管许多人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感到失望，但这次会议可能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它打消了幻想，并成为客观的一课，表明有必要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工作。在委员会的夏季会议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实感重新出现，与审议委员会的其他任何问题一样，这种现实感对于审议外层空间问题是重要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考虑最近在维也纳闭幕的第二届联合国外空会议的影响。相当明显的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本委员会就军备管制问题的职权范围在某些方面可被视为是相同的。我不想详谈军备管制和裁军的组织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委员会而且对其他机构似乎都有一种无限的魅力。我们认为最好着手处理较为实质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联大已经赋予本委员会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基本责任。因此我们应有力地进行我们的工作。同样清楚的是，外空委员会的讨论为本委员会提供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背景：例如，1967 年外空条约是外空委员会的成果。我们在拟定军备管制条约中增补外空条

约和其他外空法律时——这是我们大家期望的——我们应保证充分利用外空委员会、裁军谈判委员会、裁军委员会会议以及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经验。我们认为，在本阶段推延是否应设立外空工作小组问题的讨论是不利的，如果这些讨论确实会阻碍委员会处理实质性问题的话。

6月18日，特鲁多总理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强调了控制发展外空新武器的紧迫性。他指出，25年前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在掌握自然环境方面的一个飞跃。我在纸上记下了阿瑟·克拉克先生就此使用的字眼，他说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人类事务竞技。

特鲁多先生指出，15年前人们认为消除空间被用于和平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的可能性似乎已到时机。他指出，加拿大认为，在今天，《关于各国探测和使用外层空间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需要做些什么是清楚的和明确的。

我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可汲取。首先是我们在其他问题上的谈判经验，并且，在筹备实质性谈判时可以作出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一份有关外层空间的背景材料的一览表是很重要的。存在好些多边的和双边的条约，这些条约的目的都是在于保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用途”。除了1967年的外空条约以外，还有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第一轮和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的某些部分、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类似1979年月球条约之类的多边条约，所有这些条约在这方面都有某种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根据专家们在汇编有关设立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第A/AC.206/14号联合国文件时使用的类似方法，将空间法律的这些和其他方面的有关部分汇编成册，这是很有益助的。

在这些初步阶段，在处理定义这类重要而基本问题时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范围问题，因为一开始大家就必须承认，如果要在本委员会进行这一工作的话，我们必须在共同的和大家理解的语言基础上进行工作。

为此原因，并就这一方面言，我愿在本委员会中提出一份关于外层空间军备管

制问题的工作文件，该文件以我们寻求的平衡而无争论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准备这份工作文件是为了在为委员会拟定某种方案而提出一些意见综合。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已载入刚散发的第CD/320号文件中。该文件还提到想呆板地将各种空间系统分门别类——也就是说，某些系统本身可加以分类——会带来的各种危险；但是，绝大部分系统所具的特点，视不同的情况，可能起稳定的作用，或起破坏稳定的作用。顺便提一句，你们读到CD/320号文件结尾倒数第四段时，会注意到其中提到一份表格，而你们可看到文件中没有这份表格。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们决定，在目前阶段将各种系统分门别类是无助益的。因此，我将要求重发更正案文，删去这一段。

总之，我希望这份工作文件将有助于各成员并能成为一份提出某些问题的基本文件，从而为达成某种共同的谅解作出贡献。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特雷费大使阁下发言。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即便是在这个月较晚的时候，我还是怀着极其愉快和满意的心情祝贺你担任八月份的主席。在委员会必须考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种种令人失望的成果并拟定今后的工作计划的这一困难时期，你如此出色地履行了这一职责。我之所以要向你表达这种极为愉快和满意的心情，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这两个邻国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这可追溯到贵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时代。从那时起，我们为反对各种势力企图分化我们这一地区和次地区的团结进行了共同的斗争，这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就我个人来说，因为你即将离开我们去担任新的职务，所以我谨最热烈地祝贺你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并祝你在新的岗位上继续获得成功。我还愿向日本的大川大使表示祝贺，他不仅在担任主席期间而且在委员会中工作的数年中都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明大使、秘鲁的巴尔迪维索大使和中国的俞沛文大使已离任，南斯拉夫的弗尔胡奈茨大使也即将离任。我国代表团祝他们新的岗位上获得成功。我国代表团还向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和秘鲁的坎诺克大使表示欢迎，并期望同他们密切合作。

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一改组成立的机构经过了四年的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具体成果，本届委员会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开会的。至少就本委员会各不结盟成员国来说，它们在评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决定和建议的执行情况时已谈到了各种原因，我就无须详述这些原因了。在这里只要提及一点就足够了，即审查工作强调指出了一系列因素，它们是实施第一届特别联大会议上一致同意的裁军行动纲领的主要障碍。这些障碍是：核威慑理论、所谓“有限的核战争”的概念、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中止了它们的谈判、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某些核武器国家拒绝对停止一切环境中核武器试验以及逐步削减其武库中的核武器的谈判赋以最优先的地位。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正式发言中以及在谈判过程的发言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阻碍态度。目前这种国际紧张局势和对峙的气候以及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侵略、恫吓、政治和经济压制的各种事件都加剧了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普遍威胁。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下，核武器的存在更严重地危害着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防止一场威胁着整个人类的核战争的爆发本应成为我们审议和谈判工作中的中心问题。鉴于这些原因，本应加强谈判工作，以期停止军备竞赛并实现核武器的逐步削减，直至从战争武库中彻底消除核武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现在的潮流恰恰相反——用夸大同核有关的问题来回避主要的问题，而不是在满足进行实质性谈判所必需的要求方面表现出政治决心。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加紧努力提高和改进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以至于现在有可能在几千公里以外精确地发射核武器，这样就使得世界上没有一块地方能保得了险。

核武库的种类是如此之多，以至愈来愈多的军事人员要考虑就这一最具有毁灭性武器作出各种决定，这样，就产生蓄意引起核战争的危险。关于这一点，已由各种报导加以证明，内论及如何可打赢一场“持久核战争”。即使这些报导被否认，也不能排除由于国际紧张局势、局部战争、等等的加剧而造成的自意外事件和估计错误所导致的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世界各国人民才最重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着手实现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并认为其具有紧迫性。

核军备竞赛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正如《最后文件》中指出的，防止核军备竞赛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从这种全球性的观点出发，很难认为某些国家的政策是正当合理的，它们认为它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其他所有国家必须服从的唯一标准，它们以安全和国家利益为理由为核武器进行辩护。这就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虽然应当承认一个国家有保护其安全的固有权利，但这种权利是否应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呢？即：人类的灭亡成了一种可予接受的风险。这种态度必然不符合指导国家间行为的国际准则。这种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已经存在的国际紧张气候，并促使相互间的不信任，因此削弱了可为更具体的裁军措施铺平道路的建立信心方面的努力。

不能否认的是，军备竞赛是企图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破坏其他国家领土完整的表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持久化、以各种借口维持目前这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所有这些企图都同属于违反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如果把国家安全利益作为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稳定的手段，或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称之为该国的“重要利益”地区的一部分，或把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战争游戏的试验场并给有关国家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那么这就是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歪曲。最近在黎巴嫩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这种侵略政策的证明，这种政策给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极端的苦难和痛苦，并残酷地摧残着人民的生命和损坏着他们的财产。我国代表团谴责这一行径。

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专家小组在题为“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关系”的研究报告(A/36/597)中指出，“把国家安全利益的各种要求提得过高，就会给裁军设置障碍”。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论题像核武器问题这样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并唤起人们进行不懈的努力来禁止这类武器的使用。数十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认为，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之前，必须禁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埃塞俄比亚主动提出一项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提案。联合国大会第十六届会议在第1653号(XVI)决议中通过了这项提案，该决议宣布使用核武器和热核武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是对人类和文明的犯罪。决议在执行段落(c)中指出：

“使用核武器和热核武器不仅是一场只针对某个或多个敌人的战争，而且也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战争，因为并未卷入这样一场战争的世界各国人民也将遭受使用这种武器所造成的所有苦难。”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埃塞俄比亚热情地接受了苏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发表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我们希望这一声明以及苏联和中国在早些时候发表的声明将会引导其他核武器国家发表禁止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同样声明。

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埃塞俄比亚希望，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等裁军措施将导致更重要的裁军措施。但是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质量和数量上的核军备竞赛还在持续不断地升级。

当我再次谈到防止核战争爆发这一中心问题时，我愿援引在上文提及的研究报告中的一段话：

“随着核武库的增长以及由于越来越多的军事人员控制或掌握更多类型的武器，由疏忽大意而引起核战争的危险也在增长。人或机械的失误、意外事件、估计错误、低效率的指挥、控制和传息程序或能力、局部常规战争的升级、以及讹诈或恐怖主义或者仅仅是疯狂，都可以触发一场核战争。”

因此，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是消除核战争爆发的危险。

我国代表团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来考虑印度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防止核战争特设工作小组的积极提案的。我们完全赞同这项很多代表团一段时间来一直在支持的提案。

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终于已开始其艰巨的工作。虽然该工作小组的有限职权范围使得它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但是由瑞典的尊敬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及其极为干练的代表团来领导工作小组这一点却使我们感到放心。然而中国和法国决定不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使我们感到十分遗憾。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在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核禁试才能是有效的。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认真地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并认识到其核地位使它们肩负的责任。

在每一次必须提及全面禁试条约的场合，我国代表团都表示我们支持继续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三边谈判。在这方面，美国决定不恢复三边谈判是令人遗憾的，

这一行动似乎将会破坏目前在核禁试方面取得有益进展的前景。

现在我愿简单谈谈核查的问题。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不愿低估或贬低必须对某一裁军措施设置有效的核查方法的重要性。大家普遍认识到对各项裁军措施进行核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最近有少数代表团在委员会中以不相称的方式利用核查的问题。我们丝毫不怀疑那些寻求适当的核查措施以确保有待缔结的协定的遵守情况的人所表示的合法关注。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对此表示关注。但是，如果委员会一味讨论和谈判核查的细节程序而不顾及每一具体措施的范围或性质，那么就会使谈判依附于核查过程或成为其抵押品。因此，正如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所表明的，适当的办法是合理解决范围及其相应的遵守程序问题。

我们希望，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将会取得同其目前加紧进行的工作相一致的进展。在这方面，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钦佩苏伊卡大使干练有力地领导了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为了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必须紧迫地再次强调需要拟定各组成部分的综合案文，大家必须再次表现出坚强的政治意志。正如我们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已表示的，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愿就此重申，我们对苏联主动提交一份化学武器公约基本条款草案一事感到满意。

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进行国际现场视察来核查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条款和控制未来公约中被准许的化学品生产的条款。我们认为，苏联的草案推动了化学武器的认真谈判。我们呼吁并鼓励那些向苏联代表团提出合法质询并寻求对苏联条款作出澄清的代表团也在这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上采取相应的果敢主动态度。

最后，我愿十分简单地谈谈今天全体会议的议程上写的一个项目，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对这一问题我们今后必须进行更充分的讨论。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认为，空间技术应完全用于和平用途。因此，应有一项国际条约或各项国际协定来严格禁止为任何军事用途或为敌对目的利用外空。面对着空间技术及其令人生畏的发展，若由于缺乏共同立场而把实现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目标的时间拖延得越长，那么，我们在防止外层空间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就会遇到越多的困难。因此，我们最真诚地希望，通过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我们能寻求、拟定和谈判各项具体提案，以便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把外层空间变成人类的持久、和平的遗产。

主席：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在我请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赫德尔大使阁下发言。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工作计划，今天委员会要审议项目7，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因此，我愿在发言的第一部分谈及这一问题。尔后我将谈谈核禁试工作小组工作的某些方面。

毫无疑问，核裁军，其中特别包括全面禁试是本委员会必须予以解决的最优先项目。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领域中的发展，如果不较早地防止这些发展，就会给未来的国际安全和维护和平带来严重的起破坏稳定作用的和危险的后果。最近的事态表明，外层空间的军事化正在成为一种现实。它不再是一部科学幻想小说。众所周知的是，某些军事行动的决策者把外层空间看成是“未来的战场”。他们的外层空间超军备计划已成为其旨在实现军事优势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这些危险的发展，我国赞成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一项恰当的国际协定可有效地制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并促进这一领域的和平利用。

我们感到极为满意的是，在最近闭幕的联合国第二届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大会上几乎所有的代表团都坚持这一基本立场。

关于本委员会，我国代表团持下述态度：

首先，禁止应是全面的。它应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因此，禁止应包括禁止反卫星武器，但是也不仅仅局限于此。仅仅集中于反卫星武器禁止不了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扩大到其他方面。

第二，根据联合国大会在第36/99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开始进行谈判。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某些国家似乎仍不准备同意本委员会就这一项目的谈判作用。

暂且不说禁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我们还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开始真正的谈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美国在几年前中止了停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双边谈判。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最近设立了一个外层空间军事指挥部，并在实施一项大规模的外层空间军事计划。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应不遗余力地立即就禁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开始谈判。去年苏联提出的条约草案是进行真正谈判的恰当基础。

应就这一问题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如果不是在这一机构中，那么应该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索呢？

一个人无法在宣布他赞成审议具体的措施来禁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同时，反对设立各种恰当的机构来处理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所有提案、条约草案和文件。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第CD/272号文件中提出的这一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草案。委员会应就这一提案采取行动，而不应仅局限于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进行不需承担责任的学术讨论。

我国代表团支持为此目的提出的每一项倡议。

在本届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已几次解释了它在全面禁试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和当前问题上的立场。既然新近设立的核禁试工作小组现在处于工作的进一步阶段，请允许我就此进一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我国极为重视解决同全面禁试有关的核查问题。各种适当的核查措施应确保人们遵守条约中的各项义务，增强人们对条约的信心，并因而使各国加入这项条约。与此同时，合乎情理的是人们无法在真空中讨论和解决同核查有关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只能同条约的基本问题，即禁止范围，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人们明确了解将要禁止什么以及要对什么进行核查，才能就具体的核查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31段中清楚地阐明了范围与核查之间的关系。关于该小组的工作，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一样出于下述谅解，即将审议同核查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有关的问题，这种核查旨在应用于这样一项条约，该条约将禁止在任何环境中的所有核武器试验爆炸，将具有无限制的期限，将提出一种所有各方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以解决为和平目的进行地下爆炸的

问题，并将在缔约国中包括所有的核武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同有待在核禁试工作小组中讨论的核查有关的七个项目的清单，这是同全面禁试范围的这一谅解密切相关的。

遗憾的是，在工作初期该小组不能就基于禁止范围这一明确谅解的工作计划概要达成一致意见。

抽象地讨论各种核查问题，即不同特定的范围相关联，是不能在全面禁试的核查方面取得具体结果的。

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核禁试工作小组主席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以及候补主席希尔特纽斯先生在履行该小组的职权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迄今为止，工作小组已就禁止的范围以及核查的各种基本问题进行了令人感兴趣的意见交换。我们赞赏苏联，印度和瑞典等国代表团以及地震专家小组主席埃里克森先生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

同时，我们不得不对某些代表团表现出的下述倾向感到关切，它们想使工作小组陷入核查问题的学术讨论，其目的就是要使委员会忽略在过去20多年的全面禁试问题谈判中积累起来的所有有益经验。这些代表团看来甚至忽略三边谈判的成果，而它们中的某些代表团也是参加了三边谈判的。在这些谈判中，审议了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一种多边核查的制度。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满意的是，最近苏联再次强调指出它认为这种核查制度是恰当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核禁试工作小组似乎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它或许可以从下述设想出发，即现在存在着在相当有把握的程度上对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进行核查所必需的一切技术手段，因而现在应该拟定这种核查制度的政治和法律领域或其组成部分；或者该小组也许可走另一条道路，即再次开始具体谈判高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核查手段中的所有正、反面意见，以期在遥远的将来产生出一种关于可能的核查制度的想法。这种选择办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这两种倾向也支配了委员会关于全面禁试的讨论工作。

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到已积累的经验以便避免以往的失败吗？

1970年代，在全面禁试核查问题的辩论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可通过国家手段，即遥控，来解决核查问题，并通过国际合作和程序对此进行补充和改进。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1971年，9个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在第CCD/354号文件中表达了这种意见。社会主义国家也持相似的立场。第二种观点是，侦察和识别地下核爆炸的地震学方法不能提供核查全面禁试所需的充分国家技术手段。得出的结论是，继续有必要研究和调查侦察和识别地下事件的地震方法。除了其他国家之外，联合王国在第CCD/492号文件中持这种观点。美国代表团持相似的立场，例如它于1974年宣布：“我们认为，实现全面禁试的最有希望的方法是继续认真解决那些必须予以解决的技术问题，特别是核查问题中所包括的技术问题”（CCD/PV.604）。

当然，澄清和解决同核查全面禁试有关的技术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某些方面应做出政治性的决定。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把谈判变成技术性讨论的危险，而谈判的目标，即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反而会被埋没在一大堆技术性的文件之中。

鉴于这一问题的实际重要意义，我国代表团已在核禁试工作小组中详细讨论了这一“从技术出发的方法”。我国代表团特别谈及了逃避技术的问题，该问题于1970年代由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团提出，他们认为这种技术可极大地妨碍地震手段的有效性。

当然，从理论上，甚至从实际上说，也许不能排除这些可能性。但是，我们在这儿再次要说，难道人们不应首先考虑到这一问题的政治方面吗？非常明显的是，那些打算违反全面禁试条约的人必须在下列两种利弊之间进行掂量：通过上述欺骗手段可能获得的军事优势与其违反活动一旦被侦察出来时所将遭受的政治劣势。此外，有关政治必须考虑到国际地震网侦察违反活动的的能力。而且，寻求这一问题的适当的政治解决方法难道不是可取的吗？可以把下列一点作为全面禁试条约每一缔约国承担的一项义务：保证不妨碍其他缔约国的国家技术手段，其中包括禁止使用隐瞒措施，特别是逃避技术。

另一个在全面禁试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问题是现场视察的问题。在科学文献中，人们普遍强调指出这些视察只能稍许提高地震网的效能。在过去几年中委员会讨论全面禁试问题时有很多代表团也持这一观点。在这方面，我愿提请大家注

意瑞典代表团于1976年提出的第CCD/481号文件。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特别强调现场视察的重要性。譬如，它在1976年指出“全面禁止的充分核查仍然需要现场视察”（CCD/PV.704）。但是，该国代表团从未对什么叫“充分核查”以及现场视察的具体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1976年，苏联宣布支持“挑战性核查”的概念，并把一项恰当的条款纳入该国提出的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草案之中（CCD/523）。这样，人们原可以认为美国不必再对此感到担忧。然而，三边谈判的进程和实际情况以及本委员会的工作使人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立场所重视的到底是哪一方面——是寻求“充分的核查”，还是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发展为实施其新的核战争学说所必需的新型核弹头？

当我们在考虑各种全面禁止的核查问题时，我们不应使自己陷入大量的技术细节和不现实的问题之中。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答案，其中配合某些技术方法，例如在核查领域中的技术方法。此外，现有的技术手段已为全面禁止的核查提供了足够的力量。因此，我完全同意加拿大驻裁军谈判委员会前任代表费尔逊大使在1979年的发言。他说：

“设立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为其作出贡献的、经过充分试验的资料交流系统，可成为国际社会所拥有的确立一种全面禁止制度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核查问题是作出判断的问题，而不是技术上求完善的问题”。（CD/PV.4）

另外，人们也很难对载于已援引过的瑞典第CCD/481号工作文件中的结论持不同意见。结论说：“建立一种保证在任何时候都及时侦察到一切违反条约行为的核查系统是不可能的”。要寻求建立这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核查系统只能无限期地拖延全面禁止条约的拟定和缔结工作。我们应该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选择的危险性大些——是缺少一项全面禁止条约而造成的威胁，还是一种并非十全十美的核查系统所冒的较小风险？鉴于地震技术的现状，也许除了很小军事价值的低当量武器的试验之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期望隐瞒秘密的试验。

因此，我国代表团赞成联合国秘书长在1972年阐述的观点：

“虽然我知道人们对地震学方法来侦察和识别地下核试验的效能仍然持

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些最有名望的专家们都认为有可能识别所有这类爆炸，直至识别小至千吨当量级的爆炸。即使可以秘密地进行少数这类试验，但是想使一系列这类试验不被人们发现是极不可能的。此外，人们怀疑继续进行这种试验是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或者进行这种小规模试验是否确实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

“如果人们考虑到通过地震学和其他方法进行核查的各种现有手段，以及通过协商、质询和被人们称之为‘挑战性的核查’或‘应邀的视察’等等国际核查程序带来的各种可能性，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在就禁止地下试验达成协议方面作进一步拖延。

“根据所有的这些考虑，我赞成下述必然会得出的结论：继续进行地下核武器试验造成的潜在危险要大大超过结束这类试验所造成的任何可能的危险”。

美国的专家们也普遍持这一观点。1976年，军备管制协会在发表一项声明时说：

“各种地震侦察系统的改进同卫星监督能力这两者的结合使很多军备管制专家们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国家手段可对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充分核查。他们强调指出，核查问题并不是指极小规模核试验（千吨当量）是否可逃避侦察，而是指不能侦察这种小规模试验造成的危险是否具有任何军事意义。此外，试图违反全面禁试条约的国家也将需要仔细考虑一下，这种低当量的武器试验是否会带来军事利益，而这种军事利益是否值得冒被人查出和废除条约的风险。”

我要谈的最后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谨援引美国驻裁军委员会会议和本委员会前任代表费希尔大使于1972年在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言时所说的话：

“我们已经解决了很多区分地震和爆炸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识别小至几千吨当量的爆炸。但是不论我们做多少研究工作，总会有些低当量的爆炸事件无法识别出来。但是，这并不是说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是不可取的。

“但是让我们从适当的角度来看待各种问题：对全面禁试进行核查一直只是这一问题的部分内容。在1958年以至14年后的今天确实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想继续进行核武器的试验？……”

“如果我们决定，禁止试验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那么我确实认为，缺乏区分地震同极小规模爆炸的精确能力不应阻碍我们朝着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方向前进。为了能开始谈判，我们并不需要部署一种新的设备或等待着发展出更多的数据。

“我们应继续研究地震区分的方法。这可能会产生出更可靠的、更有效的和可能是更精确的区分方法，但是这并不是缔结全面禁试条约的真正障碍，我希望本国政府现在将决定认真寻求这项条约。”

我认为，费希尔大使在1972年谈及的这些问题在1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未失去其重要性和现实性。情况恰恰相反。

让我总结一下：在讨论同全面禁试有关的问题时，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到过去的经验。我们不能忽视在全面禁试核查方面已经形成的基本思想。完全从头做起——“从零开始”——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只会导致新的长期的核查辩论。

我国代表团赞同就核禁试工作小组的有限——坦白地说，它很有限——职权范围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但我们认为这一职权范围不能成为长期的解决办法。委员会应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或在1983年会议的初期决定一个新的、较为朝前看和着重于行动的职权范围。

主席：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今天上午的会议时间已用完了，我建议本次全体会议现在休会，并于今天下午3时30分复会。

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这样做了。

会议于下午1时15分休会并于下午3时3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3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现在我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塔法尔先生发言。

塔法尔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祝贺你主持我们委员会工作的方法，并告诉你，我国代表团看到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主持八月份的工作，心情是多么的高兴。我们还要祝贺你的前任大川大使，他以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才干在我们工作关键的时刻主持了委员会的工作。

最后我还要借此机会代表萨拉赫一贝大使向所有祝愿他新任顺利的人表示感谢。

因为今天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因此请允许我根据议程规则第31条谈谈我们特别关心的各项问题。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正当联合国大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裁军和安全等问题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形形色色的同谋的怂恿下，再次向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发起了野蛮的侵略，其明确表明目的是消灭巴勒斯坦人民。这种实际上等于是种族灭绝的侵略行径再次提醒我们，如果这种再次提醒是必要的话：只要国际关系以使用武力和进行驾驭为基础，我们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寻求和平和安全的活动是多么毫无意义。

正如这里的许多代表团指出的那样，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是没有必要到远处去寻找这种失败的原因。那次会议的结果已证实了下述基本的事实：正是某些大国缺乏政治意愿成了阻碍裁军领域中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主要障碍。正如委员会内的许多代表团正确地强调的那样，国际气候的不断恶化是不利于这种集会取得成功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恶化是一种建立在驾驭和剥削原则的基础上的体制造成的和维持的。但是，失败的根源无疑在于某些大国的态度，这些国家只是以实力和势力均衡的关系来看待和认识安全问题，这势必会导致通过疯狂的军备竞赛来赢得优势的做法。正是缺乏政治意愿这一障碍物阻碍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真正的谈判。结果，裁军问题的整个多边谈判过程陷入了僵局。

我们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感到失望，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回想起不结盟国家在整个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所表现的灵活性时，我们就感到更加失望。我们理所当然地希望那些阻碍协商一致意见的国家能对上述灵活态度作出反应，也就是作出努力，帮助达成一项协商意见。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然而，这种挫折不应该使我们无所作为。相反，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就我们面前的问题取得具体的成果。这是为多边谈判机构、特别是为由此责任更为重大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恢复一定信誉的唯一办法。

虽然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达到它的主要目标，即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但是，会议至少清楚地重申了1978年《最后文件》的有效性以及各国的关于尊重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行动纲领》规定的优先项目的承诺的有效性。委员会应借助这种重申的力量继续在这些目标和优先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工作。

在作了这些一般性发言后，我想就这期夏季会议议程中的某些项目简单地谈谈看法。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三个特设工作小组在这次短暂的夏季会议期间应该“休息”。

第二届特别会议结束后几周就恢复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那我们能期望从中得到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工作小组就此问题恢复活动之前，有一段时间的考虑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这将会给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以时间，就在较良好的基础恢复谈判的方式方法进行协商，这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可根据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定，向第三十八届联大提出一份全面彻底裁军的方案草案。但是，我们坚信，如果要使这项方案具有真正价值的话，它就必须包括特别的和具体的裁军措施，必须根据《最后文件》第45段的规定确定优先次序，至少为实施各项所规定的措施规定一项初步的时间表，并且载有所有国家执行方案的所有组成部份的可靠承诺。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现正处于僵局，因为，在禁止的范围、放射性武器的定义、核查和遵守条约的程序、和平使用以及禁止攻击核设施等重要问题上存在重大意见分歧。考虑到这些意见分歧，特设工作小组在本期会议期间似不宜定期召开会议。我们再次希望，韦格纳大使进行的协商将充分调节各方的立场，以便使委员会能摆脱僵局。

关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钥匙在核武器国家手中，因为只要他们改变态度，就会使这一小组的工作产生意义。对于苏联在第二届会议

上所作的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申明，我们只能表示高兴。中国也已作出了类似的保证，我们希望其他核武器国家将从新考虑其立场，并最终向无核国家作出不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一切必要的保证。我们也注意到法国立场的变化，法国外交部长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似乎含蓄的指出了这一点。

现在，我想就本期会议处理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谈谈看法。我国代表团对于盼望已久的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设立当然是十分高兴的。而且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利德戈尔德大使被选为该工作小组的主席。他的当选实际上是对他的国家——瑞典——的应有的赞扬，因为瑞典一直在为停止核试验而奋斗，而且这也是对利德戈尔德先生在他主持任何工作小组时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干的一种赞扬。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有一个有限的职权范围，这主要是21国集团妥协的结果。该集团认为设立一个具有这种职权范围的小组乃根据《最后文件》第51段的规定就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真正谈判的第一步。但是我们相信，核查问题不能抽象地处理，并且有必要事先就使用的范围和未来公约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作为一种可行的设想的话。而且，若把核查问题与其他问题分开，这会使我们陷入纯粹的技术讨论和学术辩论。我们原本希望该小组能利用在本期会议期间召开的各次会议，为解决核查问题铺平道路，以便它能在明年初开始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情况似乎不是如此。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准备同意任何核查制度，只要这种制度是普遍的和非歧视性的，并能允许所有国家享用一切资料。

阿尔及利亚代表已注意到两个核武器国家决定不参加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然而我们还是希望这两个国家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对该小组的工作作出贡献，特别是通过作为中间人的工作小组主席作出贡献。

和过去一样，裁军谈判委员会仍然受到阻碍，不能讨论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个突出的优先问题。因为缺少协商一致意见，就我们议程中这一项目提出的所有建议再次遭到拒绝。这难道不是拒绝所有国家参加直接关系到其重大安全利益的谈判权利吗？核裁军问题不正是这样的问题吗？

当然，我们承认核武器国家在这些谈判中有特殊的责任。但是，当正在谈判的各项问题涉及到所有国家的安全时，这种责任就不再是独家所有的了。

限制性谈判之进行，不论其多么重要，都不能用来作为借口以阻碍多边谈判进程。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实施《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并确定核裁军多边谈判中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我们还支持印度的建议，即设立一个讨论该项目的工作小组，就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措施进行谈判，以此作为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谈判过程的第一阶段。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核战争的危险，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

我们的议程中，重要性仅次于核武器问题的另一个项目是化学武器问题。从迄今所取得的进展——确是缓慢的但却是巨大的进展——以及该特设工作小组在苏伊卡大使的指导下所进行的紧张工作来看，这一问题的谈判是极有希望的。该小组实际上已达到了这样一个微妙而关键的阶段，即设法就仍有争议的各项问题达成妥协。

该工作小组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国家核查手段和国际核查制度之间的一种平衡，并且在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这一条款上调解各代表团的立场。在后一个问题上，工作小组似乎已接近一项妥协，即在不损害1925年议定书的情况下，满足那些代表团的要求，将这项条款纳入一项公约。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将意味着在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会议讨论的项目。考虑到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这一日益增长的危险，任何人都明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为军事目的使用空间技术会大大增加外层空间成为竞技场的危险性，并且也是对和平、安全与和平利用空间的一个威胁。1978年的《最后文件》第80段指出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以便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在审议这个问题时——其重要性和复杂性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应寻找一项全球的办法，其中对与发展、生产、储存及在外层空间部署和使用一切类型武器有关的一切类型的军备和所有活动作出规定，同时允许各国有权进行探索并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而且就此问题的一切谈判应该包括审议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促进国际合作的各项措施。

因此，现在该开始进行谈判，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

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支持以下建议，在不影响尊重委员会议程中各项问题优先项目的情况下，设立一个讨论该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特设工作小组的方式是审议我们面临的各项目的最好办法。基于这种信念，我国代表团原则上支持任何要求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这种小组将有助于我们在裁军的路道上前进，同时要充分尊重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规定的优先次序。因而，对于滥用协商一致的原则，阻挠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之类的紧急问题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做法，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感到极为遗憾。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发言。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想就“地震事件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提交委员会审议的进度报告发表简短的看法。

苏联代表团对报告没有反对意见，并且同意委员会注意这份报告。

我想借此机会对尊敬的小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表示感谢。感谢他对小组的报告作了非常有益的澄清，并感谢他回答了各位尊敬的代表提出的问题。

苏联极为重视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该小组在1978年的第CCD/558号文件以及1979年的第CD/43号文件中提出的两份报告是审议与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有关的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这一问题的良好基础，该条约的草拟工作是本委员会的优先任务之一。

该小组建议的，其中由大约50个国家的全球网、通讯渠道和国际中心组成的国际交换系统，是为了向未来条约的各缔约国提供这样的情报，即这些情报将大大地增加核查出是否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可靠性。

极重要的是，未来条约的各缔约国应能容易地享用这样一种国际系统，并且每个缔约国应不仅有权提供为国际交换而指定各地震站收到的资料，而且有权得到通过国际交换获得的一切地震资料，这对于那些拥有简陋的地震网或根本没有地震设施的国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大家在小组中同意，为了进行国家核查，拥有一级参数系统就完全足够了，这种系统将把国家地震中心测定过程后仍然未能确定的地震事件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参数系统是由一些地震专家制定的，并且适用于确定震中的座标、地震事件的始发时间及其深度和烈度。

大家设想，当一级参数的使用不足以消除关于事件性质的疑虑时，可在任何缔约国的请求下使用二级资料进行更为透彻的分析。

因此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我们承认有使用二级资料的一定需要。就事实未讲它们是有用的，但实际上它们仅在很少的情况下有此必要，其需要量也只需能确定有关某一事件的性质就够了。

正如埃里克松博士指出的，科学小组的职权范围是无限制的。这也许正是其缺点所在，因为任何国家可根据这一职权范围，毫无限制的将其国家调查的结果提供小组讨论。但同样，地震专家们必须在某个阶段完成其工作，并为了拟定一项有助于国家核查的制度，在商定的原则基础上总结其结果。

印度代表正确地指出，科学小组不应该走向极端因为过犹不及。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观点。

最近，某些专家就加强二级资料作用所提出的建议（关于如此传送的资料的数量以及处理的程度），乃他们各自国家的估计，这是它们的特权。我们并不想把我们就此问题的意见强加于任何人，但同时我们也认为，为了拟订这项制度而离开我们已经商定的原则，这是没有正当的技术必要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存在着一个良好的技术基础，其中包括许多国家可享用的、接受或交换地震情报的手段。而且，该小组在这一方面的建议也为设立一项实际的地震交换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我们赞成取得进一步的技术进展，但是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此不应拖延专家小组在目前工作阶段通过各项建议。关于进一步改善这一系统的问题，根据三边谈判参加者在第CD/130号文件中的建议，这将是专家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未采条约的缔约国将在那个委员会中交换技术情报，并在提高整个国际交换的效率时进行合作。

埃里克松博士在回答有关专家小组工作的问题时说，小组活动的速度已有所减缓。人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当正在就一项条约进行谈判时，小组的工作是极为成功的。在支持缔结一项条约并继续进行谈判方面，某些国家缺乏政治意愿，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在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的成败，其中包括纯科学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否能取得成功。科学小组的工作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今后该小组很可能会进一步受到某些政府的政治决定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也有必要对某些国家的倾向采取批判的态度，它们要不断的改善这一系统，但同时却拒绝最近才通过的东西，即要求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立即完成第三份定期报告，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拟定和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实验的条约将其付诸实施。

最后，我们支持尊敬的日本代表的建议，即应向世界气象组织发函。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允许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继续例行地使用其全球通讯系统，以便为了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传送地震资料。

主席先生，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想代表苏联代表团对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在8月份干练而成功地主持了我们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并祝你在今后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中国代表俞孟嘉先生发言。

俞孟嘉先生（中国）：主席先生，关于防止外空军各竞赛的问题，我想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空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和利用宇宙的能力。目前，空间科学技术正卓有成效地逐步应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随着外空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问题。超级大国在外空展开一场军各竞赛的趋势已展现在人们面前。“谁控制宇宙空间，谁就能控制地球”的观念已被超级大国奉为信条。它们积极从事外层空间的研究和利用，并发展外空武器，苏联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研制反卫星武器，迄今已进行了几十次这方面

的试验。 据报导，美国也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研究工作，并计划在外空部署反卫星武器。 各种迹象表明，发展外空武器是苏美全球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们你追我赶，正在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从而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 这已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普遍不安。 不久前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大会上，许多国家呼吁超级大国立即停止导致外空军备竞赛的行动，并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此目的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中国一贯认为，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公有环境；外空技术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伟大成就。 各国应本着和平目的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不应使外层空间成为军备竞赛的新领域。 我们同意大多数国家的意见，希望裁委会尽快成立工作组，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防止外空的军备竞赛。 大家都知道，当前国家之间在外空科技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特别是在外空的军事应用方面，只有美苏两家具有一定的条件。 因此，它们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方面负有不可推诿的特殊责任。

关于工作组的职权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讨论和谈判全面禁止外空武器问题。 未来禁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法律文件应当是全面的，应禁止一切外空武器，包括反卫星武器，并且，不仅应禁止在外空部署武器，而且应禁止试验、生产和使用任何类型的外空武器。 因为，单是禁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将为在外空进行试验和使用任何武器留下后路。 这样，就不能完全制止外空的军备竞赛。 有些国家建议可以先讨论禁止反卫星武器问题，作为一个具体步骤，这一建议似值得我们加以探讨，我们愿意和各国代表讨论有关问题。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 现在我请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阁下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将等到下次会议，即我担任委员会主席以后，再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你主持我们8月份讨论的方法表示赞赏。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出席星期四的委员会第182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尊敬的美国代表以较长的篇幅提到了8月24日星期二我所作的发言。我缺席的原因是，因为我义不容辞地要参加在华沙举行的第32届帕格瓦希大会，纪念该组织成立25周年，我感到荣幸的是我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

虽然我不能亲自听取菲尔兹大使的发言，但是我已经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他的发言，现在我想言简意明地回答他的发言。

我希望尊敬的同事们会原谅我不模仿他的作法，即无缘无故的解释我们各自发言的动机。但另一方面为了说明我要表达的内容，我同意他表达的下述意见：

“旨在掩盖而不是说明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词藻，是没有任何助益的”。

因此我仅想指出，我在除这次会议以外的前三次会议的发言中详细谈论的“真正问题”是遵守国际协定的必要性，因为，正如菲尔兹大使所代表的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6月17日的发言中指出的，“只有当协定达到遵守协定才能真正的加强和平”。

我在讨论这个基本问题时，联系到两个问题：一，核禁试——我们议程的项目1——我在8月3日的第175次会议上以及在8月24日的第181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我们议程中的项目2——我在8月19日的第180次会议上的发言谈了这个问题。我对这三次发言没有任何可补充的了。我完全相信，委员会的成员们会作出良好的判断，并且通过对这三次发言的内容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发言的内容进行比较后作出结论。

我在裁军问题的审议和谈判机构的长期工作中，经常对核超级大国的意义提出异议。例如，从1969年起，我国代表团进行了九年的斗争，反对维持那种我们称作是超级大国共同担任主席的“过时作法”。这些努力得到了成功，在1978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上，采取了轮流担任主席的民主制度。我还花了近十年时间在纽约和日内瓦公开声明，苏联应签署并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第二号附加议定

书，最后，苏联于1978年和1979年分别签署和批准了这个议定书。我冒昧地希望，不幸的在于墨西哥代表团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代表团之间的意见分歧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解决，正如本委员会和联大第一委员会的逐字记录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应该以地球上所有的人民和几乎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和本委员会成员国所希望的方式加以解决，即拟订一项核禁试条约并使其生效，这样做将会使近20年前缔结的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的序言部分中规定的、并在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中重申的目标——“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的试验爆炸”——成为现实，这两个文件对美国都是有效的。

埃康加·卡贝娅女士（扎伊尔）：主席先生，在你担任我们主席委员会8月份主席的时候，首先请允许我以代理临时代办的身份并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还应向你的杰出的前任、日本大使大川表示祝贺和感谢，感谢他在任职期间，以充沛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保证了我们工作的成功。

我还要借此机会欢迎罗马尼亚大使达特库和秘鲁大使坎诺克参加我们的工作，并且对尊敬的印度、阿尔及利亚、秘鲁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们的离任表示遗憾，并向他们告别。他们被各自的国家召回去其他地方担任重要的职务。我国代表团预祝他们完成各自的新任务时一切顺利。

本期会议是紧接着第二届裁军联大之后召开的，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在本委员会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那次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因为核武器国家缺乏政治意愿，因为，入侵黎巴嫩、外国对阿富汗的干涉、以及核武器国家之间竞争威胁能力，所有这些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当国际形势中表现出缓和的破产、大国之间的霸权争夺以及核军备竞赛之际，难道我们应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失败吗？

我国代表团坚信，我们委员会作为一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必须克服一切障碍，并进而实现联大为其规定的目标，即开始进行谈判，以便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是裁军领域中的一切努力的“最后目标”。

在阐述我国代表团对我们议程中某些项目的意见之前，我想从第十二届特别联大的特设委员会提出的A/S-12/AC.1/L.5/Add.1号文件的案文中援引几个段

落，这是第一工作小组的主席在纽约准备的文件，他充分反映了我们在裁军领域中的忧虑。

这些段落如下：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是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和平共处和所有国家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以及发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和谅解等种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军备竞赛阻碍了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不相容的，特别是尊重主权，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干预和不干涉各国的内政等宗旨……”

“军事开支正在变得愈来愈高，其中核武器国家及其大部分的盟国占用了最高的百分比——每年成千亿的美元用于武器的制造和改进。这与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贫乏和贫困形成了令人忧郁的和显明的对照。这种巨大浪费的更为严重的方面是它不仅把物力资源，而且还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和人力资源也用于军事用途。”

“持久的国际和平和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聚上，也不能有脆弱的威慑平衡或战略优势理论来维持。真正永久和平的建立只能通过有效地实施《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和迅速而大量地裁减军备和军队的方式，并通过国际协议和互为榜样的方法，从而最终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从以上段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可能面临一场核对抗危险的情况下，所有国家，不论其是否拥有核武器，应同心协力保证和平和国际安全，并且特别重要的是，把军备竞赛吞噬的愈来愈大量的物资省下采用于穷国的发展。

关于我们议程中的项目1和2，即核禁试问题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我国代表团想在此重申扎伊尔执行委员会（政府）的立场，它的一贯立场是：第一要求核武器国家在核裁军方面承担各自的责任；第二，扎伊尔支持21国集团关于设立两个工作小组的建议，一个是讨论禁试条约问题，另一个是审议为了停止核军备竞赛而有待采取的措施。

因此，我国代表团自然欢迎委员会关于让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在本期会议期间开始工作的决定。虽然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在目前未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认为该小组将有可能在以后讨论其他的建议。在这一方面，我们同意比利时的昂克林克斯大使的意见，即我们应对我们的工作采用一种从政治和法律角度探讨的办法，而不陷入假的技术性细节，比如可令人接受的核查水平云云，这对我们是无益的，并会引起毫无意义的讨论。

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非常热烈地祝贺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担任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并在此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克尽棉薄进行合作。同时我们对两个核武器国家不参加该特设工作小组工作的决定表示遗憾。我们敦促并请求它们帮助该工作小组完成其任务。

我不能不指出，我国代表团对于将核武器引入南部非洲一事表示极大的关注。南非与某些大国合谋取得了核武器，这对于非洲国家的安全未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正如其他国家代表团早已表明的那样，我国代表团也想重申我国领导人一再表达的愿望：非洲应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避免核武器在非洲的存在和集聚所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一个核武器国家最近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我国代表团还热情地欢迎印度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防止核战争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一贯极为重视综合裁军方案的审议工作。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以失败告终，并且未能在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方面满足人们寄予它的极大期望。但这一切不应阻挠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

我国代表团希望，尽管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在这一方面失败了，但是，由其主席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的出色的主持并于1983年恢复活动的工作小组，将充分利用它得到的这段暂息时间，进行各种建设性的磋商，以便制订出一份各方都能接受的综合裁军方案。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和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情况也是如此，今年年内，这两个小组都暂停工作。

我国代表团对于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的审议工作很感兴趣，外层空

间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由各国纯粹为了和平用途而共同使用。我国代表团准备同意就这一问题提出的任何建设性建议，并完全支持在本期会议内设立的一个工作小组内审议这个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化学武器是最野蛮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杀人武器，并一贯赞成彻底消除这种武器。

我们重申，我们支持联大通过的第35/144B号决议，该决议促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高度优先地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彻底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

我们认为全面地和可核查地禁止生产和储存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将是朝向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国代表团对该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波兰大使苏伊卡表示赞赏，在他的卓有成效的指导下该小组正在取得显著的进展。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建议——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时间应集中以求取得更大的效率——已经在化学武器问题上得到应用。

最后，不扩散核武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和委员会中的其他许多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为了创造有利于裁军进程的条件，所有国家应毫不例外地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不采取任何可能损害裁军领域中的种种努力的行为，对谈判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并表现出有达成各种协议的政治意愿。

主席：我感谢扎伊尔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正如我在今天全体会议开始时宣布的，现在我想提请委员会通过“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第10段中载有的工作计划（见第CD/318号文件），以及作为第73号工作文件分发的信件草案。

我建议我们首先处理地震小组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第CD/318号文件中第10段载有的工作计划。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我们处理第73号工作文件，其中载有就使用全球通讯系统给世界

气象组织总干事的信件草案。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接受了这一案文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我和即将上任的委员会主席进行了协商，我们一致同意，考虑到下次全体会议上有许多代表发言，我们建议把下次全体会议的开会时间提前到10点整。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9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时召开。

现在休会。

下午四时55分散会。

❖ ❖ ❖ ❖ ❖

CD/PV.184

2 September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裁军谈判委员会

第一百八十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9月2日星期四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博伊德小姐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诺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丁觉兰

吴丹香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科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约诺中校

达马尼克先生

希达亚特先生

伊朗: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肯尼亚:

唐·南言拉先生

基博伊先生

默尼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雪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加先生
阿德波朱先生
乌克言小姐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坎诺克先生

波兰: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基先生
苏伊卡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贝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约南格夫人
奥尔森小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洛乌加切夫先生

加伊先生

-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尔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格诺瓦先生

非成员国代表：

博姆先生

朝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三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4次全体会议开始。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3“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但是，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成员们愿意的话可以就涉及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其他问题发言。

由于这是委员会本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愿意以9月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讲几句开场白。

仅仅4个月以前，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了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曾起草并向大会递交了一份特别报告，该报告载有关于委员会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完成工作的例行资料，此外还有一份关于主要背景材料的摘要。

这显然对我们现在要完成的任务会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们要编写的新材料将包括不到六周的情况。我希望这将使我们能够充分地论述那些我们必须在报告中包括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议程项目1（核禁试）、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4（化学武器）、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和7（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以及提高委员会工作效率的方法和可能扩大委员会成员资格等问题。我们也必须提到，那怕只是非常简明扼要地提一下，有关综合裁军方案、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等特设工作小组达成协议的部份。

委员会将以刚刚结束的在8月份任主席的迈纳大使领导下完成的非常宝贵的准备工作成果来促进它的工作。我确信，对迈纳大使非常有效地完成他的重要使命表示我们的由衷赞赏和感激，乃正确地表达了本谈判机构全体成员的心情。我还应该对他在星期二主持最后一次会议时关于我的一些非常友好的讲话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最后，令人满意的是，委员会的秘书贾帕尔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德斯先生以及他们在秘书处的全体得力的同事们，无论是在前台的还是后台的，他们再次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人所熟知的宝贵贡献。

尽管由于我所说的原因，我们在今后两周要做的工作可能看起来不像前几年同期内那样繁重，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下周将有两天额外的假期使我们不能进行工作，这就是说，如果以9月16日作为我们1982年会议的闭幕日期，那末，从今天在内，我们只剩下9个工作日了。

我深信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了解这种情况赋予我们大家的责任的，他们会像以往一贯所做的那样，乐于为顺利结束我们的工作进行可贵和坚定的合作。

我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法国、苏联、蒙古、匈牙利、古巴、日本、美国和奥地利的代表。

德博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由于我是委员会9月份会议的第一个发言者，所以我荣幸地在一系列无疑会对你担任本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表示欢迎的过程中首先向你表示祝贺。如果德拉戈尔斯大使在场，就不用我告诉你他会多么高兴地亲自向你表示热情和友好的祝贺。就我来说，我愿意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早就盼望着本月份在一个友好国家的代表领导下进行工作，你是一位经验丰富、我们大家尊为前辈的杰出大使，也是裁军谈判委员中我们的活纪事本，你往往随时能引用委员会历史上每一个可能日期的案文，有时甚至引用我称为委员会史前时期，即当裁军问题还在别的机构讨论时的案文。我还要请我尊敬的同事雨言雪先生，向迈纳大使转达我国代表团的致意，感谢他在我们夏季会议第一个月期间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我今天的发言内容是关于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

在今年4月20日的一次比较早的发言中，法国代表团曾强调指出，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委员会应根据第36/97C号决议对防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不久的将来可能具有很大破坏稳定作用的武器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一番彻底的审查。

当时，像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强调在涉及外层空间时，首先必须对某些术语的含意有一致的看法，如“武器”这个词往往用得含糊不清，并就确定我们进行讨论的优先次序交换意见。

我们在专门讨论这一议程项目时所听到的有关发言本身，像人们本可预期的那样，不仅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很大的分歧，而且说明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应该在委员会的下届会议上进行更加全面的审议。正如法国在今年4月20日所表示的，它赞成建立一个工作小组，条件是这个小组具有组织得很好的议程，以便小组能井井有条地审议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法国也赞成我们下届会议开始时，如化学武器问题那样，举行一次专家会议，化学武器在这一点上有成功的经验。

大家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我愿意特别提请注意

以下四点：

承认本委员会在试图就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问题达成一项多边协商一致意见中负有特殊的责任；

鉴于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技术发展，现有的法律文书是不够的；

围绕着空间物体免受攻击概念的疑点；和外层空间既可民用又可军用，由于长期存在而现在也无法改变的这种用途所造成的紧张状态。

承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

正如有些发言者所指出的，我们现在除了上届大会通过的第36/99号和36/97C号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决议，——法国是后者的发起者之一——以外，在联合国会议，即1982年联合国探索外空及和平利用会议上还达成了一种一致意见。人们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种可能会令人遗憾地造成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工作相重复的不利局面。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这种权限上的冲突的解决，解释为人们已认识到空间组成部分的复杂性及空间在有关均势和国际安全问题中的日益重要性。这种认识应导致人们得出必然的结论，即：有关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现在已不仅仅涉及两个主要空间大国了，尽管这些大国由于它们现在拥有的或潜在的军事能力而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负有特殊和直接责任。

诚然，人们之所以重视本委员的工作同现有的法律文书相应不足（从可以预见的技术发展来看）也有关系。

与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要预见今后十年或二十年的技术发展并不很难的：空间计划既要按照由技术和财政投资规模所决定的内在逻辑发展，又要同样按照政治上的要求而发展。

25年多来，人们基本上从提供观察和传信的军事手段出发来看待外层空间。而且在这方面同早期航空技术相类似的情况也十分明显。

即便新的激光或定向新系统目前要在技术上搞成功或在经济上办得到还差得很远，但是关于能作民用和军事用途的轨道站的设想，不论是载人的还是自动的，看来很可能成为现实。苏联搞了好几年轨道会合技术和美国宇航飞机的能力都表示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迄今为止的基本问题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使陆基武器系统的空间部分免遭敌人可能先发制人的进攻。尽管事实是，这种空间部分是为某种特定的用途（如资料的传送、分析陆基部队在移动时所处环境、探测阵地等）而专门设计的，但它同地面上的传讯和控制系统网在功能上是分不开的。而且除了作为复杂的军事组织的一部分，它没有什么别的用处。

一旦外层空间本身成为特定军事活动场所，不管这些活动是针对其他空间物体（如敌人的卫星），还是针对陆基活动（例如，弹道武器的弹道），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就将具有全新的意义。

考虑到这些可能性，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应该是就可能指派给外层空间的三项任务中，考虑选择哪一项的问题：

- (1) 仿照南极洲的做法，使海底和月球成为非军事化“庇护所”；
- (2) 作为民用和军事陆基活动的“支援地区”，按其具体特点和有利条件使用；
- (3) 作为某种特定的新“战场”，空基系统在此战场上试图相互消灭或削弱对方，这十之八九是地球上对抗的副奏——我们中间最乐观的人认为是（地球上对抗的）替代形式。

第一种意见——就是使外层空间成为一个庇护所或彻底非军事化——这显然不再会有可能了。因此，试图回过头来讨论这种意见是不现实的。

第二种意见——外层空间作为民用和军事活动结合使用的“支援地区”——这是当前占优势的意见，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它作为我们工作的基本部分来审议。

第三种意见——把外层空间作为特定的对抗场所——这是一种技术可能性，这是否可行尚有待研究。

总之，人们可能会争辩说，把可能对地球表面造成极大损害的一场敌对行动转

移到外层空间的做法是比较好的，在那里有可能减轻对核弹道导弹的依赖；同时，防御性武器系统（如在轨道站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之间在外层空间的竞争，总的说来，要比目前的情况，——即必须经常随着任何一方稍居劣势就必须重建进攻性武器之间的均势——要好一些。

尽管这些论点在理论上有吸引力，但不尊重事实。首先，即使这种空间技术能便了，它们也不一定可靠到足以有理由少依赖陆基系统：如在外层空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十之八九只是第一道防线。

其次，在这种竞相争夺外层空间军事统治的情况下，一个超级大国是否能长期容忍另一国的优势地位是令人怀疑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如在外层空间的系统很容易受攻击，它将诱惑人们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因此，还不能说由于外层空间的武器系统不会威胁到地球，这种系统的前景太遥远、问题太多，所以目前还没有理由要对它们进行审议。国际社会应对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取得坚定的态度。

法国代表团认为，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应该为它自己确定以下两项目标：

不允许外层空间成为侵略行为的出发点；和

保护定向运载工具，特别是确保卫星免受攻击。

就我们所知，第一个目标关系到未来的技术状况，它只有在第二个目标——它包括现在在我们头顶上轨道里的好几吨设备——达到了才能实现。

所以我们象许多其他代表团那样，很重视保证卫星不受攻击的问题。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现有的法律文书根本不够，满足不了目前形势的需要。

这些法律文书中有一些我们讨论过程中已提到过，如：

1963年关于在大气层和所述“在大气层以外，包括外层空间在内”的部分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1972年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其中第五条第一款是关于部署空基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第七条第二款是关于不干涉国家检查手段的原则的。

根据卡特总统1978年10月1日发表的正式声明——对此苏联没有发表相应

的声明——，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也规定不干涉包括卫星在内的“国家核查手段”。

1967年关于利用外层空间指导原则的条约。

其他有关外层空间的协定和国际公约，如关于宇航员的返回和营救协定、关于空间物体造成破坏问题的公约、指导各国在月球活动的协定以及关于登记空间物体的公约等等，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目标来说，只是次要的东西。

可以指出的是：

首先，1967年的外空条约只对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提出了部分解决办法。条约第四条第一款事实上，在限制外层空间军事活动方面只是限制把核武器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放进轨道。

因此，该条约允许对外空进行其他的军事性利用。而且，这一点从当时苏联代表的发言和美国所持态度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我们认为，由于在轨道使用核武器的军事效果不一定靠得住，所以这个条约只有象征性意义，因为阿瑟·克拉克先生星期二代表斯里兰卡代表团发言时说明了原因，他说，某个国家在试图用那种办法破坏或消灭其敌人的卫星时，也很可能会消灭它自己的卫星。

其次，根据某些解释，下述卫星是否可享不受攻击之权甚至也属未定之天：即那些在国际核查协定中起积极作用的然而被规定为“国家核查手段”的卫星。

当然，1976年的外空条约第一和第三条的措词声明将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不使用外层空间。第三条还提到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军事观察卫星不受攻击的问题，以及根据宪章第二条第4款对它们的使用问题，是同承认其所起作用的国际合法性密切有关的。

上述卡特总统1978年的声明在军事观察卫星和国家核查手段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后者的合法使用是目前生效的国际文书所承认的。

至于苏联，情况表现得不那么明确，我们有必要了解苏联代表团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态度：

“国家核查技术手段”的国际保护中是否具体包括卫星在内？看来已显

然应该包括，如果能明确认可这一点，那将是有好处的。

这种免受攻击之权是不是要受关于可以接受的核查的程度方面的限制性解释的影响，或者是不是任何观察能力都自动地被认为是合法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苏美双边协定中的不干涉条款是不是适用于第三国和国际组织？

设非苏联在1981年8月11日提出的条约草案对一切可能性都敞开着门的话，上述问题就不来没有必要回答。正如法国和意大利代表团早些时候的发言所指出的，草案案文第一条和第三条并列，这是极其混乱的。因为第一条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武器，尽管“武器”这个词并不——我们认为也不能——明确，而另一方面，第三条则认为消灭任何签字国觉得是为某种与第一条相违背的目的而设计的卫星为合法。

第三条不仅实际上允许各国在外层空间可根据它们的怀疑擅自作出处理，从而给大家制造不信任和不安全，而且也使部署这种反卫星系统合法化。当然为了用以反对可能的违约行为，这种系统是必须加以试验、部署并随时准备使用的。

第二条的措词也产生各种问题：当缔约国之一根据片面和主观判断，认为某一卫星或空间站的使用不是“严格遵守国际法，其中包括联合国宪章，以期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加强国际合作和相互了解”时，是否可以认为运行干扰使之不起作用是合法的呢？

考虑到苏联1972年8月10日关于电视卫星提出的另一个提案，这个问题是完全有根据的。该提案规定一个国家有权使用“它能得到的手段，不仅在其领土范围内，而且在外层空间或在其国家主权以外的地方”来反对它认为“不合法”的节目。

如上所述，苏联的条约草案第1、2和3条预先假设可以拥有反卫星系统，供可以算之谓自我任命的空间警官使用，因而限制了空间物体的自卫能力，因为“目标”卫星不得妨碍“搜索”卫星的运行或改变其飞行轨道。

一旦我们试图在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之间作出人为的区别，或使用象“武器”这样含糊不清的术语，我们马上遇到的困难就一定会促使我们设想各种措施而不去

设想一项全球条约。 这些措施可以包括：

使用与事实相应的语言。 谁都知道国家核查手段包括卫星。为什么不这样呢？

卫星的豁免权。 作为双边协议的结果，卫星可享受某种保护措施。 如果现有卫星只装备了消极防御手段，为什么不把这种豁免权加以明确化、予以加强并从“国家核查手段”的双边安排扩大到现有的一切卫星上去呢？

审议整个武器系统而不只是审议它们的空部分。 至于其中只有部分在轨道星边的武器系统，为什么不象双边反弹道导弹条约事实上所做的那样，承认必须限制整个武器系统呢？应该认识到，关键问题仍然是军备竞赛问题及其对外层空间的日益加强使用，而不是“外层空间军事化”的问题。

采取旨在系统的豁免权问题上建立信任的措施，上述系统之所以起稳定作用主要在于这些系统在危机发生时所起的作用，如通知空间物体的特征并采取“合作”措施，以便消除由于属于另一国家的空间物体采取某些行动可能产生的猜疑。

承认人进入外层空间的好处，因为这样一来就在执行空间任务中引进了人的推动和判断能力。 在这方面，苏联条约草案第一条第一款中具体提到可重新使用的载人空间运载工具，即美国的宇航飞机，该条中含有的先验性猜疑是不能接受的。

给审议促进国际合作的方法以较高的优先地位，这样做是为了要利用地球观察系统核查各种军备限制协议并控制危机。 在我们上一次会议上阿瑟·克拉克先生正确地回忆了最初由法国提出的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提案，该提案已受到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的支持，并成为秘书长的一份非常有用的报告的主题。

在本会场上不宜重复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技术的进展必然引起空间观察的国际化问题，以及由此国际社会特别在裁军问题上能从中获得好处。 但是，很清楚，逐步建立这样的合作，对各国人民看到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前景所表示的真正忧虑而言在许多方面都是国际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好答复。

主席：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现在请下一位发言人，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苏联代表团欢迎你任主席之职，你是墨西哥杰出的外交部和政治家，全世界出名的停止军备竞赛的拥护者，你为实现这个目标作了很大贡献。我祝你工作顺利并向你保证苏联代表团的合作。我还要对肯尼亚的迈纳大使在8月份成功地领导了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我们对他的感谢。

今天，苏联代表团要发表它对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的意见，并简单地谈一下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

鉴于人们普遍着重于探索外层空间的和平用途及其使用，苏联对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特别重视。正如苏联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先生在他给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的贺词中所说的：

“外层空间的合作会把人民团结起来并使之逐步认识到：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地球上的和平与繁荣要靠我们大家。

“苏联一贯主张外层空间应该成为和平合作的场所，无际的外层空间中不应有任何种类的武器。通过共同努力来达到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目标不仅是可行的，也是为了全人类的未来所必不可少的。”

根据苏联代表团的请求，勃列日涅夫先生的贺词已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文件分发。

你们都知道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努力，起草并缔结了一些国际条约和协定，它们曾多次阻碍了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可能性，这些已由一些代表团在它们的发言中作了回顾。但是现有的这些限制并不彻底，因为防止在外层空间设置那些并不属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定义范围内的武器的有效国际法律保障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还存在着一种使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危险——一种最近已见加剧的危险。

苏联代表团认为我们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此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对这一问题也表示同样严重的关注。这一点在最近结束的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所通过的决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该决定敬请联合国的主管机构和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国际社会就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所表示的严重关切给予应有的注意和高度重视。

我想指出在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曾提出一项旨在防止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提案。该提案涉及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

提交条约草案案文一事在联合国大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联合国为了最终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所通过的两项决议也有助于这一目的。

讨论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再次在法国代表团的发言中显示出来——就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内就议程项目7的议题所可能进行的谈判的基本内容。在委员会的春季会议上以及在这期会议过程中，其中包括8月31日举行的委员会的上次会议上，许多代表团重申这个问题的唯一迫切方面就是禁止反卫星系统。

请允许我进一步详细地审议这一问题。

毫无疑问，反卫星系统是防止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也没有人否认。但是只限于禁止反卫星系统，不仅意味着没有向前看到明天，而且没有看到甚至在今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趋势。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只是攻击空间物体的武器而已，说实话，更厉害的是从空间向地面进行攻击的武器。因为后者能把整个卫星控制在它们的目标范围内，它们更加危险得多。我愿意提请大家同意，法国代表在他今天的发言中说过，我们并不应该允许把空间作为侵略行为的起点。我们同意这个意见。所以，从禁止反卫星系统着手未解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就等于这样一种作法：即试图通过禁止高射炮设施来达到军用飞机领域内的竞赛。的目的。

另一个事实是，同样一种进行空间活动的工具既能运载有益的也能运载有害的有效负荷。例如一个卫星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收集气象资料，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又可以装备自动导向导弹，对空间和地球形成威胁。其他一些代表团，包括在8月31日上一次委员会会议的发言者，在他们的发言中提到了卫星的各种用途问题。用于进行空间活动的工具的构造是人所熟悉的。它包括陆基设备、发射装置、控制器等等。

因此，如果我们要考虑禁止反卫星系统，我们就得马上回答以下问题：我们准备禁止什么呢？如果禁止的东西将包括所有有助于旨在销毁或破坏空间物体的空

间装置放进外空的东西，那么事实上一切空间活动都可能发现将受到禁止的威胁。这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很难行得通。因此，我们认为谈判的议题应是当它放置入空间时真正构成威胁的东西，即任何种类的武器。

从具体出发，这可以包括根据各种原理制成的下述用途的空间物体截击器，用来进攻单独的人造地球卫星或排除对手的空间系统，用于进攻洲际弹道导弹的反导弹武器和从外层空间摧毁空中、海上或陆地目标的武器。

我所指的东西也适用于可重新使用的空间运载工具。当然，它们可以用于和平用途，但同时也可以用于运载各种武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苏联的条约草案第一条第一项中提到了这种运载工具。

至于激光武器，某些代表团对它们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可能的空中出现表示怀疑，它们把整个问题看成是尚属幻想范围的东西。但是这种观点是公然违反事实的。例如从美国负责研究和先进技术的国防部副部长助理言·米尔本的发言，特别可以看出，如果有了所需要的经济手段，美国甚至可能在1980年代里就制造出作为空间激光武器的军事设施。这那是是什么幻想呢？

我们完全同意斯里兰卡代表在8月31日发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实际上也是许多其他发言者提出的论点，即：防止新品种的武器出现要比消除那些现有的武器容易些。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禁止在空间安放和设置危险物品，包括为了摧毁或毁灭目标物体而对物体起作用的各种专门设计或改装的设置和手段，不论这些目标物体在那里，是在外层空间、在上空或在地面。

在春季会议上和这期会议上，都有人问我们，我们打算怎样为“任何种类武器”下定义。显然，应该大体上按照以上所述的方向去寻求一个普遍都能接受的方案。

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范围，我们的条约草案禁止的是任何目的的设置，其中包括试验、发展和使用。你们知道，这些问题是在委员会的春季会议上由包括意大利、荷兰和印度在内的若干代表团提出的。

苏联代表团愿意再次提请注意的是，显而易见，苏联的草案并没有忽视反卫星系统的问题。无论是苏联的条约草案还是蒙古代表团在春季会议上提出的工作小

组织权范围草案，都允许在其他旨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措施范围内对反卫星系统的问题进行可能的审议，并计及这期会议期间提出的其他意见，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代表团提出的意见。

苏联代表团承认美国代表在8月10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的、关于空间问题在技术上的复杂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事实并不说明应当永远拖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而是相反，倒可说明应支持蒙古代表团所提在委员会这期会议结束前应就此问题建立一个工作小组的提案。

必须指出，法国代表在8月31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还有今天的发言都说明谈判的根据是存在的。

我们呼吁美国代表团重新考虑它的态度，我们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它将使委员会能够在专家参与下对这一特别重要的问题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

总之，我们要强调指出，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尽一切力量帮助防止使空间成为各国军事危险根源的可能性，如果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这种危险是必然会发生的。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随时准备参加真诚、平等和严肃认真的谈判，以便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达成建设性的协定。

关于许多代表团提出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载于第CD/308号文件的涉及苏联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基本条款的某些组成部分的问题，苏联代表团愿意对这些问题中一些我们认为具有广泛兴趣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至于提出的其他问题，我们打算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中作出答复。

首先，我愿意发表一点一般性的意见。你们都知道，苏联提交了一份供国际社会审议的、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的条文草案——它顾名思义是基本条款而不是整个公约的精密条文。当然，这样作是有意识的。因为我们觉得，为了起草这样一项重要和复杂的国际公约，我们必须首先就它的基本条款达成协议，可以说这是公约的“骨骼”，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不太费劲地往上添附录、清单、定额、议定书等等“肌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提出的问题。

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包括一项关于不在别国领土上设置化学武器的专门条款。

当然，我们在基本条款草案中包括一项关于不在别国领土上设置化学武器的条款，以及关于从这些领土上消除这种武器和以后销毁这些武器的条款，并不是偶然的。这样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包括这一条款是以现实，也即某些国家的实践为根据的，它们把化学武器储存安置在它们国家领土的边界以外。例如，据大量新闻报导，美国要把化学武器储存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土一事，最近曾引起巨大的政治紧张。这个事实清楚地证明，公约草案中包括一项不在别国领土上设置化学武器的条款是有益的。

我们认为一种在这种意义上的义务应与公约批准的同时生效并在公约的整个有效期内继续下去。当然，从别国领土上撤除化学武器要有一定的时间，这取决于设置的储存量的多少。我们建议就这个期限达成协议。如何对履行这种义务进行检查？这种检查可以通过国家技术手段并根据请求进行。

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提案旨在防止军事集团成员国作为在它们之间进行可以说是“分工”的一方把二元武器进行部分的部署。例如可以把二元武器的一种组成部分的储存放置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而把二元武器的另外一种组成部分的储存放置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这种可能性当然必须认真对付，这正是我们力图去作的事情。

向我们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涉及为被准许用途所生产的物质，有人建议，鉴于它们可能用于化学武器用途，应把它们列入具有一种特殊危险的化学品清单中。老实说，制订并一致同意这样一份清单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化学工业和把化学品用于同化学武器无关的军事用途这两个方面。一份关于某些物质的说明性清单——如人们已经提出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愿意借此机会吁请各国代表团在适当时期作出积极的努力，以便在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对这一毋容置疑的重要问题找出具体的答案。

人们对基本条款草案专门讨论检查问题的一节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在核查销毁储存的问题上，我们尤其认为，除了国家检查、公布等等之外，也将运用若干国际性程序。其中之一可能是在必要时有关国家之间就实际状况进行更多的资料交换。另一种程序可能是在资料交换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办

法对应在一方要求之下进行现场视察。设想的另一个和独立的——我愿意重复一下，是独立的——措施就是对在改装的或专门的设施中销毁储存一事进行有计划国际核查，例如根据达成协议的定额进行核查。

有人对这种视察方式的某些特定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肯定地比较好的做法是，谈判的参加国在原则上达成如下的协议：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或把它们转用于被准许用途期间，应该为可能到销毁储存的改装或专门设施进行有计划国际现场视察作出规定。如果对这种规定纳入公约在原则上达成协商一致（可惜目前还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后我们就可以研究执行这一协议——我要重复是协议——的办法。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协议。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核查在专门设施进行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被准许生产量不得超过一公吨的最高限额。我们建议这样的设施应在国家核查下进行操作，对最初产物的消耗量和所生产的化学品数量要有严格的登记，设施的地点应予以公布，并对进行国际现场视察（如根据协商一致的定额）以核查在这种设施生产用于被准许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一事作出规定。但是人们也许会问，我们是否已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协议呢？我认为还没有，虽然看来没有什么明显不可克服的障碍会阻挠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

我们也同意那样一些代表团的意见，从它们所提问题判断，它们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对商业性企业可能生产剧毒物质和实际上是二元武器的前体进行核查。至于认为二元武器及此种武器的生产可以按其他种类的化学武器同样的办法处理的论点，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这种论点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核查，特别在商业性企业核查并没有生产二元武器前体的问题。

我愿意强调指出另一个问题。无论我们会审议什么方式的活动，也无论公约会包括什么样的义务，实际上，根据苏联的基本条款草案，根据要求以现场视察形式进行国际核查一般都是适用的。有人问我们关于进行这种形式的检查程序。在这方面我愿意指出，这种程序在关于其他国际协定和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已经详细地制定出来，同时在这些谈判过程中，特别是苏—英—美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显然也适用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我要借此机会对委员会谈判禁止化学武器的过程发表几点简短的意见。毫无疑问，特设工作小组在经验丰富的苏伊卡大使领导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对公约的许多重要问题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减少或缩小，甚至开始出现可能协商一致的方案。但是苏联代表团认为，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倾向，使我们受到牵制不能尽快地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这些倾向明显地表现在，某些代表团不去加强眼看就要达成协议，未来公约的基本条款，却在努力把讨论转移到次要的和有时纯粹是技术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有些代表团好象把委员会看成是开设如何改进技术课程的一个场所，并强迫委员会研究它们自己都没有试验过的技术方法，更不用说其他代表团对这些方法抱着很大的怀疑了。

当然，谁也不会拒绝利用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和科学上的成就以确保有效地履行国际协定，但是我们绝不应该本末倒置，以各种学术性的讨论来代替政治意愿。如果我们以，坦率地讲，比较缓慢的谈判速度照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们将永远没法跟上技术的进展。目前的技术程序将由不断翻新的程序所代替；这些新的程序又将由更新的所代替，直至无穷。我们反对把委员会变成一个科学和技术协会。我们认为应该加强对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未来公约的禁止范围、公布、建立信任的措施、核查以及其他方面的协议，而不要人为地依赖于某些特殊问题的解决。

不久以前，印度总理在她的一次出国访问期间回顾了某种古老的印度传统，也就是说，寻找某种能够达成协议的东西，哪怕这只是非常细小的东西；那是一个出发点，到那时你就一定会努力扩大协议的范围。这是一种古老和明智的印度传统。

以上就是苏联代表团对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所发表的意见。

主席：感谢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名单上下一位是蒙古代表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在开始发言前，我愿意代表蒙古代表团对你就任裁军谈判委员会9月份的主席表示热烈的欢迎。你是我们熟悉的墨西哥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也是裁军问题多边谈判领域中具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有名

专家。这使我们充满信心，相信委员会将顺利地完成它1982年会议的任务。让我真诚祝愿你在负责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并向你保证，蒙古代表团在讨论列入委员会这次会议议程的问题时同你密切进行合作。

蒙古代表团也愿意对你的前任，肯尼亚的迈纳大使在8月份对委员会工作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蒙古代表团今天的发言内容是关于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

自从今年春季会议上委员会第一次把这一新的项目加进它的议程以来，人们已就这个问题有过许多次发言。我国代表团一贯以极大的兴趣注意着会议的进程。无论在本委员会还是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委员会，它也都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认为，本委员会总的说来对上届联大关于这个问题通过的两项决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在上届联大，蒙古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代表各位发起者提出了第36/99号决议。

在春季会议和目前这期会议期间，蒙古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曾多次主张有条理有组织地审议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和就这个问题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进行具体的谈判，采拟定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条约采取有效措施。

我曾不只一次地在委员会指出过，蒙古代表团在第CD/272号文件中提交了工作文件，其中就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提出了一份建议草案。

你们都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曾在各次正式会议上进行过意见交换。委员会在本周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了议程项目7。无论在非正式会议和全体会议期间，都令人遗憾地看清楚，某些代表团意欲继续拖延就建立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可以坦率地指出，我们对这种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做法是很不理解的。

我们认为就这一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在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具体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探索及利用外层空间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的只是极少的几个国家。然而，鉴于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会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委员会不得不对审议这个问题和加紧就此问题起草一项国际法律文书表示极大的关心。世界各国的压倒多数国家都要求这样做。

这一点曾在最近维也纳结束的第二届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上专门予以确认。会议敦请联合国的各主管机构，特别是大会，还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时，适当注意并高度优先考虑国际社会对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严重关注。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事实是外层空间并不经常是也并不到处都是和平的领域，而且不断有迹象表明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军备竞赛场所。这一点已为近来越来越频繁的世界新闻界的惊人报道所证实。我尤其指的是旨在生产一整套用来在大气和地面向空间物体发动袭击的许多计划的报道。

美国按照“宇航飞机”规划正在建造可以重新使用的空间运载工具，关于这种工具在军事上的可能使用已有极其广泛的计划。据报刊报道，五角大楼的专家们正在研究借助于这些工具建立空间军事基地、在空间布雷进攻对手的人造地球卫星和建立大规模空基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正在审查使用宇航飞机作为各种类型武器的运载工具的可能性。其他使外层空间军事化的非常重要的计划都与上述工具的使用有关。美国负责研究与发展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付主席吉·韦尔奇少将最近说过：“我们的活动继续以巨大速度在扩展，宇航飞机由于具有运载更重、更尖端的有效负荷潜力所以在这方面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各项新计划的显著特征是宇航飞机在其中起着基本组成部分的作用，没有它，准备建立的系统就不能起作用。这些系统包括诸如大型激光武器发射台以及在外空和大气层进行短期作战的小型空中和空间运载工具。

五角大楼目前头等重视的大规模计划之一就是发展激光武器的计划。它们的目的是要摧毁地球上、海上、空中和外层空间的任何目的物。这种武器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制造工作正在所谓空基激光武器的三元体系范围进行，根据《外交政策》杂志的看法，这种东西很快就会成为空间的一个作战系统。这种三元体系的组成部分计划于1984年——1985年在空间进行试验。

美国报刊还发表了关于美国在建造以小型截击机为基础的反卫星系统的报道。它将在从F-15型战斗机发射的小型导弹的帮助下命中它的目标。按照这些计划，空间小型截击机的飞行试验将在1983年上半年进行并将于1980年代中期向军队供应。

但是美国不仅仅在发展空间武器；而且还在为使用这些武器创造必要的条件。

据悉，从今年9月1日开始，地球周围的空间地区将成为五角大楼新的可能的军事演习场所。从此以后，将在美国武装力量中设一个特殊的空间司令部。根据西方报刊的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谈到建立这个司令部时说：“对空间武器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将很快会使我们在空间进行军事演习一事成为现实”。

这些计划和方案的实施无疑将具有深远的后果。因此及时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是紧迫和重要的。

蒙古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完全同意苏联关于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的提案。

蒙古代表团是那些赞成达成一项彻底解决办法的代表团之一，也就是象苏联提交的条约草案第一条第一款所建议的解决办法，也就是，各缔约国应保证不在地球周围轨道安放携带任何种类武器的物体，不在天体设置这种武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放置这种武器。其中包括在现有种类或各缔约国可能在将来研制的其他种类的可以重新使用的宇航飞机上放置武器。此外，我们不反对该条约包括一项关于禁止使用反卫星系统的条款。

在委员会讨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时也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方案，如赞成该方案的人们所说，这是一种实用的和循序渐进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禁止将局限于反卫星系统，因而不属于反卫星系统范畴的品种繁多的武器都不在禁止之列。而且，反卫星系统这措词本身看来也用得很含糊，很可能因为赞成这个方案的人还没有对他们所指的反卫星系统提出明确的定义。

蒙古代表团坚决相信，主要目标应该是问题的总体解决，也就是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而反卫星系统的问题应该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总框框内处理。

总之，蒙古代表团愿意向主席先生并通过你向委员会的成员们建议，在全体会议审议项目7以后，还应继续进行协商以便在这期会议结束前就职权范围达成协议，并就建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通过一项决定。

主席：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下一位是匈牙利代表，现在请匈牙利代表发言。

科米维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在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之时作为第一批向你表示祝贺的人感到非常高兴。我希望你能在不久的将来感觉到并公开地说：“唉，这就是我一贯为之争取的那种谈判论坛”。与此同时，我们寄希望于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艺术，我深信，这些将帮助我们从目前形势下取得最大限度的收获。

我还要对你的前任，肯尼亚的迈纳大使表示感谢，他作为8月份的主席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贡献。同时，我要向那些在我上次发言以来短短两周内离开委员会的同事们——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南斯拉夫的弗尔胡奈茨大使和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赫·贝大使——告别。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一帆风顺。

最后，很高兴地欢迎秘鲁代表卡诺克大使和我们在一起，并向他表示匈牙利代表团对他的友谊和合作。

今天我要就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若干问题提出我国代表团的意见。

今年全世界都在庆祝向外空发射第一件人造物体——第一颗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开创性飞行的第廿五周年纪念。这一事件在25年前为人类打开了通向宇宙的时代，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时代。

和平利用这一新的、无际的领域已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没有人能够，我认为事实上也没有人愿意否认或低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在许多领域，如在气象、航海、电信、远距离感测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科学和技术的迅速进步，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大批源源不断的进一步的成果——它们中间有许多也许是现在想象不到的——将为全人类造福。这确实是第二届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所生动表达的普遍愿望。

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外空时代的黎明之光很快就被把外空也用于敌对目的的可能性这块乌云所笼罩了。当人们认识了这一威胁以后，就很快地采取主动以避免这样的事态发展。在这方面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通过1967年签署的外层空间条约，该条约禁止在外层空间安放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同时对人在宇宙环境的活动规定了基本原则。接着，又进一步通过缔结一系列国际文件为各国的和平活动以及它们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合作，作出了规定。我国代表团在这

方面感到自豪的是，匈牙利代表在联合国外空委员会各个机构对起草这些文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军备竞赛发展到外层空间的日见增长的危险和避免这种情况的紧迫需要已明确地反映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该文件第80段指出：“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的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

在去年的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采取了具有显著意义的步骤。考虑到各种事态表明外层空间可能越来越多地被卷进敌对活动，因而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同时在结束这种发展进程的真诚愿望指引下，苏联提出了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草案。匈牙利代表团欢迎这一新的创议，我们始终认为这是在正确方针指导下的一个十分重要和及时的行动。我们认为该条约草案是我们委员会需要拟定的国际文书的良好基础。

联大在它上届会议上通过了两项防止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决议。第36/99号决议——是关于我刚才提到的条约草案的——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谈判以便就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案文达成协议。

另一项决议就是第36/970号决议，也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进行谈判，但特别提到禁止反卫星系统。

这一事态发展，更具体地说就是这两项决议，使我们委员会承担了一项新的职责和更多的任务。委员会随之决定在它1982年议程中包括一项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新项目，即项目7。在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的会议，现在该项目已列入我们1982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匈牙利代表团坚信，着手审议这个项目已意味裁军谈判委员会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这一事态发展必将很快导致认真的谈判和及早拟定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案文。如果委员会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迄今的讨论趋势表明有着强烈意愿做到这点——就应刻不容缓地以必要的政治意愿开始谈判以便不致失去这一态势。

我国代表团觉得对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迄今进行的审议是有益的。它促进了对所涉及问题的更好的了解，并就我们委员会应如何讨论这一重要而非常适时的问题概括出了各种办法。

星期二 we 有机会听取了斯里兰卡克拉克教授极其吸引人的发言。我国代表团也极其注意地倾听了意大利阿莱希大使和加拿大斯金纳先生的发言。在承认他们发言的认真和高水平的同时，由于这些发言的片面性我必须表明我国代表团感到某种程度的失望。我们尊敬的同事们只讲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中的一个问题，即防止或禁止反卫星系统。

我国代表团并不想否认或贬低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及时性。然而，我们认为这只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中许多问题的一个问题。按照匈牙利代表团的意见，我知道许多其他代表团都同意这个意见，即还有或者可能有其他可以在外层空间或从外层空间使用的武器。遗憾的是我们尊敬的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同事们除了禁止反卫星系统外没有提到别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团象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我们委员会应该审议并且有希望解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所有问题。

虽然我国代表团——象在座的绝大多数代表团一样——认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基本上是政治决定的问题，但我要不揣冒昧地对某些代表团发表的一些观点简短地提出若干意见。

首先，我们不能同意那种乐观的估计，即认为激光枪和粒子光束武器只是在渺茫遥远的将来才能变成一种可以使用的能力。谈一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78年发表的题为“外层空间——未来的战场？”这篇专家的研究报告，人们可以看到以下结论：

“就空间激光武器而言，这些都在研制阶段。对于这种系统来说，化学激光以其体积微小而更为有用……在红外线激光雷达方面取得的进步表明，有了这种装置，就可以跟踪空间物体……当这种装置制成以后，它就可以使装在卫星上的太阳能电池和光学感测器失灵。从高能激光器和带电粒子光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下一次武器技术革命的端倪。”

我要说明我引用这段活的书是1978年出版的，正如斯坦利基金会的所谓“临

时性文件第25号”题为“空间能不能保持为和平环境”中所述：美国军方已建议把新型空间系统置于现有作战指挥之下，并用卫星进行快速战斗处理和作战。空间技术可以使军事力量摆脱对外国基地的依赖和对其他国家的传信和监测设施的需要。

斯坦利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为精简起见——它的结论我已用简短的方式提及，但并没有改变其要旨。该报告接着指出：美国空军设想了载人和不载人的两种空间站，把它们用于瞄准目标、估价损失以及对战略武器、武器制导和快速战场指挥、控制和传讯等职能重新瞄准目标。

这些仅仅是几个例子以证明反卫星系统——不管它们多么重要——不过是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的一个。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某些代表团特别重视这一项目也许要为某种特殊利益服务。

总之，我可以坦率地讲，在夏季会议开始时，匈牙利代表团曾希望很快解决建立议程项目7的工作小组。不幸的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所持的态度使它没能建成。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一个拥有适当职权范围的工作小组，象蒙古代表团在第CD/272号文件中所提出的那种工作小组，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好的组织机构。

然而，我并不想过份强调建立外层空间工作小组的重要性。我有足够的理由不这样做。我充分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前身，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和裁军委员会没有工作小组也能拟定裁军协议，而在委员会现在已建立了不少仍然被认为是谈判的最好机构的小组，却迄今未能拟定即使是一个裁军问题的条约草案或公约草案。但这只会强调我的以下论点：真正需要的是诚意、意愿和政治决心。一旦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容易找到拟定并缔结裁军措施的办法，不管有没有工作小组。

主席：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下一位是吉巴代表索拉·比拉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墨西哥和古巴是两个友好的国家，作出了合作的范例。正如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所说的：“古巴与墨西哥有着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所没有的历史和友好传统。我们的斗争始终同墨西哥的斗争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你把你毕生精力奉献给裁军与和平的事业。你的努力从不动摇。你的格言似乎采源于美洲伟大的爱国者之一贝尼托·华雪斯的言词，他说过：“谁不希望取胜就先已意未失败”。尽管我们会遇到巨大的障碍，我们也决不能放弃为全面彻底裁军而斗争。

我也要感谢你的前任迈纳大使，他熟练地指导了我们在8月份的工作，并祝愿他在新的职务中一切顺利。

请允许我和大家一道对秘鲁的卡诺克大使表示欢迎，我们希望同他继续紧密合作，我们对离开我们的另外两位同事，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赫·贝大使和南斯拉夫的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大使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感谢。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979年夏季会议以来一直作为优先事项进行审议的一个项目。

应该指出，当时各国得到的唯一保证就是那些由某些核武器国家提供的单方面保证；同时，正如21国集团所指出的，这种保证中有些不仅包含了不能接受的限制、条件和反映出它们的主观态度的例外，而且完全是从核威慑理论出发的，这种理论已推动世界走向战争的边缘。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决定建立一个工作小组来审议这一重要项目时曾指出，工作小组的目标就是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自从那时以来，在委员会审议这一项目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情况，在有关可能使用核武器方面出现了许多事态的发展，以致到今天，对无核武器国家说可能使用这种武器的威胁比1979年时严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牢记的是，使用核武器对交战各方和非交战各方有同样影响，这是人们在许多场合，甚至在这一谈判机构内，所公认的。

处理这个项目的工作小组一度在它的工作中似乎快要达成协议，这种协议本会导致通过一项国际文书以实行该项保证。它已经开始审议所谓的“共同方案”，同时一切进展顺利直到仍然以可能使用核武器为出发点的核威慑政策再次排除了达成任何协议的可能性为止。

此后谈判更多地转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由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载有给无核武器国家以保证的决议，但是迄今未能在令各方同样满意的措词问题上达成协议，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方面是核武器国家不愿意放弃使用这种武器；另一方面，很清楚，如果发表的宣言将导致一项有效的决议，那么这些宣言在内容上必须一致，否则，寻求确保尊重它们的生存权利的国家就会感到难以认真对待这些宣言。

无论如何，由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只是朝我们所要求的保证暂时地迈进一步，必须承认最终目标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有鉴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这一形势，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集团，即21国集团曾敦请核武器国家审查它们的政策并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经修改的立场。

对这一要求的回答是大家知道的。有一个核武器国家，即苏联，宣布它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从而加强了安全保证。它还建议通过一项核裁军计划，这项计划的执行无疑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并对消极保证问题有好处。

但是其他核武器国家重申了它们关于核威慑和使用核武器的立场，继续执行它们的冷战政策并妨碍委员会在其优先议程项目上的工作进展。

我们吃惊地注意到本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国建议我们应该别再提核威慑和可能使用核武器，但是，这正是本委员在讨论任何项目时陷于僵局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建议怎么能提得出呢？本委员会总是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与禁止使用核武器有联系的。

有人在最近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到了所谓的巴鲁克计划，声称该计划要把核能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再没有比这更不合事实的了；而且这是一种危险的论点，因为它歪曲事实并可能使我们不知不觉地犯错误。

我之所以要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这是那些反对核裁军的人们所持立场

的基础，他们正在阻挠通过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有效保证，他们正在妨碍建立防止核战争问题的工作小组，他们正在阻碍例如就核禁试问题进行具体谈判。

在1946年6月14日举行的第一次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伯纳德·巴鲁克先生建议设立一个国际原子能发展管理机构，其职能除了别的还应包括：

- “1. 在管理上控制或拥有一切潜在地危及世界安全的原子能活动。
2. 有权控制、检查和批准一切其他原子能活动”。

正如你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巴鲁克先生的建议（后来被称为巴鲁克计划）是人们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正巧对它所要保护的在世界安全带来了风险。

谁都会注意到，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的所有组成部分——实验室、资料、物资——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将掌握在美国这个曾经提出这一建议的国家手里。一切东西都恰恰掌握在那些曾经对广岛和长崎的核灾难负有责任的人们手里——掌握在曾经毫不犹豫地把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日本公民从地球表面消灭掉的人们手里。

但是在我们所听到的某些发言中所没有谈到的就是巴鲁克计划以后的情况。

在1946年6月19日举行的第二次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也就是在美国的建议提出未仅仅五天以后，苏联代表安德烈·格罗米柯提出了一份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的公约草案，并规定自该公约生效之时起的三个月以内销毁一切原子武器。

这是对巴鲁克计划的一项反建议，也是一项没有任何怀疑余地的建议。

在这里没有必要说明哪些国家反对这一建议，因为就是同样一些国家，使用同样的论点，今天正在反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反对禁止使用核武器、反对核禁试、反对给无核武器国家以安全保证。

如蒙允许，我只想指出，现在象30年前一样，这样一种在有关核裁军和不使用核武器问题上拒绝做任何事情的政策背后，就是核威慑和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种政策造成了最近几十年来在所有讨论裁军问题的机构中所进行的谈判的失败。

人们可能记得，早在1942年，即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之前七年和著名的巴鲁克计划提出之前四年的时候，温斯顿·邱吉尔爵士在著名的秘密备忘录——它的内容后来被麦克米伦在施特拉斯堡会议上所透露——中说过：

“我应该承认，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欧洲，集中在欧洲繁荣的复兴，集

中在产生现代国家和文明的这个大陆。如果俄国人的野蛮行为要消灭这个古老欧洲国家的文化和独立，这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

同样，美国将军格罗夫斯，他曾被指定为“曼哈顿计划”——这是原子弹计划的代号——的主任，他说过：

“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同时我想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我负责这项计划还不到两星期以后，我丝毫不怀疑俄国是敌人而该计划就是在这种想法下设计的”。

此外，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正式建立原子军事同盟的1943年魁北克协定包含了使用原子武器的全面战略，这清楚地揭示了核威慑和使用核武器政策的由来。

不能认为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的人不懂得这种政策带来的危险，因为正是这种政策挑起了军备竞赛，并对本谈判机构就优先议程项目进行的谈判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巴鲁克计划，但这是一个名付其实而重截了当的计划。我指的是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就我们的议程项目2、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核战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核军计划的实现开始谈判。为什么这些措施遭到拒绝呢？为什么提出反对意见呢？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试图阻挠裁军谈判委员会完成委托给它的任务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在我已提到的早些时候的事件中找到答案。

这种形势大大地加剧了全人类，其中包括无核武器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因为正是威慑和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妨碍着采取有效的安全保证。

这种政策也是最近几年我们在本委员会所碰到的所有表面矛盾的由来和原因：

当一致同意扩大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时，有人就作出生产新的化学武器系统的决定；当一致同意建立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时，就设置严重障碍阻挠制定应该制定的有效禁令并使在这里有代表的大多数国家所要求的、关于禁止范围的讨论进行不下去；当谈到将要进行核裁军时，就设置障碍阻挠建立核裁军工作小组。

一些公开宣布的危险决定也暴露出同样的矛盾。例如，当关于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正在本市举行时，怎么可能出现部署新的 M X 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呢？虽然民兵式导弹据说是易受攻击的，但是怎么能在现在作出计划把 M X 导弹放进那个据说是易受攻击的导弹仓库呢？

不论是在委员会内部和外部，这些明显的矛盾都可以从核威胁政策、从认为核战争可取的理论以及关于首先发动核进攻的决定中得到解释。

本委员会不能不同意到这种危险，也不能忽视它对裁军谈判的影响。

1979年，鉴于核武器所表明危险，同时由于它们得不到充分的安全保障，无核武器国家要求采取相当于真正保障的有效措施。随着自那时以来核军备竞赛的加速进行，和鉴于某些高级官员对我这次发言中提到的、从1940年代以来就存在的理论重申其重要性和合法性，现在比过去更有必要提出通过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要求，该文书应使无核武器国得到不使用核武器的真正保障。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一段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的《最后文件》中的一段话：

“会议宣布，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的安全保证就是核裁军和禁止使用核武器”。

正因为这个缘故，还因为我们认为不能为使用核武器的任何理论进行辩护，因为这种理论妨碍本委员会的工作，所以我们才这么详细地谈了这些问题。

主席：感谢古巴代表萨拉·比拉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日本代表大川美雄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大川美雄先生（日本）：主席先生，对我来说，能够向你表示我们的敬意并祝贺你担任本委员会9月份和直到明年会议开始时的主席，不只使我感到愉快，也确实使我感到荣幸。我还要向你的前任迈纳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他和肯尼亚代表团的成员们在8月份顺利和有效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在对迈纳大使的离开深表遗憾的同时，我愿意对他回到内罗毕以后的未来事业表示最好的祝愿。

请原谅，我现在要就我们的议程项目5，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作一次发言。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这一项目将在下周进行讨论，但是因为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今天下午要开会，我希望在今天下午会议以前谈谈这一问题。

日本是一个小国，比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还略微小些。在这块小小面积的陆地上，日本目前有24座核反应堆、六个核燃料加工设施和一个废燃料回收设施。因此，对我们国家来说，保障这些用于和平用途的核设施的保险和安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依靠某种国际协定禁止袭击这类设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肯定这是许多在其领土上拥有这类核设施的国家的共同看法。

就是在这一背景情况下，日本首相今年6月9日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指出：

“消除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种种忧虑是世界各国深为关切的一件大事。特别重要的是确保和保证用于和平用途的核设施的安全，日本希望为此目的所进行的国际努力将取得胜利。就我国而言，它愿意对这些努力作出积极贡献。”

也就是在同样的背景情况下，我国政府赞赏瑞典对可能的放射性武器条约所采取的主动精神。日本认识到达成这样一项条约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禁止袭击这种设施的重要性，所以我国代表团一直认真地注视着本委员会对这两个问题的审议情况。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先后两任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敬意，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辛勤奋斗了两年时间来调停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促进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工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一贯热情和巧妙地对所遇到的困难努力找出妥协的解决办法。韦格纳大使在这期夏季会议开始时给本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信件中，建议我们在传统形式的放射性武器条约和与之紧密联系的有关核设施主题事项单独条例之间，找出联系的途径。

正是由于我们一贯衷心希望看到制定某种国际协定来禁止袭击用于和平用途的核设施，同时又想响应韦格纳大使的呼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所以我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其中我们以未来核的放射性武器条约供选的议定书的方式提出了一份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的议定书草案。

工作文件就载于第CD/323号文件中，我相信尊敬的同事们已收到这个文件。文件中有一个印刷上的错误我愿意借此机会把它们指出来。第CD/323号文件第3页第9段称：“日本并不打算排除袭击核设施的可能性”，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段话应该为“日本并不打算排除在—项独立的和单独的条约中处理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的可能性”。我请求秘书处就此分发一份更正。

现在让我力求用几句话阐明我们为什么决定采取一种可供选的议定书的方式。对要求在放射性武器条约本身中包括—项禁止条文的提案存在着困难，我们看到了这种困难。我们承认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的，同时也承认，事实上它们有着旨在把由于放射性物质的传播引起污染所造成的破坏控制在最低限度的共同目的。但是，一个是寻求禁止—种武器，另一个是禁止—种行为——袭击核设施的行为。

因此，我们试图找出—种办法，即—面就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国际协定进行谈判，同时保持这项协定同放射性武器条约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在—个分开的文书中而不是在放射性武器条约本身中处理禁止袭击的问题，与此同时，在条约的范围内各缔约国可任选参加议定书，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

我们希望这一工作文件的提出将多少有助于我们摆脱目前的僵局，并将有助于加速放射性武器的谈判以便早日结束这些谈判。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建议将促使我们开始就如何处理我们对袭击用于和平用途的核设施的关切心情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附去我们的工作文件中的议定书草案提纲只是—个骨架，文件中没有提到的许多技术和法律问题最好能在具体谈判的过程中予以讨论。

主席：感谢日本代表大川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祝贺你担任我们会议的最后阶段的主席。看到我们伟大的南部邻邦墨西哥的杰出儿子来领导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我感到特别自豪。我们相信有了你的周密计划和坚强领导，委员会将顺利地结束它的业务并迅速通过关于我们夏季会议给第三十七届联大的报告。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全力合作并衷心祝愿委员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实有成效的进展。我国代表团也希望通过肯尼亚代表团对迈纳大使在委员会夏季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内能干地主持了工作表示钦佩和感谢。他对委员会事务的公正和明智的指导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期望这不仅使他的领导才能增光，而且也使他的国家增光。我们遗憾地得知他也将离开我们的行列回到内罗毕去接受新的任务。他的离去将使人深切怀念，因为他的爽朗的性格、温和的举止和有利的贡献使我们大家都受到鼓舞。我们祝他在新的工作中顺利并祝他未来幸福。

我今天的发言是关于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在我们前一次会议上发言的人数之众多表明，这是一个委员会所有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都很感兴趣的问题。

春季会议期间，在两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非正式会议的一次会议上，我曾在委员会谈了这一议程项目。自那时以来，大家的兴趣很大，不少代表团敦促建立工作小组来处理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在审议是否采取这个步骤之前应通过对这个议程项目的进一步讨论来明确其要点。我希望今天的发言将有利于促进这一目的。

作为一个主要空间大国，美国是把对外层空间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问题作为重要和严重的问题来看待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并指导了我们在国际论坛的行动。美国对继续保持使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用途和防止在那里进行具有侵略性质的活动是极其重视的。美国在去年秋季联合国大会上支持第36/97 C号决议时和大家一道同意在这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进一步谈判外层空间军备控制措施的问题”。

我们是前辈们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内所作努力的受益者，他们赋予我们不少涉及外空的协定。这些协定已经使外空禁止了最危险的武器类别——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对那里进行与武器密切有关的活动规定了其他重大限制。

1967年的外空条约是这些协定中最广泛最具有深远影响的条约。条约禁止在轨道上放置核武器或任何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禁止把这种武器设置在包括月球在内的任何天体，或把它们以任何其他方式放进外层空间。此外，这项条约还使月球和其他天体只能供和平用途之用，它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防御工事、试验任何种类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

此外，外空条约规定其缔约各国“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加强国际合作和了解”，将使它们在外层空间的各项活动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定，其中特别包括《联合国宪章》。这一是值得强调指出的。把《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应用到外层空间的重要意义在于承认外层空间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能够起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国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已经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即给卫星提供场所从事以下广泛范围的有益用途：传讯和航海、监测军备控制协定、对可能的核袭击及早提供警报从而起稳定作用。

按照我国代表团的看法，如果现在还不是外空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参加了这一协定，外层空间的军备控制制度就会得到加强。我要遗憾地指出的是，事实上，本委员会有11个成员国现在还不是这一重要条约的缔约国。

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爆炸。除了该条约对直接军备控制所提供的好处，即不在外层空间进行核爆炸之外，该条约还对继续发展外层空间的和平用途方面提供了其他重大用处。正如阿瑟·克拉瓦先生星期二指出的，如果外层空间发生核爆炸，就会使现在执行广泛任务的无数卫星面临严重的危险。

象外空条约一样，部分禁试条约拥有广泛的，虽然不是普遍的参加者。参加这个重要协定的有一百一十一个国家。若有更多国家参加这一重要协定那就有助于加强外层空间的种种军备制度安排。

我们的前身，即裁军委员会会议所谈判并于1977年所签署的《禁止为军事或其他敌对性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也适用于外层空间。这一公约现在已在大约30个国家生效，这与参加外空和部分禁试条约的国家数目相比，在数量上小得多。同样地，若有更多的国家参加一项有效地预先控制环境（包括外空）使其不用于敌对目的的协定那就会有助于加强外层空间的军备制度结构。

可以列举许多其他涉及外层空间制度及其和平用途并防止它被用于侵略目的的协定。我今天只想在这里谈到1972年的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双边条约。该条约在涉及禁止外层空间设置武器方面，提到缔约双方保证不发展、试验或部署外空基反弹道导弹系统或这些系统的组成部分。

若对我刚才描述的应用于外层空间环境的一套国际法文件作一公正的评价，那就应该这样说，各国可以感到一定程度的放心，过去可能预料过的最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尤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射入轨道或将其放入外层空间——已为那些参加外空条约的缔约国所抛弃。在仔细审议这一条约的各条款以及我们描述的其他协定之后，认为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普遍性看法，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现实的思考角度了。所以当我看到某些人似乎斥，——或者贬低——这些协定为“完全不够”时，确实感到有些诧异。

利用外层空间可对履行军备控制协定作出贡献，一般是提供一种使监测和核查得以进行的手段。对这种贡献进行一番审议也是有好处的。很清楚，那些部分或全部依赖国家核查手段的军备控制协定若采用别的办法很可能就没办法办。至少这些协定就会需要采取侵入性核查措施，而这些措施是任何国家都不希望轻率地采取的，特别在能找得到别的更好或更容易的办法时不愿意这样做。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某些国家反对所谓“侵入性”核查手段的情况下，人们利用外层空间进行核查和监测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已成了能达成有效的协定或根本不能达成协定之间的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5月19日出版的俄文《国际生活》最近的一篇关于监测军备限制的文章，该文指出侦察卫星“在观察和监测军备限制措施的办法中有了真正的突破”。

外层空间除了对具体的军备控制起作用之外，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用途的巨大潜力正以各式各样而且名目日益繁多的重要途径在为我们服务。我们都知道最近刚开完的1982年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以及在这一讲坛用实例显示并讨论的许多应用问题。所有这些恰恰说明把外层空间应用于民用用途已经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从使用气象卫星加强天气预报和对特大风暴的警报，到通讯卫星成功地在全球范围传播包括历史性题材和娱乐性活动的实况电视，很显然，外层空间在维持我们的国际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在使全世界

享受它的空间计划所提供的技术和好处方面领先了好几年，美国的这一计划是致力于使外空为和平服务并加强各国联系的。

我们都承认外层空间和这些卫星具有军事价值。不能否认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使用外空能够而且确实可以用于诸如及早发出警报、传信和导航这类重要的军事职能，这些职能可以通过加强军事力量的威慑意义和减少战略失误的可能性起加强国际稳定的作用。但是正如克拉克教授在他星期二的有说服力的发言中所指出的“只有极少数人工制品是不能同样地既可用于和平又可用于战争用途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意图”。

也可能否认另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不论出自什么目的，苏联多年来一直在积极进行作战用的反卫星武器系统的发展和试验工作。这个系统使每个国家的卫星面临着危险。鉴于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已决定，它没有任何选择的办法，只好继续执行一项它自己的、发展同样能力的计划。

美国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不受限制地竞相在外层空间发展和部署武器——就是我们常说的进行军备竞赛——是不会促进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这个比较大的目标的。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美国才同意在这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

我们仍然愿意研究可能的其他措施来补充现有的有关应用于外层空间环境的军备控制协定。今年7月4日，里根总统公布了一项外层空间用于民用、军事和军备控制的美国空间政策。这些政策已概述在一份文件里边，我国代表团乐于把该文件的付本提供给其他有关代表团。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援引这个文件涉及军备控制的有关段落：

“美国将继续研究空间军备控制方案。美国将考虑可核查和平等的军备控制措施以便禁止或用别的办法限制试验和发展特定的武器系统，只要这些措施符合美国的国际安全的话”。

在这一段中有两点我认为值得特别注意。首先，美国认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适用于特定种类武器系统的那些措施。显然，措词含糊的和只包含不精确的概念而其适用会引起争议的措施是没有用处的，而且我想它们也不会使这里的各国代表团感兴趣。其次，美国认为有待审议的军备控制措施应该是平等的和可以核查

的。这两点是对任何可能的军备控制协定都适用的有效标准。

还应该提出的是，就象我们在军备控制和裁军工作的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对其他外层空间的军备控制措施的审议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国际气氛对这些措施的合作前景具有重大的影响。就象一切军备控制措施一样，现实世界必然要影响我们的判断。

最后，我认为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憧憬着人类在空间的前途。我记得小时候对“布克·罗杰斯”和“弗拉什·戈登”的连载惊险小说感到惊恐，没有想到这些竟并非仅仅是异想天开而已。但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已目睹了人第一次初步跨出了我们这个星球。我们都还记得对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的深刻评论：“对个人来说，只迈了一小步；对人类来说，却迈了一大步”。我们的子孙，或者子孙的孩子将果断地冲破地球的束缚，大胆进入一个出乎我们想象的新时代，这绝不是不可思议的。但只有保持和平，人类才能进入这最后的边疆。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名单上最后一位是奥地利代表朔先生，现在请他发言。

朔先生（奥地利）：主席先生，虽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9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期间这么晚才发言，我国代表团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见你担任1982年会议最后阶段的主席感到高兴。阁下作为裁军领域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充当本委员会的领导，这肯定可以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也对你作为墨西哥的代表表示欢迎，奥地利同墨西哥虽然在地理上相隔遥远，但一贯保持了亲密的关系。

考虑到你的前任几天前提到的那些高度政治性和敏感的问题，人们就会懂得，对各有关方面来讲，都必需有忍耐性，以及机智、现实和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奥地利代表团希望在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时将不仅适当考虑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利益，也要适当考虑所有对裁军问题和军备控制特别关注的国家的利益，对奥地利来讲，它的担心的起因就是因为它处在我们世界最敏感的地区之一。

我国代表团也要向你的前任，肯尼亚的迈纳大使致敬，他能干地领导了本委员会8月份的工作，他的努力有助于克服许多代表团由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取得非常有限的成果而怀有的失望和沮丧情绪。

我国代表团非常仔细和认真地听取了关于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项目的发言。承蒙允许，我将提出下列意见供委员会审议，这是一个多年来对外层空间问题，尤其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特别感兴趣的政府的意见。

人类正面临外层空间逐渐被拖进一场军备竞赛的决非虚容的前景。

过去十年间已经发射了1700多颗军事卫星；东西双方的军事体制越来越依赖于卫星，尤其是依赖于战略目的卫星。由于它具有广泛和日益扩大的功能，这些卫星已变成重要的目标，从而强烈地刺激了发展反卫星能力的要求。在反弹道导弹技术领域进行了可能把武器引进外空的其他种种努力。

这些发展情况导致了人们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前景的严重担心，这种心情在上个月维也纳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期间表现的清清楚楚。会议主席，奥地利外交部长维利帕德。帕尔致请与与会者签订明确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一切种类武器的各种协定。

会议的最后报告表明，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是国际社会严重担心的大事，是不利于全人类的，因此是应该防止的。会议建议联合国的主管机构，特别是大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讨论旨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措施时，适当重视并高度优先考虑这种担心。

1979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已经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去年秋天，第三十六届联大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设法就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适当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大家一致认为现有的、确定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原则的国际文书不足以防止军备竞赛向外空发展。这些文书中最重要的文书即外层空间条约，其中某些不足和漏洞是由于技术方面的进步所造成的。其他的一些缺陷则是起军者故意制造的，因为少数拥有一定的空间技术能力以及必要的财力的国家中，有些希望保持它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另外，还有一些缺陷是由于人们认识到由少数国家越来越多地使用外层空间，特别是用于军事用途，将不适当地限制其他国家的和平利用。

作为加强外层空间军备控制制度的起是，人们应该详细地审查外空条约有关条款的范围和真正合意。只要对作为整个外空制度根基的造福于人类的和平利用原则仍存在根本不同的解释，我们就会永远面临悄悄军事化的危险。事实上，就我们所

知，有些人解释和平利用仅仅是排除具有侵略性质的活动或装置，而另外一些人则解释为应排除一切军事活动。

尽管用语含糊不清在过去可能起过好作用，但今后人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了。考虑到有人正在进行努力以求在外空试验进攻性装置并最终使用这种装置，因此所用语一定要清楚明了，必要的新的禁止条款一定要清楚明确。

在同意澄清现有条款的基础上，可以肯定对使用外层空间将提出新的禁止条款是不可避免的。把外空条约中第四条第2款的规定扩大到外空本身或明确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进攻性装置，即使仅仅作试验用途的，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办法。

一种强有力的外空制度会使那些目前真正拥有使用外空能力的国家受到限制，但经过仔细审议之后，即使这些少数国家最后也会认为这是一种有利之举。因为如果它们今天不同意接受这种限制，那么到了明天，它们就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即，由于运进空间的各种装置愈来愈精，而且有可能会丧失空基通讯和其他各种能力，因此它们的开支会大大增加，特别是会引起因设备遭到破坏而使局势不稳定的危险，因为这些设备是它们威慑体系的基础。为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军备管制定中不乏例子可说明早些时候的一些失算情况，即是为了一点暂时的好处，当技术上和政治上可行的时候，拒绝接受限制，结果这种听其自然不受限制的军备发展在不多几年功夫后就产生了没完没了的问题。

最后，除非有关国家能在一个有效的执行和检查机构问题上协商一致，任何新的实质性条款都限制不了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任何新的条约义务，其信用都将取决于它们的可靠性，取决于它们能在有关国家之间建立信任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愿意指出，我们确信从空间和在空中进行的核查是迟早要国际化的。目前只有两个国家拥有各式各样的空间力量。这种情况在眼下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会使国家核查手段成为最靠不住的供应办法。去年联合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说明，建立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拟定新的外层空间军备管制协定时应该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至于如何加强外层空间的制度问题，我国曾对美苏关于反卫星系统的会谈（这一会谈大致进行到1979年维也纳最高级会议为止）寄予相当大的希望。我们认为恢复这些会谈是有一定好处的。

与此同时，本委员会为了响应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上届联大和第二届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的有关决议，应加强承担起它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上所负的责任，并建立关于这一问题的工作小组。我们欢迎任何加速准备过程的行动，以导致正式谈判的“起飞”。

主席：谢谢奥地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正如我几分钟以前所说的，奥地利代表是名单上最后一个发言者。有没有别的代表要发言？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但是鉴于时间已晚，我希望他讲得非常简短。否则的话，我宁可他等到下一次会议再发言。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荷兰）：主席先生，请你和同事们原谅我这么晚还发言，当然，我的发言是很短的。

你担任9月份主席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你为裁军事业作出了众所周知的建树，你使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将令人满意地结束它的这期会议。我国代表团团长以后还要更恰当和充分地对你担任主席职务表示我们的祝贺。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希望把下列简短发言记录在案。

我们诚心诚意地相信，应该不遗余力地防止无限制地竞相在外层空间发展和部署武器。我们十分重视在这方面委托给委员会的重大任务，这一点1982年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的最后文件已予重申。我们的关切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三十六届联大期间，荷兰与一些具有同样想法的国家主动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它后来成为被压倒多数通过的第36/970号决议案。我们后来又高兴地看到，根据这一决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之初就决定在它的议程上列入一个新的项目，即项目7，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1982年4月8日荷兰代表团团长有机会详细地阐明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目前全体会议所进行的讨论。我们认为，就议程项目7发言的各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充分说明，实际上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制定有意义的措施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因此我感到鼓舞，而要重申我国代表团1982年8月12日在本委员会发表的观点，即第36/970号决议的案文为有待建立的议程项目7的特设工作小组拟定合适的职权范围提供了恰当的措施。我们坚决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方针，即它应保证议程项目7将在1983年得到适当的处理。

主席：感谢荷兰代表的简洁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上午会议的发言已经结束。

你们谅都已收到秘书处拟定的下一周的工作时间表。和往常一样，这只是指示性的，以后如有必要可以进行修改。经与秘书处商量并牢记下星期二，9月7日会议上登记发言的人数，如果没有代表团反对，我想改动一下那个暂定的时间表所确定的时间，即把星期二的会议开始时间从10时30分改为10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你们都同意这么办。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想请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进行合作。假如我们今天这个会按原定的时间准时开始，即10时开始，那末现在本应当是1时，那些约定吃午饭的人本可如约前去了。因此我的想法是，会议即使不能正点开始，但也不要拖得超过10分钟，所以当我们说10时，这就是说主席将在10时10分宣布开会，如果我们说10时30分，那我就在10时40分宣布开会。我肯定你们会理解这样做的原因并在这个问题上与主席合作。

应秘书处的要求，我还要指出，9月9日星期四和9月10日星期五是联合国的假日，万国宫将停止办公。至于这期会议的闭幕日期，就像我开始时说过的，暂时以9月16日作为结束工作的日期，但是确切的闭幕日期当然应由委员会而不是由我本人来决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一全体会议将于9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1时3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八十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9月17日星期二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博伊德小姐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丁党兰

吴丹吞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林成先生

吉 巴:

索拉·比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库蒂雪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萨胡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希达亚特先生

伊朗: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肯尼亚:

南言拉先生
基博伊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雪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加先生
阿德波朱先生
乌克言小姐

巴基斯坦:

秘鲁:

坎诺克先生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奥尔松小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先生
斯洛特先生
米尔顿先生

委内瑞拉: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贾帕尔先生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三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 185 次全体会议开始。今天第一个发言的是尊敬的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先生。现在我请他发言。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今天本委员会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5，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根据在 4 月份的第 171 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委员会还将于今、明两天举行两次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非正式会议的目的是要审议就该议程项目第一部分提出的各种提案和建议。我希望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都将有助于就这一重要和适时的问题达成更好的谅解，并将为早应采取的具体行动铺平道路。

自从 1975 年联合国大会，以及第二年裁军委员会会议开始审议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的新系统这一问题以来，匈牙利代表团就一直极为注意这一问题。我们首先于 1978 年就次声武器提出一份工作文件（CCD/575），尔后又在本届第一期会议期间提出第 CD/261 号工作文件，这些也是我们注意这一问题的体现。正是我国代表团于去年并于今年再次倡议就这一极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召开非正式会议。

正如我在 3 月 18 日所指出的：“世界舆论日益意识到正在进行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和科学领域中进展的加速步伐不仅对解决人类的基本问题可能有益，而且，如果用之不当，也会引起在质量上的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的严重危险。这种日益高涨的觉醒乃是激发我国代表团坚定地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

大约近十年以来，各种论述军事技术的杂志和出版物一直在刊载各种有关大规模毁灭新方法的报导，这些方法可被用来制造某些迄今尚未听说过的武器。科学家们发表的一些声明，证实了上述报导，他们表示对某些军事发展计划感到焦虑。

请允许我仅泛泛地谈谈目前正在审议的各类武器的某些带普遍性的特点。新型的非核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其具有很高的差别对待的能力。譬如：这类武器能够打乱人体的某些功能，伤害某个种族的人，或使某种作物或动物发生变化（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农作物的产量，造成粮食的严重短缺，甚至饥荒）。就其影响或作用方式来说，这种武器是可以严格控制的。譬如，这种武器可影响人的心理条件或生育能力。由于这种武器具有很高的差别对待能力，使用这种武器就可以

长期不被发觉。这可改变战斗行动的性质，并可为某种不被发觉的战争提供种种机会。

虽然某些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只是在原则上存在，但是有一些则已被设计出来，人们再也不能否认出现这种武器的真正危险。最近，关于生产和部署核中子武器的臭名昭著的决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度的恐慌。虽然一些代表团会申辩说，这只不过是另一种核武器，但是在科学、军事和其他出版中刊载的大量的科学证据——而且在本委员会中也是众人皆知——证明，毫无疑问这种武器不仅是核武器的最新品种，而且就其技术以及政治和军事含义来说也是一种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因为这种武器引进了一种“使用方便”的核武器而加大了一场全面核战争的危险性。正因为如此，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才提议禁止核中子武器，并早在1979年就为此目的提交了一份公约草案。

长期以来，人们已作出种种裁军努力来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1948年，常规武器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特别指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定义中应包括原子爆炸武器、放射性材料武器、致死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今后研制出来的同原子弹或上述其他武器具有同样破坏作用特点的任何武器”。

二十年后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次提到这一问题。根据马耳他的倡议，在1969年通过了两项有关可能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决议：第2602 C号和D号决议（XXIV）分别要求裁军委员会会议审议放射性战争和激光技术的某些含义。然而，该委员会认为那种可能性不是迫在眉睫要予考虑的事。

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以及这些新成就的军事用途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性促使苏联于1975年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期间提议缔结一项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种武器的新系统的国际协定。苏联代表团还提交了一份国际协定草案。在第3479号决议（XXX）中，大会要求裁军委员会会议处理这一问题。

从那时以来，大会一直在处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自从1976年以来，该委员会也一直在审议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协助就这一问题拟定一项条约。1976年，苏联

代表团提交了第 CCD/514 号文件，题为“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的新系统的定义”。为了答复各西方代表团所阐述的各种意见，苏联于 1977 年提出一份经修改的条约草案 (CCD/514/Rev. 1)。经修改的草案指出，可就禁止特定的武器缔结各种具体的协定，这些协定同一项总协定可以并行不悖。草案还指出，可把一份有待禁止的武器的类型和系统的清单列为协定的附件，而且如果再出现新的发展领域的话，将对这份清单加以补充。

1978 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对这一问题予以显著的注意。在《最后文件》中，有三个段落涉及这一问题。譬如，第 77 段指出：

“为了帮助防止军备的质量竞赛，使科学和技术成就最后能专门用于和平用途，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就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应当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而作出适当的努力，对于可被确定的特种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缔结具体的协定。这个问题，应经常予以审议”。

在 1976 年和 1982 年进行的意见交流表明，在用有效的方法防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方面存在有不同的意见。然而，我国代表团继续坚信，综合方法是达到我们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这意味着要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综合协定，协定中附有有待禁止的特定类型武器的清单。这一安排可规定就特定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缔结单独的协定。

大会在去年通过的第 36/89 号决议中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加紧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可能的协定”。大会根据这项决议已基本途径更见广阔，并且增加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各种机会和我们肩负的责任。

该决议的第 3 段要求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和其他理事大国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放弃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此作为缔结综合协定的第一步。这种声明后将由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予以核可。

正如我已指出的，第36/89号决议扩大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同时也使本委员会有可能在两个方面再次作出努力。匈牙利代表团在今年春季提交的第CD/261号工作文件中也提出了在这两个方面采取具体行动的建议。我希望并期望本委员会将给予这些提案以应有的注意。

已予以详尽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本委员会的领导下设立一个合格的政府专家特设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认为，赋予该小组的任务应是拟定一项综合协定的草案，并就特定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草拟可能的协定。我也许可以说，在讨论中这一想法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只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反对，才使委员会未能设立这一特设小组。

第二个问题涉及联合国大会决议的第3段。正如我已指出的，该段落要求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军事大国发表声明，宣布放弃研制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种嗣后将由安全理事会核可的内容相同的声明将成为缔结一项综合协定的第一步。

这种方法早在1977年就已提出来了，当时联合国代表团在对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提案作出反应时说道：

“……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是国际社会坚决谴责发展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同时要求本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议……”

国际社会已多次坚决谴责发展和制造这种武器。现在该轮到那些有能力发展和制造这种武器的国家来发表庄严声明，保证永远不研制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正如第36/89号决议第3段中规定的，这种声明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具有重大的价值。既然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以及实际上所有的军事大国的代表都在这一谈判桌边就座，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不仅有可能而且有责任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

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匈牙利代表团迫切期望能听到有关代表团就其立场发表的声明。除了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上作政治性发言之外，各国代表团在专家们的协助下在非正式会议上也应认真审议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制定上文提及的有关声明草案。

主席先生，承蒙允许，我将谈谈本议程项目的第二部分：禁止放射性武器。本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已陷入僵局，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在夏季会议期间也基本上没有开展活动。造成这种僵持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在禁止放射性武器和禁止攻击核设施之间何者居先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

在工作小组中，某些代表团再三鼓吹禁止攻击核设施应属优先，同时又不合理地贬低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作用和必要性。譬如，3月16日，瑞典代表团在载于第CD/RW/WP.19号文件的备忘录中说：

“瑞典有资格的权威人士进行的研究表明，〔苏、美联合提案的〕起事人确定的特定放射性武器的发展是一种很遥远的可能性。它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实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就此而言，甚至也不会成为战场上的有效武器。”

然而，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不能同意这种评估，我们认为这种武器的潜在危险性和致命性并不少于任何其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人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即核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很多国家通过和实施自己的核能计划必然导致世界上利用各种辐射材料技术的普遍发展和扩散。这实质上将为研制这种或那种放射性武器系统奠定物质基础。此外，如果不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发展，那么各国就不会安心，因难保不会有某个国家将进行发展这种武器的研究工作。

在这方面，我愿提请委员会注意今年1月16日在德文《世界报》上发表的采访美国核物理学家科恩和法国军事理论家热纳斯特的谈话记录。暂且不谈这一访问记的军事、战略和政治方面，我仅愿指出的是，访问记的主题——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放射性武器是否可行以及这种武器的有效程度作出了答复。

在访问记中，科恩提倡发展一种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和具有很大致死性的伽马射线武器，他称这种武器为无署的“微不足道的炸弹”。据科恩说，就其定时、行动范围和使用强度而言，这种武器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他认为，100公斤的钍-235就足以给长几千公里、宽一千公里的区域造成“地毯式”的破坏，这种破坏活动只需几天就可完成。

伽马射线由于能量很高，它会给人类和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带来很大的危险。在科技领域中人们已在广泛应用各种放射性天然来源和人工核反应中的伽马射线。在医学、冶金和其他很多领域中也使用伽马射线。因此，伽马射线，其中包括高强度的伽马射线的实际应用是人们不能否认的一种现实。这样，在今天就存在有实际设计高效能的致死性伽马射线武器的物质基础，显然这种武器属于放射性武器一类。

为了防止我已提及的那种可能的发展，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加紧努力，以便完成就拟定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所进行的谈判。如果在不远的将来国际社会将面临这种或那种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武器的出现，那么人们肯定会责备我们这些未能在适当的时候阻止这种可能性的人。

根据联合条约草案的起草人规定的放射性武器定义，不算核爆炸装置，它包括任何如下的专门设计的装置，这种装置是使用放射性物质并通过这类物质的衰变产生出来的辐射造成破坏、损害或伤亡。这一方案禁止以使用任何放射性物质为基础的任何放射性武器系统，不论其特点是什么，也不论其释放出阿尔法射线、贝他射线或伽马射线，或者是中性高能粒子的辐射。这样，在条约草案所建议的定义中也包括了伽马射线武器。

最后，我愿强调指出下述问题，即：既然特殊类型放射性武器的出现——如上述提及的伽马射线武器——确实不是一种很遥远的可能性的问题，那么匈牙利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和在谈判桌边就座的每一个成员国必须在1983年再次作出强有力的努力，以便拟定和圆满结束禁止任何类型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草拟工作。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今天在我开始发言谈及实质性问题的之前，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深信，在今年本届会议的最后几周内，本委员会是在极为有效的主席领导下工作的。你作为一位裁军谈判者的感人经历以及——请允许我补充说——我们在不同的谈判论坛和国际机构中同你合作的个人经历都将充分有余地保证你将为我们提供可靠的领导。

我还愿感谢卸任的主席、尊敬的肯尼亚大使加桑雪·迈纳先生，并三次迎秘书的新大使彼得·坎诺瓦先生同我们一起工作。我早已会面过坎诺瓦先生，我希望同他保持极好的关系。我们遗憾地获悉，由于各代表团团长的轮换，尊敬的联合

三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也将离开我们。他总是用智慧和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该国代表团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们大家都十分尊重他。我们祝他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在某种程度上说，在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项目中有两个项目是占有特殊地位的。议程项目 7，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项目 5，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的新系统，其所以不同于其他的项目，主要是因为在这两个项目范围内我们是要设法防止某些发展，如果我们不制止这些发展，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发展就会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从程序的观点来说，这两个项目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仅仅在全体会议上讨论了这两个项目，但迄今为止尚未设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或专家小组。

把外层空间正在变成军备竞赛另一领域的危险最终引起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注意，这是值得欢迎的。在春季会议和上周的会议期间，我们听取了很多人感兴趣的发言。这些发言对在某种程度上与控制外层空间军事存在有关的现有国际文件做了评价，并寻求今后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步骤。

我们几乎毋须在这一论坛上，追忆所有有关的条约和详细论述条约中的各项条款。然而，我愿强调指出的是，尽管人们作出了某些努力对已采取的措施作出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已缔结的各种条约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文书，它们为进一步努力实现外层空间的完全非军事化奠定了基础。这一点首先是适用于 1967 年的《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的活动的原则条约》以及 1979 年的《关于各国在月球以及太阳系内除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这两项“基本”空间条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中的条款以及其他某些国际文件中的条款都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核武器和其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虽然我们高度赞赏到目前为止已采取的各种措施，但是我们也同意有些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必要的和合乎逻辑的做法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排除在外空中部署迄今尚未提到的其他类型武器的可能性。

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在积极参加和平探索外层空间的活动，它参加了著名的国际合作项目“国际人造卫星”的活动，这种活动曾使我国的一位公民进入了外层空间。因此我们越发具有充分的理由特别注意一切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确保外层空间只用于和平用途的措施。

联合国大会在上届会议上通过的两项有关决议中规定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两种方法。我不愿把这两种方法称之为两种不同的方法。第36/97C号决议的某些支持者力求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他们提出的方法是唯一可能的方法，他们竭力证明载于第36/99号决议中的有关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类型武器条约草案的提案是不恰当的。

正如我已指出的，我们并不认为这两种方法是相互排斥的。然而，人们无须成为这一领域中的专家就可以看出第36/99号决议中提出的方案是较为全面的。此外，该方案不仅涉及当前的危险，而且还充分考虑到了今后在武器方面的可能的发展。在这方面，关于所谓的“制导能武器”，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使我们感到相当迷惑不解的是，某些代表团设法对发展和实际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我们认为，在这类武器的发展工作中始终会存在的纯技术性问题当然不应阻碍我们认真对待研制这种武器并且最终将它们用于空间的相当现实的可能性。

我们感兴趣地听取了各种把反卫星武器问题说成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基本问题的发言。我们同意有关这一问题的很多观点和结论。然而，我们对这种态度中存在的我们无法赞同的两种倾向感到关切。

首先，有人含蓄地或明确地建议说，反卫星武器是现在可以明确确定的并可能在外层空间中使用的唯一的武器，因此我们应该仅限于处理这种武器。我们丝毫没有低估反卫星活动产生的破坏稳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因这一特定问题而忘记了在任何国家领土上空几十公里飞行的物体上部署的武器所产生的直接得多的危险？

第二，我们还不能同意某些有关反卫星武器的组成部分和活动的定义。我们不同意下述论点，即可以明确区分外层空间的和平活动和军事活动。如果有人想便缔结任何反卫星武器协定不能现实的活，那么最合适的方法莫过于为范围下这样一个定义，它最好将包括所有的空间活动——不论是和平的还是军事的，并且还要设法寻求解决只能从陆地上而不能从空间加以解决的问题。

尊敬的美国代表在上周的发言中提请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迄今为止人们尚未普遍加入很多有关外层空间的宝贵条约。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即人们普遍加入这些条约毫无疑问将会是有益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现有的各种条约，不

论人们是否普遍加入，都未能完全堵住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通道。我认为，美国代表团也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因为，这些条约中的条款虽然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它们未能制止美国在空间的军事活动。只要随便从今年6月出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中选出三篇文章的标题就足以证实我刚才所说的话。它们是：6月7日，“温伯格寻求反卫星系统”；6月25日，“宇航飞机的军事用途正在扩大”；以及6月23日，“美国空军将扩大在空间的军事活动”。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另一更为严重的方面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将导致军费开支的前所未有的增长。当然这一开支主要影响那些在空间进行活动的国家，但是它也必然要给其他国家造成负担。据大卫·安德尔曼说，部署对付巡航导弹的一种简单的陆基防御系统将花费10亿美元。但是如果部署具有反卫星能力的原型外空基系统则需20至30亿美元，而部署一种完全外空基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那么价格就会上升到100亿美元。

任何代表团都没有自称它们有确保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具有最先进技术的国家所一致同意的办法。我们认为，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最好方法将是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这一小组中，各国代表团都可以得益于专家们作出的积极贡献。我们完全赞成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第CD/272号文件中提出的这一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草案。我们不能再进一步忽视裁军谈判委员会在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危险方面所肩负的责任，最近在1982年联合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上又明确重申了这一责任。

我在谈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时所说的很多话也适用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我国代表团已几次谈及我们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因此我现在不再详细论述。现在我谨愿再次阐明经过我们再三考虑的观点，即在这方面应把重点放在防止根据新的科学成就研制新武器方面。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反对就某种类型的武器订立具体的协定。然而，一项综合协定将是在这方面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着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的新系统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我仅举一个例子。譬如，最近在军事期刊和杂志上发表的大量

研究报告和文章表明，人们在电子战领域中正取得越来越多的发展。据一些防务分析报告说，在美国，用于起破坏作用的电子学正在成为一门全新的业务，并且为了满足这一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军事需要，已经开创了一种新型工业。

我国代表团深为关切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在处理这一项目的工作中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由于时间的流失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的最不利的因素；我们认为仅仅在全体会议的非正式会议上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完全适应问题的紧迫性。因此我们最坚决地支持匈牙利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专家小组以便处理防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提案。迄今为止通过专家参加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审议工作而获得的经验可使我们确信，这样做是最恰当和最希望的方法。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愿评论一下我们就核裁军所进行的辩论，令人遗憾的是它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我愿赞扬古巴代表团在辩论中的发言，因为它对核裁军问题作了非常有益的历史性的分析。所有的代表团都应认真阅读这一发言。它们将会发现里根总统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到的以及美国代表团最近在这里也提到的所谓“巴鲁克”计划的真象，并获悉这一计划根本不像美国代表团最近在这里所说的那样，是朝着核裁军迈出的一步。我愿表示，我希望在下届会议上本委员会在处理核裁军问题时将比本届会议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

主席：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伊沃达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韦格纳大使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欢迎你担任主席。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982年会议的最后阶段，本委员会可以得益于你的智慧、丰富经验和远见。我们的前任主席迈纳大使已经卸任，但是我愿向他在肯尼亚代表团中的能干的同事们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他以公正和慎重的态度领导了我们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中的一位专家将在今天下午的非正式会议上谈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这也是我们会议议程上的正式项目。他将作一次综合性的发言，因此，我似乎就毋须在这里谈及同一问题了。但是，我愿谈谈我国代表团尤为感兴趣的三个问题：第一，是化学武器，我愿就这一问题介绍一份新的工作文件；第二，是外

层空间，因为上周就这一问题发言的人特别多，因此我未能发言；第三是放射性武器，我作为工作小组的即将离任的主席愿简单谈谈谈判过程。

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在本届夏季会议期间大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集中努力寻求达成一项协议，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规定销毁现有的储存和生产及充填设施。早在1954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在一项国际条约中宣布放弃化学武器的生产，从那时以来，我们一直在最坚决地支持旨在迅速缔结一项彻底和可核查地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一切努力，我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

化学武器同其他大多数武器截然不同，这是因为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和通常的国际法都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因此，化学武器在任何国家的军事考虑中不应占据任何地位，而且如果所有的国家对这一目标持同样观点的话，化学武器根本就不应存在。所有国家应禁止这些早在50多年前就已被禁止的武器，并为此目的缔结一项国际公约，这样做的时间现在已到了。

禁止化学武器将会加强各缔约国的安全，但是只有在所有缔约国都坚信约定的条款将得以充分遵守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样，核查问题则具有关键性重要意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绝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知的，光有国家手段还是不够的。必须根据各种国际合作，非歧视性的和有效的方法，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将由合格专家组成的一个常设多边机构主持的国际现场视察是这种国际合作核查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政府认为禁止化学武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即将结束之时，我认为我必须强调指出某些基本观点，尽管人们已普遍赞同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且委员会中的其他代表团也经常谈到这些观点。

具体说来，我国政府已极其认真地研究了苏联最近提出的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我国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在一些方面基本条款未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是苏联的提案在原则上认识到了系统的现场视察的必要性，因此提案还是意味着进展的。

正如各国代表团会记得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春季会议期间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CD/265），概括了我们对一种现实和有效的核查制度的看法。

考虑到其他代表团提出的一些意见以及为了说得更精确一些，今天我有幸介绍一份新的工作文件，该文件详尽论述了载于第CD/265号文件中的各种观点。这件编号为CD/326的新文件的主要目的是为化学武器公约中那些与核查问题直接相关的国家提出可能的方案。这就是说文件为“核查”和“协商委员会”两重的措词提出建议，这样就清楚地规定出各国在核查领域中必须承担的义务。

我们建议了一种有效、实际和可靠的核查制度，同时实施这种核查制度只需有限的人员和经费。在这方面我们的主要考虑如下：

一项化学武器核查制度将力求在尽可能高的程度上确保所有的缔约国都在履行公约的义务而又不需要建立一个过大的监督机构。

我们通过介绍两种不同的检查方法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它可使任何可能违反公约的人处于极容易被发觉的风险之下。这两种检查方法是：

- (a) 一种是在有人提出指控说条约中的义务未被遵守、被忽视或受到阻挠的情况下进行调查。这种“根据特定理由的检查”应对被指责违反公约的国家具有约束力。如果完全听任涉嫌的国家以检查只能是自愿的为理由来同意或拒绝接受特定检查的话，那么就确实无法对遵守公约义务建立信心。如果绝大多数缔约国认为所述的要求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这种情况可作为例外。
- (b) 第二，我们对遵守公约的下列主要义务提出了定期检查：即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的储存，拆除和销毁化学武器的生产和充填装置，遵守条约中规定和许可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生产的最大限度数量以及遵守不生产化学武器的义务。为了使核查制度实际可行，我们认为只需对可能生产剧毒化学物剂的化学工业部分，特别是有机磷化合物的生产，进行不生产定期检查。同时对这部分化学工业进行定期检查可切实和有效地解决对不生产二元武器关键

前提的情况进行核查的问题。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国都不能被排除生产这类物质的可能性。

无须作为持续活动对所有有关的工厂进行现场视察。如果国际协商委员会每年决定有待视察的工厂配额，并通过抽签的方法选出每一设施，那么人们就会建立足够程度的信心。

我呼吁所有的代表团共同努力，设法解决在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存在的某些尚未解决问题。正因为化学武器的使用早已被禁止，所以应该有可能彻底、全面地禁止这些武器，并尽早实现这一目标。看来要求保留化学武器的主要理由是因为担心其他国家可能拥有并使用这类武器。现在有可能停止这种恶性循环了。

在我结束谈及化学武器领域之前，我愿简单评论一下9月2日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就这一问题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苏联代表团已对我们同荷兰在第CD/308号文件中共同提出的问题作了某些进一步的澄清，我们期望苏联代表团对我们提出的其他质询作出答复。为了给所要求的正式答复做好准备工作，我国代表团欢迎并愿意在什么时候参加苏联大使所建议的双边或三边的非正式的意见交流。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发言中提到美国早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上储存的化学武器。这些储存并不属于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之际，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公布和销毁这些化学武器。这些义务的实施将服从条约中关于核查的条款，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将服从协商委员会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的所有系统的现场视察。虽然将在德国的领土上进行核查，但是我国政府愿为了加强国际信任而同意这些措施。不言而喻的是，这些公布和核查程序也必须同样适用于苏联在东欧各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的大量化学武器的储存。

上周我国代表团认真听取了有关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危险的正式意见交换。在本届春季会议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大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大家现在都认识到——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大会最后文件中的紧急建议曾指出——本委员会是能够认识到和分析外层空间的种种危险发展并且为其寻求解决办法的唯一的国际论坛。认识到了责任和义务就意味着会寻求第三

谈判委员会可完成这些任务的方式方法。正如人们在委员会中经常指出的，空间技术是两用的：侦察、遥感、航海和气象卫星当然都可以用于军事用途。但是在“军事用途”这一标题中也可包括符合《联合国宪章》各项条款的军事活动。此外，卫星可协助完成核查军备管制协定的这一极重要的任务。因此，卫星可在加强遵守国际条约的信心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然而，具有破坏力的卫星，也就是苏联已经发展并已进行过几次试验的那些反卫星系统可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令人遗憾的是，这已成为一种危险的发展的开端。我们大家都知道，空间技术远没有发展到顶。象高能激光武器和粒子武器这样的放射性武器进一步为利用外层空间提供了技术可能性，尽管在目前这十年结束之前不能期望把这种武器用于军事用途。

迄今为止，为结束外层空间的军事化，世界各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在禁止条约、外层空间条约、月球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中都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多年来作出种种努力，力求不在外层空间、月球和其他天体上部署武器或设置军事基地。这四项目约，特别是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都未能满足人们当初的期望，即有关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的法律条款可以进一步推动在实现军备管制方面采取更广泛的步骤。在把月球和其他天体完全用于和平用途的国际法的现有禁止和要求中存在漏洞，人们可对其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

譬如，在外层空间条约的执行部分中，只允许将月球和其他天体用于“和平用途”。在这项条约的谈判中，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这个词？

在当时的谈判过程中，我国政府所持的坚定态度是，不得把“和平用途”一词看成是等同于“非军事用途”。不能用笼统地禁止防御性措施——即使是在外空中使用这种措施——来限制《联合国宪章》中的自卫和集体防务的权利。

另一方面，我们支持将导致均衡削减或限制在外层空间的攻击性军事装置和活动的每一行动以及可因此而加强国际安全的每一行动。在外层空间军备管制方面缺乏实质性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况是与在核查有关义务的遵守方面缺乏适当的程序相应的。在任何一项现有的条约中，人们都未能就有效的监督和视察制度达成一致意见。在未来那些旨在把外层空间完全用于和平用途的协定中必须载有严格的

核查条款。正如我国代表团在过去已指出的，苏联提出的条约草案中缺乏核查安排，这是苏联方案中最主要的缺陷之一。我希望并期望苏联代表团将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讨论机会，具体阐述它的想法，即如何在未来条约中就核查问题作出规定，这样就可排除在违反条约的情况下使用空间技术。

我想我已清楚地表明，过去的各项条约对于确保大家可接受的外层空间军备管制来说，还是不够充实的。苏联于1981年8月10日提出的条约草案并没有使我们在这方面前进一步。

我国代表团认为，尽管我们必须更加快速度，但是了解空间技术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必须优先于正式的条约谈判。里根总统在7月初宣布的美国空间计划不仅提出了在利用外层空间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前景，并且还强调指出了美国愿意考虑可核查和平等的外层空间军备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将禁止或以其他方式限制特定武器系统的试验和部署。特别是主要空间大国应参加的有助于了解情况的意见交流可促使人们赞成进行初步的谈判，这种谈判将只针对下述系统，即其本身的破坏力使它们可以攻击和摧毁侦察、航海、通讯联络、气象预报和核查裁军协定所需的卫星。联合国大会在第36/970号决议中已提出了这种方案。

我认为下述三个步骤将会决定我们今后的行动方向：

就空间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的意见交换；

识别具有最大威胁性的系统；

在适当的时候设立一个职权范围明确的工作小组，作为第一步，讨论那些最具有威胁性和破坏稳定作用的系统。

最后我要谈谈放射性武器。几天之前我国代表团在工作小组中宣布我们马上就要提出一份工作文件，该文件涉及要在放射性武器条约中有列入禁止军事攻击核设施条文所引起的各种问题。正如我在当时所指出的，这份工作文件旨在扼要说明和进一步发挥我国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期间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所作出的技术贡献。工作文件还涉及这一问题，即如何最好地改进国际法中规定的对这类设施的现有保护措施，并就这种得到充实的规定与“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议。工作文件就提及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相当全面的看法，文件起草者

的意图是，当谈判者在明年春季恢复谈判时，该文件将会给他们大量的帮助。我能在委员会上简单介绍这份文件，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愿提出一个请求，即除了把这份文件作为工作小组文件外，还应把它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

作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即将卸任的主席，现在我在发言时同我的同事们一样，对该小组今后谈判的进程怀有谨慎的乐观心情。在本届会议期间，工作小组的正式工作时间非常有限。然而，正如大家所知的，我曾力求利用过去几周的时间邀请各国代表团考虑到目前为止一直阻碍谈判取得迅速进展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关于有待规定的两类主要问题之间的关系。9月2日，我就载于第CD/RW/W3.38号文件中的协商结果，向工作小组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我就不准备在这里重复报告的内容了。我高兴地注意到，尔后进行的讨论证实了我的看法，即某些声称对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的代表团表现出了某些新的灵活态度。这使我确信，不久即可根据“分开”和“联系”的双重概念寻求出放射性武器谈判中主要问题的解决办法。这还促使我把一份经过修改的——我希望能改进了的——关于所谓“传统性”化学武器问题的全面条约草案的案文作为工作小组的正式工作文件予以分发，在此之前一些代表团已向我保证它们愿考虑把这份文件作为1983年进一步谈判的基础。我继续认为放射性武器公约不宜搁置时间过长。谈判和缔结一项国际法律文书或多项文书不能无限期地拖延。所有的代表团都应不断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即如果委员会不能在这一领域中作出全面规定，那么就会大大损害这一机构的信誉和效力。但是我认为，有种种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人们已日益认识到这一点。我祝即将接替我担任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的人一切顺利。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尼日利亚代表依朱厄尔大使发言。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愿怀着诚挚的心情说，我的确十分高兴地看到你在现在这一时刻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将近20年来，我一直有幸认识你或读到有关你的文章，在这段时期的任何时候，我都没有理由对你全部地、几乎是虔诚地致力于和平与裁军的事业产生丝毫怀疑。

主席先生，除了我们个人间的关系以及我对你的了解之外，我们两国在争取平等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中是亲密的伙伴。

同样，我还愿意感谢你的前任肯尼亚的迈纳大使。我们大家都祝他在新的岗位上获得成功。我们欢迎秘鲁的新大使坎诺克先生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同他一起合作，就象我们同他的前任所做的一样。我们遗憾地看到萨默海斯大使离开了我们。我们将永远铭记他对本委员会的工作所作出的富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也祝他在新的岗位上获得成功。

主席先生，承蒙允许，今天我将谈谈两个主要问题，即：

1.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
2.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已指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彻底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目前在委员会进行的裁军谈判中所表现的那样缺乏现实感，同时也要归咎于核武器国家间，特别是那些拥有最大武库的核武器国家缺乏政治意愿。委员会之所以决定在本届会议期间不召开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会议，是因为核武器国家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从根本上说，分歧在于人们对安全利益有不同的解释，并在产生一种所有各方都可接受的“共同方案”方面有意见分歧。尽管工作小组中的谈判已经澄清了所涉及的很多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为这种僵局所苦。这就是当前的形势。和我们在其他领域中已达到的大多数阶段一样，这种形势令人感到忧郁和遗憾。

在我旁边就座的巴基斯坦大使、工作小组的主席阿赫迈德以他惯有的才能领导小组进行了极为艰巨的谈判，但是他的各种努力却被核武器国家破坏了。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也许是所有无核武器国家的希望——在委员会召开1983年会议之前，我们将会克服所面临的任何困难。我们希望，核武器国家将不会利用委员会赋予工作小组的这段冷处理阶段来凭空想出各种令人生畏的新的借口，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付之东流。

在工作小组的谈判过程中，我国代表团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关于同保证的范围有关的问题，即哪些无核武器国家可以享受核武器国家提供的保证；第二，

在什么情况下核武器国家将撤销其保证。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大概是人所共知的，我无须再次强调为什么无核武器国家应享有法律和可靠的保证，保证它们不会成为核攻击或核讹诈的受害者。总之，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在1978年各自作的单方面声明是不够的，人们可以对这些声明作各种不同的解释。人们原先期望核武器国家对那些已作出不发展、生产或取得核武器的具有约束力的坚决承诺的无核国家提供无条件的保证。这些国家已放弃了它们的这一主权，它们应有权享有核武器国家作出的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的保证。迄今为止，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提供了防止核武器横向扩散的仅有的法律手段。虽然人们不愿意追溯历史，但是仍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条约中某些条款未能得以遵守，所以作为该条约基石的不扩散制度也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譬如，在第一至第三条中，所有的条约国都保证不采取违反不扩散目标的行动。这些条款远没有得到认真遵守。另一个未能得以遵守的条款是第四条，该条款规定所有国家都可以和平利用核能源。还有第六条，要求核武器国家以真诚的态度进行谈判，并在削减核军各方面取得进展。

如果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不扩散的事业，条约中的各项条款就必须严格遵守。正因为未能实施条约的第六条，才导致了第二届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失败。如果再进一步漫不经心地违反不扩散条约的条款，那么就可能会导致一种可怕的连锁反应。

委员会在寻找办法以克服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时，应考虑到在不扩散条约范围之外目前至少有12个国家已经发展了核能力，它们显然给不扩散制度带来危险。当然，可以使这些国家享有某些有条件的保证，如通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方式，但是这些国家已不属于不扩散条约中所规定的无核武器国家之列。

看来想获取核武器的最大的动力在于它可以加强国家的力量和威望。早在1979年3月7日，在尼日利亚大使哈里曼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座谈会，会上得出的结论说，南非的浓缩铀工厂的发展不仅将加强它在国际上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南非作为一个浓缩铀的供给国，还可以讹诈国际社会。这种情况必须予以制止。

我已经在过去多次指出，如果裁军谈判的成功同有利的国际气候是有关系的，那么难道我们不应在努力进行裁军谈判的同时也认真努力改善国际气候吗？当然，不扩散制度今后需要对那些在核原料的供应和控制领域对核穷国提供更多的建立信任的措施。目前，没有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已轻易可获得核原料和核设备，而不必受关于不制造核武器的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的约束。当然，最直接威胁不扩散制度的是反应堆级的钚扩散，因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几公斤的钚改变成一种爆炸装置。到了2000年，有人预言说在22个国家干的来自反应堆的钚足以生产5万枚在长崎式炸弹。核钚钚的转用，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那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只能从政治上解决上述问题。

政治解决方法需要核武器国家以条约的形式立即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可靠的保证并根据上面所说的，犹如一份议定书一样，核武器国家必须保证大量削减它们的核武库。因为如果它们继续扩充其核军备，其他国家也会愿意拥有这些象征威信的杀人玩具。为了制止人们寻求核独立，核武器国家必须就“消极安全保证”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和实际的提案。

现在请允许我简单谈谈今天的议程项目：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每当讨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问题时，人们就必然会想起在1978年兰贝思会议上阐述的下述观点：

“现代战争技术的使用是证明集体罪孽和对上帝恩赐的亵渎的最好例子”。

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确实是对上帝恩赐的亵渎。委员会中的某些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其理由是这种刑法是野蛮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其他人的生命。这就是说，即便一个屠杀了很多人的刽子手受到了应有的审判并被认为是犯了罪的，国家也没有权利以惩罚的形式夺去他的生命。但是，正是这些竭力保护一个杀人犯生命的人却用了大量资源来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就会把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一起杀死，其中还包括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这就是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在这里我是以文化的意义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使用“西方”一词的。

我国代表团继续极为重视应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36/973 号决议早日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我们认为这一公约是走向核裁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在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未来公约中应载有明确承诺，同意紧追地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裁军以及本委员会议程中的其他优先项目进行谈判。

尽管本届夏季会议的时间短暂，这使得工作小组无法定期召开会议，但是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工作小组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韦格纳的积极领导下所进行的非正式协商还是取得了某些成果。载于第 CD/RW/WP.38 号工作文件中对各国代表团的答复意见的评价真实地反映了工作小组在将所谓“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和有关保护核设施不受攻击的问题相区分方面所陷入的僵局。

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在 1982 年 9 月 2 日特设工作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进行意见交换时，某些坚决主张以适当的法律文书将这两个问题分开的代表团本着妥协的精神表现出了一些灵活的态度，它们现在愿意根据“分开”加“联系”方式的原则以条约议定书的形式或以必须有待工作小组审议的其他可能性的形式探索各种供选办法。

主席在其评估性发言中指出，过去提出提案的瑞典代表团“已对严格采用‘一份文件’的想法表示松动，愿考虑一项综合协议的可能性，在这个综合协议之下两个议题将各自列入分开——我要重复‘分开’一词——的附加议定书内”。

如果在谈判中继续采取这种积极的态度，那么这将是该工作小组工作的言兆。我国代表团一贯相当谅解其他代表团基于原则的观点和国家立场，但是当有可能作出妥协抉择时，一般说来我们并不赞成死板的态度。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日本代表团就供选择的联系方式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提案，该提案载于第 CD/323 号工作文件中。当然这份提案还存在不足之处，但是我们认为，该提案可以为努力寻求持久解决方法的进一步讨论奠定牢固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坚信，本委员会应在放射性武器公约范围内就禁止攻击核设施的规定进行谈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所以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心乃来自这样一个信念，即各国具有为和平用途发展和实施其核能计划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我国致力于本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并致力于促进技术领域中的国际技术合作，因此，我认为，这必然要求作出规定，在一份恰当的法律文书中就保障和保护为和

平用途而发展的核电站、处理或再处理工厂等设施提供充分的保证。然而，虽然我国代表团对最终将在工作小组中逐渐形成的联系方式持灵活态度，但是我们坚信禁止的范围应是广泛的，足以满足所有国家的关注，不论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最后，当前特设工作小组中的趋势应提醒我们大家注意，任何东西都不能可信地取代政治意愿，后者是使裁军谈判获得成功的必要因素。当我们在为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做准备之际，我们不应关闭进行非正式协商的可能性。我们提交给大会的报告应是朝前看的，报告中应反映出大家为寻求持久解决办法所作的集体努力。我们同意下述看法，即在本届联大召开之前，我们不应重新提在我们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特别报告中载有的那些分歧意见。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会在1983年春季会议上对特设工作小组今后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主席：感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者是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极为满意地看到你在我们工作的这一关键阶段担任了委员会的主席。在本月份发言的人都使用了最美好的语言来形容你的经验和你的个性，我完全赞同这样对你表示信任的话。同时，我国代表团也愿向你的前任肯尼亚的纳迈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担任八月份主席时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在今天的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中包括放射性武器问题。因此，我将借此机会简单谈谈缔结禁止这类武器条约工作的现状。

虽然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只举行过一次实质性会议，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由于工作小组主席韦格纳大使作出了富有建议性的努力，该小组还是取得了大量进展。这样，工作小组可在1983年会议初期立即开始有成果的谈判。

瑞典代表团极为满意地注意到，人们已经广泛地承认禁止攻击核设施的提法是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范围内可谈判的合理问题。随着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实际意义变得更为明显，对此持消极或怀疑态度的说法似乎也在日益减少。在1982年

会议期间，我们在合格专家的协助下就这些问题进行的全面讨论极大地有助于促成这一结果。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是我认为，和过去相比，现在各国代表团的准备更充分了，它们已可以认真地讨论这方面产生的各种复杂问题。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很多代表团在搞出一份条约方面曾感到有时间压力，这种压力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将有希望较为容易地缔结一份有意义的条约，该条约对世界和本委员会来说将是一份财富而不是一份缺乏实质内容的象征性协定，后者这种协定只会损害在裁军领域中作为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誉。现在是允许本机构履行其本份的时候了，不应把本机构局限于仅仅是赞同在委员会以外谈判的各种草案，就具体情况而言，那些草案对限制军备或裁军实际上是几乎毫无真正实质帮助的。

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有几个代表团已表示它们愿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谈判中采取灵活态度。现在看来，大家普遍认识到应平等对待“ A、B 两种方法”并应设法把两者联系起来。瑞典代表团也将在这方面采取灵活态度。实际上，瑞典打算在明年春季会议的初期提交一份包括有两项议定书在内的条约草案，一份议定书以苏、美提案为基础涉及“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另一份议定书涉及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

我国代表团感兴趣地注意到日本最近提出的、载于第 CD/RW/WP.37 工作文件中的议定书草案。我们愿深入研究这份草案，然后再发表详细评论。然而，我们注意到在日本草案和所谓瑞典提案之间的明显差异是，日本为“ B 方法”设想了一项供选择的议定书，而瑞典——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打算提出两份相互关联的、平等的议定书，这样就可赋予“ A 方法”和“ B 方法”以同样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把这两种“方法”相分开是一种有益的谈判手法，但是就最后的结果，即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来说，必须把这两种方法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两种方法可以相辅相成。我国代表团过去已多次指出，并且我愿再重申一遍：不包括禁止攻击核设备在内的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就其内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此外，这种条约将会损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誉。

最后，我提请大家注意在这方面的另一极为重要的问题。瑞典提案的主要动机是禁止攻击核设施，而这种攻击的目的是要为敌对目的扩散辐射。攻击核设施是仅次于核武器爆炸的、散布辐射的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要使禁止放射性战争的条约具有任何意义，显然就必须杜绝这种可能性。保护核设施是起辅助性作用的，它也是极为重要的，对平民百姓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正如我所说的，主要的动机是禁止在军事上利用这种可能性，把它作为放射性战争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所以把这一内容纳入放射性武器条约中是恰当的。

主席：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最后一位发言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赫德尔大使发言。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荣幸地代表我国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九月份主席。九月份是夏季会议的最后一个月，因此也是关键性的一个月。你对裁军事务的深刻了解和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你致力于裁军的人所共知的精神都必然大大有助于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今天，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的问题是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尽管议程项目1和项目2具有优先地位，但是作为一个谈判机构，委员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寻找有效办法来制止这一领域中的质量军备竞赛。和过去一样，委员会现在有责任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的第77段。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所有成员国一致明确重申了这份文件的有效性。

今天比以往更为紧迫的是要缔结一份综合协定，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我们大家都目睹到，迄今为止科技方面的迅速发展实际上是如何逐日为新武器的产生提供各种新的、未知的可能性。在过去的讨论中，我们已特别提到粒子束武器、次音武器、电磁辐射武器和伤害某种种族的武器等危险的概念。此外，把大量的资源都用于军事的研究和发展项目，这样民用项目就得不到这些资源。譬如，根据最近出版的帕尔姆报告，在美国和联合三国，用于所谓防务研究的开支占所有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的一半。同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把军事研究成果转变成新型的武器系统。

虽然在1970年代的下半期，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一些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的专家们对于把激光武器传入军事武库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是今天人们都知道几年之后这种武器就可变成现实。美国已逐年迅速增加了用于军事激光研究的经费，在1975年这笔经费为4千万美元，但是，到了1980年和1982年，这项经费分别增长到2亿多美元和将近3亿美元。

在其他领域中也有相似的发展。仅仅在几周前，在以色列野蛮侵略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时候，以色列使用了一种新型武器，即所谓燃料空气炸弹。美国专家们指出，今天这种武器的爆炸力已比“传统”炸弹的爆炸力大3至5倍，在不远的将来甚至可使这种爆炸力提高到20倍。这种武器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除去空气中的氧气造成人的窒息。

今天人们不知道我们将在明天碰到什么样的武器，也不知道“潘朵拉盒子”里还藏有什么邪恶的东西。

我国代表团完全了解要就一项全面条约达成一致意见是十分复杂的并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抱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向后退缩并坐等进展而且最好是一种现成的解决办法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一劳永逸地禁止研制新型的、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呢？在确定范围和拟定适当的核查条款方面难道真的存在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吗？禁止这种发展是否确实会阻碍科技进展？

现在我并不想详尽谈这些问题。我国代表团在过去已经这样做了。

自从1976年本机构开始进行审议工作以来，已讨论了大量问题。现在，委员会面前已有好些具体的提案，其中包括苏联就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提出的经过充实的协定草案（CCD/511/Rev.1）。在1978年，苏联还提出一项具体提案，该提案建议设立一个由合格政府专家组成的特设工作小组，以审议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可能领域的问题，这些武器将被纳入一项综合协定规定予以禁止的这类武器的初步清单之中。此外，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已使这一问题的很多细节变得更为明确了。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是具体进行工作的时候了。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逐步前进。缔结一项综合协定的最实际的措施是应当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和

其他军事大国按照大会第 36/89 号决议的要求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宣布放弃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军事研究费用占世界军事研究费用的百分之九十六多。这一措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并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国家间的信任。

同时，我们赞成设立一个专家特设工作小组。正如我国代表团在今年春季会议期间指出的，专家们可审议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领域，并拟定有待纳入一项国际文书中的这类武器的总的定义。这样，就可为一项综合协定奠定基础。

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本机构中有一个国家集团仍不准备支持设立这样一个专家小组。大会第 33/66A 号决议——该决议由联合王国起草并得到这一集团的支持——曾强调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以便防止产生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们认为，专家小组是筹备有效措施的可能途径。我们所需要的是本委员会中的所有国家集团在取得具体成果方面的政治意愿。

让我来总结一下。我国代表团赞成用下述方法来切实解决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问题：

- (a) 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和军事大国发表声明，放弃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 (b) 设立一个专家特设工作小组；
- (c) 缔结一项综合的或是“包罗各方”的协定，协定中附有一份有关被禁止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类型和系统的清单。
- (d) 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缔结具体的协定，禁止特定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在今天的发言中，有人企图在其本国的以及他人在其领土上部署的化学武器储存所造成的巨大威胁方面推托应承担的责任。这样一来，作这一发言的代表就确认了近几个月来有关这一方面报导的真实性，而公众，特别是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对这些报导感到极为关切。无论是一般性的声明还是含沙射影地指责他人都不

能转移人员对这一巨大危险的注意。相反，这只能进一步证明迫切需要尽快地并在大家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在有效禁止和彻底销毁所有化学武器方面取得进展。

三席：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还有任何代表团愿意发言。

显然是没有了，那么我要宣布几件事。首先谈谈今天下午的安排。正如你们所知，今天下午我们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今天上午我们一直在审议的议程项目5。根据早些时候分发的时间表，今天下午还将召开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会议。该会议将在第五会议室举行。你们将会记得，当上次会议上我谈到剩下的不多几个工作日时，我表示我提出的数字是以9月16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为设想的。秘书处已准备了一份下周会议的时间表，并在今天上午予以分发。正如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将会看到的，这一时间表也是以9月16日闭幕为基础的。也许委员会可根据这份时间表是暂定的以及今后如有需要可对它进行调整这一通常的谅解通过这份会议时间表。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根据这一谅解通过了秘书处今天分发的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关于明天9月8日星期三的安排，各位代表会从上次会议上分发的时间表中看到，已安排于上午11时召开委员会非正式会议，这次非正式会议将再次审议议程项目5。为了及时召开该会议，我谨提醒诸位，在规定时间的十分钟之后会议即开始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们将在上午11时10分开会。委员会中愿进行此类协商的各集团将于上午9时30分而不是在通常的10时30分召开非正式会议。我从21国集团的协调员那儿获悉，至少该集团将这样做。关于其他集团，它们的协调员将会通知其成员。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9月14日上午10时召开。

现在休会。

下午12时1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八十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9月14日星期二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博伊德小姐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丁觉兰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李巍岷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阿巴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迺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肯尼亚：

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雪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阿克尔曼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卡尔先生

阿德波尤先生

乌克依小姐

巴基斯坦:

秘鲁:

坎诺瓦先生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瑞 英：

利德戈尔德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奥尔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林克夫人
米德尔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先生
米尔顿先生
温斯顿女士

委内瑞拉：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维达斯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格诺瓦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兰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6次全体会议开会。委员会今天将审议议程项目8，其中包括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并审议和通过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各成员国希望就与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其他问题发言的话，可以这样做。

首先，请容许我对南斯拉夫的新代表、卡茨米尔·维达斯大使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委员会的工作。维达斯大使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他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会议。维达斯大使在过去参与过裁军工作，并非常积极地参加过不结盟运动的会议。1978年他被任命为南斯拉夫的外交事务助理联邦秘书。我相信他将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杰出的贡献。

将在今天发言的有印度、联合王国、古巴、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埃及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我现在请印度代表萨朗先生首先发言。

萨朗先生（印度）：当我们正准备为提交给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进行定稿工作的时候，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您，友好的墨西哥的尊敬代表，在9月份这个关键的月份主持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很了解您在裁军领域中的经验和献身精神，因此我们确信，在今后的几天中我们将成功地结束1982年会议的工作。和以往一样，印度代表团保证在您作出艰巨努力时给予全面的支持和合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欢迎秘鲁大使坎诺克。我们祝他在日内瓦期间工作顺利，并相信我们两国代表团将继续和以往一样进行密切的合作。主席先生，还请我容许我和你一起对友好的不结盟国家南斯拉夫的代表维达斯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祝他在日内瓦工作期间一切顺利。

我们还听说萨默海斯大使不久将离任。我借此机会向他告别。萨默海斯大使体现了英国外交的最好传统，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富有经验的委员会成员将离开我们。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祝愿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切顺利。

本届委员会夏季会议的会期较短。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遭到令人忧郁的失败后，委员会的工作就不如以前那么紧张了。在进行谈判的各项目中，能进行深入工作的只有化学武器一项。就这一方面来说，功劳应归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

组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几个非正式接触小组清楚地、准确地和详细地拟订出了未来公约的各个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谈判应该涉及的范围以及必须加以解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各接触小组已经超出了确定现有意见分歧的阶段，并提出了某些可能导致妥协性解决办法的很有希望的选择方案。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工作才能使我们更接近于实现缔结化学武器公约的目标。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未能为我们今后的工作作出任何结论，主要是因为它不能就适当的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虽然小组中的每个代表团都同意，有关核查和遵守的论题不能孤立地加以审议，但是大家不能就一项工作设想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即我们所设想的最终将在多边谈判的过程中出现的多边条约的性质和范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就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一贯采取的立场是，一项核禁试条约应该旨在使所有国家永远在一切环境中全面地、彻底地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21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一样，我们一再指出，这样一个条约应该能吸引普遍的加入，并应该包括一项能够普遍应用、非歧视性的、并且所有国家都能平等享用的核查制度。

虽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工作小组中就有关核禁试的某些关键问题所进行的非常有趣的和富有成果的意见交换。大家对参加三边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对核查问题的态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在回答我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时，直至1980年8月谈判暂停时一直参加三边谈判的一方、即苏联，毫不含糊地确认说，谈判三方已经就一项多边核禁试条约核查方面的所有问题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该代表团告诉工作小组说，现在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关于那些仅仅适用于参加限制性谈判三方的某些其他的措施。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声明，委员会应该给予适当的注意。

苏联还确认说，它认为使用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家技术手段和国际合作措施这些现有的核查手段，对于核查一项核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来说是足够有余的。

不幸的是，参加三边谈判的另外两方在向小组提供有关这些谈判的细节时不如苏联那样直接了当，而这些细节对于工作小组来说可能是很有用的。

大家还要求美国和联合王国具体说明，对于核查核禁试来说究竟什么才是充分的。这两个核武器国家过去采取的立场是，现有核查手段不能充分地保证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这项规定得到遵守。他们认为，成功地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主

要障碍是技术方面的，更加具体地说，目前还不能侦察低于某一级限的当量。因此大家向这两个代表团提问，就核禁试来说它们认为什么样的侦察水平才算是充分的。这两个代表团没有直接地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反而表示说，是否充分的问题是不能仅仅以数量和当量水平来确定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政治的和技术复杂问题。当然，多年来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一直都是支持这种意见的。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那些过去纯粹从克服某些技术障碍的角度来审议核查问题的国家，现在比较接近于大多数国家的观点了。

有关核查核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的政治和技术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是这种谈判的题目。如果明年仍设立一个这样的工作小组，那么我们愿意在这一工作小组中讨论这个问题。同时，如果各有关的核武器国家代表团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政治和技术的复杂问题，这将是有益的。

关于我国代表团提出的设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委员会进行了令人鼓舞的非正式讨论，虽然这些讨论还没有得出结论。这些非正式讨论表明，对于这些建议不存在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一些代表团已经表明，它们对于将在工作小组主持下进行谈判的范围存在着某些忧虑。他们担心这个小组会取代核裁军的附属机构。我想指出，就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并不认为一个关于设立防止核战争附属机构的建议会取代讨论核裁军问题的附属机构。我国代表团已经就所建议的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毫不含糊的职权范围，即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的和实际的措施达成一致意见（CD/309）。根据这一职权范围，各代表团可提出它们认为有助于防止核战争的任何建议或倡议。显然人们不应该扩大地解释这一职权范围，把它说成是囊括了全面彻底裁军本身的谈判。当然，人们可以这样说，防止核战争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消除核武器，以及在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本身。但是，在目前段我们还不是这么雄心勃勃。我们现在想的是提出一些较小的、能够迅速通过的紧迫建议，以便减少核武器的存在对人类的生存造成的威胁。

这一职权范围也不能被解释为包括了防止使用武力的所有措施。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应该防止一切战争，并且遵守《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对于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是关系极大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优先项

目和明确规定的目标。虽然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能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但是，使用核战争会威胁人类的生存。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这意味着使用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即使是最有破坏力的，都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认为，人类的生存第一，这个问题必须立即引起人们紧急的注意。设立防止核战争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不应该从各国安全的角度来看待，而应该从人类生存这个重要问题的角度来看待。

我们希望，作了这番澄清后，我们应该就此建议早日作出决定。如果大家认为这一工作小组是必要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准备就该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进一步进行讨论。

虽然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它对外层空间的探索极感兴趣。在过去的大约15年中，印度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空间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卫星的设计和发射技术。印度在空间计划中取得的小小进展是以印度空间局和苏联、美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的空间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密切合作分不开的。我们有必要加强这一领域的工作，在这一领域中应继续发展和加强这类有益的国际合作。使外层空间免于任何武器，这还不够。有必要使外层空间免于我们地球上普遍存在着那种恐惧和猜疑，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发展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才能够实现。

印度人民相信，空间技术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力的催化剂。在和其他国家进行和平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设法在这一领域中发明具有我们本国特色的技术。我们还准备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取得的微小成就，印度政府已经决定拨出一部分印度的空间预算用来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合作。

考虑到我们对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义务，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为了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而发展空间技术的重大责任，本委员会不会感到奇怪的是，我国极为关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外层空间必须保持为一个和平的领域，一种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支持那些将保证实现这些目标的谈判。和21国集团中的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认为，如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规定的那样，我

们应该毫不迟延地在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该工作小组的谈判目标应该是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发展、试验和部署任何武器的协定。这样一份文件将是1967年签订的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条约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虽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达成的协定，但是作为第一步，我们当然愿意考虑较为有限的协定，例如禁止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的协定。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谈判问题，我想补充几点意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反对在为放射性武器下定义时明确地采用除外条款来处理核武器。放射性武器应该以其潜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具体的技术特征和属性来规定其定义。我还想澄清的是，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瑞典提出的意见，即在放射性武器谈判的范围内审议禁止攻击核设施的问题。正如我们以前指出的，瑞典的建议确切地说与战争法有关，因此应该在不同的范围内加以考虑，并且不应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谈判混淆起来。

最后我冒失地希望，由于自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束以来各国代表团已有一段时间来进行回顾和思考问题，这应使委员会1983年会议期间的谈判任务的方向和中心更为明确。印度代表团愿意就委员会议程中的所有项目进行深入的谈判。有几个代表团提到了本委员会组织上的缺陷，并认为这个机构不能同时就其议程中的几个项目进行谈判。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种看法。只有当我们同意就不同的项目进行谈判以后，才有必要对本机构作出相应的调整。裁军谈判的历史表明，机构的改革并不一定会导致各项专门协定的缔结。机构的作用问题往往成为某些人拖延就优先的裁军项目进行谈判的借口而已。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希望更清楚地看到，本委员会中的所有成员、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成员，在审议组织改革的措施之前对多边谈判的原则作出认真的政治保证。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下一位发言者、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发言。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今天上午的发言使我有机会欢迎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你对本委员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作为你的一个多年的同事得到的印象是，在仍然没有结束的马拉松赛跑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进程已成为这样一次赛跑——你总是定步速人之一。你总是作出发挥这一作用所需要的额外努力，对此我对你表示钦佩。我向你保证，在你履行目前任务时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我还想通过肯尼亚代表团对迈纳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上个月担任主席时作出的明智而有效的贡献。我还想对我们的新同事、秘鲁的坎诺克大使和南斯拉的维达斯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我祝他们在今后委员会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在即将结束的夏季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有机会特别集中注意讨论了两个附属机构的工作，这两个机构分别处理化学武器问题和核禁试问题。今天上午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在核禁试这个重要问题上已取得的进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并且在今年四月同意和通过了该小组的职权范围。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参加其工作，因为我们相信，该小组的职权范围是清楚的和准确的，他将使我们毫不延迟地“通过实质性的审议，讨论和确定与核查和遵守问题有关的各项问题，以便在核禁试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不管某些代表团对这个职权范围会作出什么样的解释，毫无疑问，该职权范围把核查和遵守问题作为讨论的中心。但某些代表团仍然争辩说，我们必须确定禁试的范围，然后才能讨论核查和遵守问题；遗憾的是，这种态度是阻碍我们通过一项工作计划并就大家希望我们讨论的各项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的主要因素。

确实，正如《最后文件》第31段所说的，

“任何具体协定所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

但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阶段我们必须狭窄地确认这些参数。现在只要作出广泛而通情达理的、我们在审议核查制度时能够作为基础的设想完全足够了。集中讨论范围问题会转移小组对其职权范围规定的实质性问题的注意力。但是我们已经卷进了一场范围问题的讨论，这样便突出了一个分歧意见，解决这个分歧对于核禁试条约谈判之能否取得成功将是关键的。我指的当然是对待和平用途的核爆炸问题，某些代表团说，和平用途核爆炸问题应该排除在核禁试条约的范

臣之外；并且说，只有进行和平核爆炸的国家本身才能决定这到底是否是和平核爆炸。现在不是详细回答这些争辩的时候；但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一方面，压倒一切的考虑应该是保证一项核禁试条约的目的不应受损害；如果任意容许那些所谓的“和平用途”核爆炸，并且容许各国自行决定其核爆炸的分类，这将肯定会出现条约目的受损害的危险。不管援引什么法律论据或谈判历史，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和平用途的核爆炸将提供具有潜在军事意义的情报，在为了监督一项禁试条约而制定的制度中，从地震核查的角度来看，和平核爆炸是无法区别于核武器试验爆炸的。是否可以想象各国会信任这样一个漏洞如此之大的条约呢？对于那些想借助于谈判历史的人，我想指出，虽然三边谈判曾设想单独达成一项有关和平用途核爆炸的议定书，但是假设议定书真达成，那也会有一项暂停试验的规定，并且各方也曾同意“在不违反正在谈判的条约的前提下作出进行核爆炸的安排之前，他们将不引起、鼓励、准许或以任何方式参加和进行这种试验。”作出这种安排所牵涉的各种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现在我想谈谈核查这个中心问题。我们认为讨论一项核禁试条约核查问题的关键因素是，是否有可能拟定一项侦察和识别核武器试验爆炸的制度，而这项制度又能使所有各方充分地信任条约得到遵守。就地震侦察核武器试验爆炸而言，我们已经有了第CCD/558号和第CD/43号文件中提出的建议，即建立全球地震站网，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以及建立国际资料中心。科学专家小组已经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实验性的资料交换虽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却表明了交换制度的潜力。我们的地震专家们正在就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进行工作。但是据有些代表团的说法，全球侦察系统好象早已存在，这一系统的价值好象是早已确定了，而不是潜在的。他们习惯于撇开所有与技术问题有关的问题，并对我们说，现在“该是拟定政治和法律构架以及核查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时候了”。他们建议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承认核查禁试条约遵守情况所必需的一切技术手段已经存在，或者开始就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再进行详尽的辩论。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面前的选择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我们认为我们至今已经进行的讨论并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核查一项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所必需的手段已经存在。有些重要的问题，例如现场视察，我们几乎还没有触

及。作为工作小组中的第一个实际的步骤，我们需要审议科学专家小组提出的这项建议，并确定仍然存在的分歧所在。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抽象的”做法。我们认为除非我们首先就侦察和识别系统的技术基础达成一致意见，不论多少“政治的和法律的构架”的研究，都不会使我们成功地得出结论。专家小组的记录表明，代表团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关于使用二级资料的问题。8月31日，尊敬的苏联代表在评论专家小组的报告（CD/318）时说，从技术上看没有必要定期地交换二级资料。他说第CCD/558号文件中建议的交换一级参数的系统就足够了。我国代表团认为，二级资料对于识别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原由我们有必要解决在如何处理这些资料的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

关于地震网的问题，某个代表团说，我们不应该在求精方面做得过犹不及。但是我想提醒委员会，正如瑞典代表团提出的一份富有思想的工作文件（CD/NPB/WP.2）所指出的那样，核查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使大家相信，所有缔约国都信守其义务。如果某些国家坚持认为充分的侦察和识别制度可以建立在其他许多代表团认为是过时的想法和技术上面的话，这会有助于建立未来条约缔约国之间的信任吗？有人认为这项制度应该不多于也不少于它必需的内容，对于这种建议我们不想争论；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最适当的水平。如果有一种形式的交通工具同样能很好的满足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当然不会说我们非买一辆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不可，但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应生产一种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的交通工具。

还有一个仅仅三言两语谈过的问题。这就是有可能出现的规避技术的问题，这里我想对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提出的建议发表看法，他说我们应该寻求这个问题的政治解决，他并建议条约可以载有禁止使用规避技术的义务。在我们看来，当一个国家承担一项条约中的一项义务，例如不进行核爆炸，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不会规避这些义务。额外地规定不能规避条约中的主要条款，这看来并不增加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当然这也不可能排除其他缔约国对规避的可能性的忧虑，因为这项规定不可能解决核查是否出现规避行动的技术问题。第CCD/492号文件中谈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些技术问题，最近工作小组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CCD/492号文件中的估计总的来说仍然是有效的，并且我们注意到科学

专家小组已经同意了这些估计所依据的地震资料。

今天上午我已经谈到了各国代表团之间存在的某些意见分歧，核禁试工作小组的报告确认了这些分歧。确实，工作小组的报告表明有很多工作尚有待我们去作。肯定地说，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经过了我們至今已经进行过的那些初步讨论后，可以说核禁试工作小组已经完成了它的职权范围。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在目前的职权范围产生出的系统的工作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我们才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工作。我们希望能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在1983年会议开始的时候进行这种实质性的讨论。

主席先生，这是我在全体会议上的最后一次发言，因此我想对我的同事们说几句告别的话。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规定使我注定要坐在两个强大的邻居之间。我的处境并不是缓冲国，但是我相信我确实不时地充当着一名有益的译员，我一直很高兴地能和过去曾经以及现在正坐在我两旁的同事、以及委员会中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的同事们保持着个人的友谊。对那些就我的离任发表了友好讲话的同事们，我在此表示热烈的感谢。总的说来，对于我们在通过本委员会的工作寻求多边裁军的可接受的基础中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我没有什么万应良方可以提供。但是我认为，在最为关心我们的工作的人中间，我们有必要使他们较能理解我们的工作。这里我想到的是前来参加我们议事大厅会议的非成员国以及那些定期与会但只能坐在旁听席上听会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我想代表他们发表三个小小的但实际的建议：第一，我们可以得到的发言稿的副本也应该向非成员国代表散发；第二，不应该死硬规定把非成员国代表排在会议的最后发言；第三，应该为经常参加我们全体会议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在议事大厅中安排座位，对于那些参加研究员学习班的人来说已经作出了这样一种让步。最后，我想对场外为委员会服务的那些人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是笔译人员、口译人员以及所有的编制文件的工作人员。我将永远极为感谢他们，感谢秘书处的所有成员，感谢贝拉萨德兰，并特别要感谢贾帕尔大使。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想以他本国的语言就他的离任一事讲几句话。

由于所谓的退休年龄的规定，我们大家都感觉非常遗憾的是他不得不离开

我们，我相信，我这么说反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心情。萨默海斯大使在委员会任职期间，很能够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并在帮助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时认真地考虑这些意见，这使他不愧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我们大家会想念他那悄悄的外交和丰富的经验。我们祝他退休愉快，并祝他在今后选择的任何活动中一切顺利。然而我们也希望他将仍然关心裁军问题。

我现在请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苏恰西纳大使发言，他将以本月份 21 国集团协调员的身分发言。现在请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在夏季会议的最后阶段担任委员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墨西哥代表主持我们的讨论，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继续保持着很好的双边关系。

刚才，几位尊敬的代表已经雄辩的谈到了你的杰出才干，对此我表示赞同，我没有什么可多加补充的。我国代表团认为，你在裁军事业中的广泛经验和很受尊敬的外交才干无疑会使我们委员会的审议工作顺利地结束。

主席先生，我还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通过你向你的前任、肯尼亚的迈纳大使表示赞赏，他在上个月以值得赞扬的方式主持了委员会的工作。萨默海斯大使阁下刚才说他即将离任，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同意你刚才代表我们讲的一番话。

主席先生正如你说的，今天我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目的是以 21 国集团协调员的身分，提出一份关于协商一致的规定和设立附属机构等问题的工作文件，这份文件载于第 CD/330 号文件。刚才秘书处已经散发了这份文件。

在本委员会中，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了；1980 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正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的，CD/330 号文件是不解自明的，因此我没有必要详细地解释其内容。

但是，这个文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我想强调指出一下：第一，21 国集团极为关注委员会迄今在关于设立附属机构方面应用其议事规则的做法；第二，21 国集团经过考虑后认为，这份文件能够为加强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效率作出积极的贡献。21 国集团一贯认为，列入委员会所有项目都是谈判的题目。

这份工作文件还可被认为是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向我们所提要求的一个答复，正如那次会议协商一致达成的最后文件中第55(b)段所指出的那样：“委员会成员，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成员，应该作出保证不使用协商一致意见的做法来阻碍委员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不阻碍酌情设立新的特设工作小组。”

21国集团在这份文件中所建议的不仅仅是本集团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也将是委员会所有成员关心的问题。因此这将是一种进一步推动我们为国际社会赋予我们的裁军事业作出保证和承担义务的尝试。

我想明确的指出，21国集团提出这份工作文件，决不是想改变或修正协商一致的协定或以其他方式来代替这一规定。21国集团只是认为，应用于设立工作小组这种程序性问题的协商一致规定不应该被用来阻碍委员会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者是罗马尼亚代表梅列斯卡努先生，现在请他发言。

梅列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承认，世界公众舆论可以对裁军措施的通过发挥积极的影响，为此目的，应该让世界公众舆论了解军备竞赛的危险，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危险，以及它对国际和与安全和经济社会领域产生的极端有害的后果(A/S-12/32, Annex V, P.1)。

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已经处在通过其年度报告的阶段，这份报告也应有助于教育和启发公众了解并支持联合国在裁军领域中的这些目标。我国代表团想就这一方面发表一些初步的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在草拟这份报告——它应该言简意明、实事求是——时，我们应考虑到，我们已经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了一份有关第一期会议的全面报告；并且本期会议会期短暂，会议期间只有一个工作小组全面地开展了工作，而且我们取得的成果是很微小的。

第二，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议事规则》和委员会的习惯做法，逐字记录将成为报告的一部份，既然如此，报告的重点应放在我们的讨论和谈判中出现的协商一致意见上以及我们今后的行动纲领上，而不必去记载各代表团之间的不同的分歧意见。

第三，我们应该提请大家注意几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即在各工作小组和委员会本身的报告中，使用一种深奥莫测的语言，以至于这些报告不仅对委员会的非成员国，而且甚至对未参加起草有关报告条文的委员会成员也是难以理解的。在编写如此这般的条文方面，花费时间、精力和脑力很艰，说是有什么道理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能注意到以上这些意见，那么它们就会有助于通过一份能够真正教育和启发公众了解并支持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我们大家都知道，尽管我们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是，唯一在全部时间内进行工作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而只是在未来公约的各项组成部分方面取得了较好的谅解。已经开始审议核禁试问题的新工作小组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了某个代表团的意见的阻挠，该代表团否认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这一领域中的禁止问题进行谈判。

看来没有可能通过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设立几个工作小组的积极建议，这些工作小组将讨论禁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特别是防止核战争、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以及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等问题，尽管这些措施得到大家非常广泛的支持。

这种情况也正说明了为什么一些代表团要在印度尼西亚大使苏恰斯纳先生阁下几分钟前提出的CD/330号文件载有的工作文件中建议：应在议事规则第25条中的条文中加上一句话，即协商一致的规定不应被用来阻碍设立附属机构，以便委员会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对于所建议的办法，人们可能会表示怀疑，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委员会作为一个谈判机构处在瘫痪的状态。

最后我想提及我们全体会议以及由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讨论的最后项目之一，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这类武器的新系统。虽然我们不能表示同意，但是我们能够理解某些代表团的看法，即就裁军的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通过一项具体协定的时间尚未成熟。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其旨仅仅为在将来能达成一项或多项此类协定的准备工作也会受到阻挠。这种情况在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这类武器的新系统这个问题上特别突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一些代表团提出应让科学家们参加委员会的工作（1982年3月17日第CD/262号文件）。即使在这个期标是设立一个委员会今后可资利用的机构的问题上，也没有可能得出一项程序性的决定。

联合国大会在审查我们正在拟定的委员会活动报告时将审查影响委员会谈判的各种事实情况。

我们希望联合国大会将能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丰富并推动委员会1983年的工作。

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这种推动力。

主席：感谢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尊敬的埃及代表里迪大使发言。

里迪先生（埃及）：主席先生，在你长期担任友好国家墨西哥的代表期间，我和其他许多同事在裁军事业中和你一起努力，你如此献身地为裁军事业而工作，以至于在许多方面你已经成了这一事业的化身，并且你的名字也与这一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主席先生，我向你祝贺，并祝你一切顺利。我还想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肯尼亚的迈纳大使在出色地主持委员会上个月会议时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我还想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对已经离开或即将离开本委员会的成员们表示最美好的祝愿，他们是联合王国大使萨默海斯，印度大使温卡斯特瓦朗，阿尔及利亚大使萨拉-贝，秘鲁大使巴尔迪维索，中国大使俞沛文和南斯拉夫大使弗尔胡奈茨。

我对罗马尼亚大使达特库、秘鲁大使坎诺克和南斯拉夫大使维达斯表示欢迎，并祝他们一切顺利。

几天后，我们将结束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后裁军谈判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我们是在上个月开始开会的，特别联大未能满足人们的某些希望，我们感到相当难过和失望。

特别联大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无疑是由于在承担国际义务或为实现裁军采取具体措施方面缺乏政治意愿。

令人奇怪的是这次特别联大的工作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失败的，即各发达国家已越来越认识到：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储存和发展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裁军领域中仍缺乏进展，因此目前的形势必然包含着危险。

发达世界的这种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反映在对发展中世界构成威胁的某些地区的真正危险上；在那里有人在对某些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独立进行侵略时正在使用

最为现代化的和致死性的武器。特别联大开幕之时，全世界就看到，以色列公然开始对黎巴嫩发起侵略，侵略军使用最致死性的武器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特别是杀害我们的兄弟巴勒斯坦难民。

特别会议的失败再一次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国际社会正经历着一个极为关键和危险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进行一次自觉的回顾，以便防止滑向深渊。在这种回顾中必须首先考虑军备竞赛的危险性和战争的可能性。

还应该注意到，国际舆论的力量，特别是参加核军备竞赛的国家的各大首都的舆论，已起了作用，并使双方建立了一种谈判构架，以求减少欧洲的战略武器和中程核武器。

正如埃及政府曾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们欢迎召开这些双边谈判，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积极的事态发展。

但是我们也想清楚地表明，这些谈判既不应该否定也不应该减少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责任。

我们欢迎双方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的努力，以便遏制、控制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委员会应该得到有关这些谈判的进程和进展的各方面情况，即使是谈判初步阶段的一般的和未必详尽的情况。

我们应该记住，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一个大家普遍承认其有责任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机构。

因此，我们认为委员会未能就核裁军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建立一个工作小组，这是一个严重、不应有的失败，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以便纠正这种形势。目前存在的巨大核武库是对包括无核武器国家在内的全人类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为此我们支持印度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防止爆发核战争工作小组的建议。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该同意这项建议，我们希望，下届会议一开会时委员会将对此作出有利的反应。

特别联大失败的后果令人忧郁，但是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设立提供了一线希望。此外，能干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当选为小组的主席，进一步表明该小组走上了正轨，尽管狭隘的职权范围给它加上了种种约束。令人高兴的是，该小组对此任务采取了一种偏宽的态度，即在讨论中不排除与核禁试问题有关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虽然，主席为该小组拟定一项书面的本阶段工作计划的努力未能取得成功，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口头谅解的基础上进行其工作一事，已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澄清各种意见和确定与一项核禁试条约有关的保障、遵守和其他问题的一系列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在这一阶段后，该小组将能迅速地履行其任务，以便最终拟定一份核禁试条约草案。

在评估本期会议工作时不应忽视的另一个积极因素是，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开展工作时采取了极为勤奋的态度。在波兰大使苏伊卡的能干的组织下，该小组制订了一种实际的工作方法，这对其工作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各接触小组在处理全面有效禁止生产、发展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的条约草案的各组成部分时所取的方法，是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我们希望，该工作将在委员会的下届会议期间再接再厉，并且能成功地就条约草案各条款的具体案文和规定达成一致意见。

现在我想谈谈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问题，春季会议期间经过深入辩论后，我们大家同意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当时我说明了埃及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强调指出了下列事实，自从本世纪后半叶以来，埃及在联合国大会上，特别是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中一贯主张有必要缔结一项条件，禁止为军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而把外空的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以便推进人类的利益和进步。虽然我们在1967年就《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在通过该条约十五年后，我们仍然缺乏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和外层空间的利用只能限于和平用途的国际协定。

现代技术和空间科学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通过一个具有普遍全面而非死板的职权范围的特设工作小组早日处理这个项目，在这个范围内它将能处理该问题的所有方面，其中包括反卫星系统问题。

自然我们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枝节问题的。因此我们在今年的春季会议期间建议，委员会应编一本载有所有有关这一问题的背景文件和建议的汇编，这样我们就能够确定这个问题已经经历的各个阶段。这无疑会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否则就会把时间和精力化在非正式协商上，因为我们已建议通过非正式协商来处理这一问题。

在本期会议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有些问题还没有加以讨论。我特别指的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在即将召开的联大上进行的讨论和协商将可能会排除某些阻挠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障碍。

可以这样说，国际社会的议程中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比裁军这个项目更花费精力的了。因此那些为裁军而工作的人的心情也感到特别沮丧。因为裁军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取得真正进展一事是伴随下述情况而来的：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日益发展、其储存日益增多、军费不断上升，而同时世界又面临着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然而我们只有继续工作和斗争，以保证人类能控制武器，使人类免于武器技术的奴役，并保证能建立一种国际制度，这种制度将保证人类免于全球性的战争而不时刻生活在全球性战争的恐惧之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管前面的道路多么艰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失望情绪，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花费更多的时间、思考和精力以便寻求各种有助于通过政治性决议的方案，这些政治性决议将旨在停止军备竞赛，并走向彻底裁军这一目标。

主席：感谢尊敬的埃及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下一个发言者是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韦格纳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高兴地向大家提出载入CD/328号文件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我感到高兴的是小组能在一次历时最短的会议上通过这一报告。这证明了小组在夏季会议期间的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合作精神。

在惯例的介绍性段落以及1982年期间提出的工作文件一览表之后，报告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它在第一期会议期间的工作。当然，春季会议的结果早已作为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的一部分交给联大审议。然后报告阐明了工作小组在第二期会议期间的工作。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期会议的会期是短暂的，但是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特别感到会期有限。根据所规定的本期会议的优先项目，小组只能召开两次正式会议。然而正如我在早先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汇报的

那样，主席利用了8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就工作小组面临的特别紧迫的两个主要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意见交换。通过书面陈述和调查表进行的调查，我努力地寻找如何将狭义的未来禁止化学武器条约与攻击核设施问题适当地联系起来。各代表团热烈地答复了我的信件和调查表。我在9月2日的一次详细发言中向工作小组汇报了收到的答复和进行额外磋商的情况。该发言载入CD/RW/WP.38号文件。这一发言和随后工作小组进行的讨论表明，工作小组还未能完全成功地消除这一方面的困难。但是同样清楚的是——我应该明确地提及这个积极的因素——关于放射性武器两个主要问题的关系，其灵活性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而且明年恢复这一问题的谈判时似乎已有较大的希望。尽管存在许多细微差别，工作小组中普遍的意见是，正在审议的禁止范围的两个领域在今后应在“分开”和“联系”的双重观点下加以研究。现在较为清楚的看法是，应该较认真地对待防止攻击核设施问题，而且大多数代表团的意见——坦率地说，我应补充说，并不是所有代表团——认为应该保持未来禁止条约中的两个领域之间的这种谈判背景。

如果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今后的工作基础已经更为扎实的话，那么，较为狭义的、“传统性”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问题似乎也可以这么说。这里，也不可能对有待列入未来条约中的一切条款的必要细节达成协议。然而，在小组的春季会议结束时，大家认识到，与以前的案文相比，在某些正在审议的条款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程度已高于以前。为了有助于今后的工作以保持已经取得的协商一致意见的程度，主席在本期会议结束时在CD/RW/WP.39号文件中分发了他自己汇编的化学武器条约的条款。

正如我已经介绍的那样，各代表团可以从报告中清楚地看出，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做，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但是工作小组中的情绪一直是好的，如果现在还没有一种取得爽快成就的感觉，那么希望和合作的感觉肯定是存在的。我相信工作小组将在下届会议期间继续前进，并为实现坚实的谈判结果取得有形的成果。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刚才介绍该小组报告时所作的发言。下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现在我请他以21国集团协调员的身分发言，他将介绍该小组提出的另一份文件。

请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发言。

苏恰斯那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我请求你和尊敬的代表们宽容我，因为我需要再次在这次全体会议上作一次简单的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21国集团正式地向大家介绍CD/329号文件，其中载有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议程项目7）的职权范围草案。

在全体会议上和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上讨论议程项目7时，大家广泛地认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讨论该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21国集团认为，至今为止就此问题进行的意见交换表明，实质性谈判的基础早已存在。21国集团在拟定CD/329号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草案时，考虑到应调解我们在审议这个问题时反映出来的分歧意见，以便使委员会能在其1983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就此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21国集团希望，委员会应在本期会议内通过一项设立议程项目7特设工作小组并规定其职权范围的决定。21国集团认为，这样一项决定是与最近结束的维也纳联合国外空会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所做的事情相一致的。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21国集团9月份协调员介绍CD/329号文件。尊敬的蒙古代表要求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请容许我代表蒙古代表团对你担任委员会9月份以及明年春季会议开始之前休会阶段的主席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们相信，你将为1982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这一关键阶段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要求发言，是因为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苏恰斯那大使刚才介绍的CD/329号文件表示满意。

蒙古代表团准备研究这份文件，以便使委员会能在这一建议以及蒙古代表团在今年春季会议期间提出的CD/272号文件的基础上，酌情拟订议程项目7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这样该小组就能在明年尽早地开始工作。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蒙古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显然没有了。因此和往常一样我将通知几件事。今天下午我们将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将在3时30分开始，继续进行昨天下午开始的提交给联大的报告草案的审议工作。如果尊敬的代表们能准时到达这里，本主席将非常感谢。关于各工作小组的报告问题，今天尊敬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已经提出了该小组的报告，我希望其他两个报告将在今明天两天内散发。本主席的意图是将在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向委员会提出这三份报告。就这些报告而言，我的印象是，在作出类似我们前几年所作的决定方面，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报告并将这些报告的案文全部列入委员会的报告，是不会有困难的。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考虑到已经有许多代表要在那次会议上发言，那次会议将和今天一样在10时开会，如果你们能准时出席，我将非常感激，以便会议能够在上午10时10分开始。现在休会。

上午11时4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八十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9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峇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博伊德小姐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诺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丁觉兰

吴丹香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正云女士

李巍振先生

锁开明先生

吉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雪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吉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达斯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希达亚特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肯尼亚:

南言拉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范东根先生

阿克尔曼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加先生
阿德波朱先生
乌克言小姐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坎诺克先生
罗加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瓦松先生
约雨格夫人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赖特小姐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尔比先生
斯科特先生
温斯顿女士

委内瑞拉：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7次全体会议开始。今天委员会将继续讨论议程项目8，其中包括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审议和通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愿意就同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发言的成员可以这样做。

现在我请第一位发言者比利时代表昂克林克斯大使发言。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本届会议——我希望它会于今天结束——将不会使我们感到多少满意，我们的努力将如此毫无成果和不起作用。我们的辛苦将再次不能产生任何具体成果。我们经常谈到造成这种停滞不前局面的各种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国际关系的恶化是主要的原因。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本委员会的工作不妨超脱一下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可能是有益的，因为我们也许会因国际政治紧张局势而过于仓促地放弃了某些可能存在的谈判可能性，并使我们的工作方法陷于无用武之地。

难道我们能够真的期望在确实令人失望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束之后不久，特别是在仅仅为时六周的短暂的本届会议期间取得具体成果吗？

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谈判，这一点不论怎样重申也不过份。本委员会不应依赖在联合国大会一级上所进行的时间拖得很长的不慌不忙地讨论结果之成败。委员会应有自己的行动思想，以及自己的规则，即永远要求使具体的谈判获得成效并导致缔结各项国际协定或条约。

我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要花如此之多的时间来讨论各种程序问题，特别是经常要花如此之多的时间艰难地草拟提交给联大的冗长的年度报告。在1982年，将有六分之一的时间要用采从事这几乎无法被称之为是有成果的活动。至于本届夏季会议，三分之一的时间将被用采从事这些没有多大意义的起草工作。我们确实应该更好地评估一下大会对这方面的需要，因为毫无疑问大会更为感兴趣的是具体成果而不是那些既难消化又是老生常谈的冗长的临时报告，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些报告中的死板原则立场往往会阻碍而不是有助于谈判的进程。

过于拘于形式也会损害我们的努力。譬如，遗憾的是，最近设立的核禁试工作小组浪费了如此之多的时间来讨论——还是徒劳的——拟定了一个符合其职权范围

的工作计划。人们呼吁在讨论中虽然要坚持各国的立场，但是也要适度，要采取灵活态度和做到某种程度的坦率，但是这些呼吁都未能取得人们所期望的结果。务实作风没有占上风。相反，我们在讨论中仅仅略微涉及到禁止的应用范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本来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本届夏季会议，使我们更接近可以进行真正谈判的那样一天。

我们希望，在1983年，委员会不会浪费赋予它的开始真正谈判的机会，并希望委员会将根据一份尽可能精确的工作计划彻底审议属于核禁试工作小组职权范围内的各种问题。

在我们的议程中包括有大量的问题，因此要深入讨论每一个问题是十分困难的。然而，我们愿提出一项建议，即一旦挑选出一个主要问题作为委员会某周全体会议上的议题时，各国代表团应在发言中设法讨论这一问题而不是离题去讨论其他问题。这将会使我们的辩论和我们所作的努力更为统一。

此外，我们认为，在1983年如果我们想在谈判中最终取得某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那些我们认为进行真正谈判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我在谈及这一点时，特别想到的是禁止化学武器和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人们应看到这种重实际的作法无损于我们大家在裁军过程中确定的基本优先项目。这是一种由讨论过程所决定的实际可行的优先项目，并受到这样的鼓舞，即在我们工作的某些部门可能有取得成果的机会。我们认为，最好还是承认这种由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抉择办法，而不要保持一种理论上的优先项目方案，因为这种方案最终将只会使我们工作中目前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继续下去。

就禁止化学武器而言，在1983年我们将会拥有一个继续进行谈判的极好基础。我所指的是工作小组主席十分明智地设立的各项接触小组提出的报告。

虽然就公约草案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达成协议确实总是取决于其他组成部分的协议，但是在目前阶段各国代表团应对下届会议的程序持毫无先入之见的态度。我们认为，现在应是开始草拟公约的时候了。使用接触小组这一办法有利于对公约中的所有组成部分进行并行不悖的讨论。在1983年的工作中，我们应汲取通过这种办法获得的经验。

当委员会在1983年召开下届会议时，委员会将已渡过了长达8个月的思考时间，考虑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我们认为，工作小组主席所进行的协商活动以及他提出的一份书面问题单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澄清各种观点。我们感到我们已更加接近开始真正谈判的时刻了，既包括所谓的传统问题又包括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

大家已提出了各种方案，特别是日本提出了在这两个谈判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提提案。比利时在过去也提出过关于建立这种联系的各种建议。这些提案的基础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6条和《禁止细菌武器条约》的第9条。这些条款仍然有效，并可根椐在本届会议上提出的新建议对这些条款加以发展。

既然所有代表团的观点已得到更清楚的阐明，并且各国的观点似乎不象我们开始讨论放射性武器时那么不可调和，那么所有的代表团自应努力为下届会议制定谈判立场，以便有可能使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工作获得圆满成功。我之所以提到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这两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委员会很可能最终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在这两个问题上首先取得具体成果。不管我们怎样强调委员会有必要证明其谈判能力，也是不会过分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在1983年会议期间我们不必重视核禁试、综合裁军方案和外层空间等问题。本委员会的信誉正面临着危机。明年，当人们在日内瓦就核裁军领域作出其他极为重要的谈判努力的同时，我们可以为国际社会改善国际关系的种种努力作出一种真正的贡献，这样在当今十年的今后几年中，这种气氛就可能比现在较为令人鼓舞。

吴貌貌季（缅甸）：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表示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你在我们即将结束委员会今年的工作的时候担任九月分的主席。与此同时，我还愿借此机会说，你对裁军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你对各种裁军问题所持的公正、均等的态度一贯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着可贵的作用。

我还愿代表我国代表团通过肯尼亚代表团感谢肯尼亚的迈纳大使在八月分期间干练地领导了委员会的工作。

我还十分愉快地以我个人的名义欢迎秘鲁的坎若克大使和南斯拉夫的维达新大使，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期望同他们进行友好合作。我还愿借此机会向萨默海斯大使告别。他对委员会工作所作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将想念他，特别是他的杰出品质。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并没有给本委员会以任何新的指导。这次会议只不过是重申了《最后文件》中的各项原则，而自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以来这些原则已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的基础。

未能就任何裁军措施取得成果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面临的形势。尽管如此，大家还应认识到我们已经打下了很多基础，这将会有益于我们今后的工作。

如果我们打算评估一下我们在本届夏季会议的几周短暂时间内所完成的工作，这并不会对我们的目标有多大帮助。然而，考虑到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结果，如果我们准备取得有益的进展，那么对一段较长时间进行评估还是必要的。在本期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些人说考虑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结果是无益的。我们认为，汲取过去的教训是有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今后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如果我们要谈谈我们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在裁军谈判的性质不同于过去在多边谈判中，特别是十八国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所进行的谈判。当时，在该就今天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一致意见的那些措施进行谈判方面，不存在意见分歧。现在我们却要用大量的时间来讨论我们应谈判什么或不谈判什么。人们对协商一致意见规定的使用也产生了怀疑。正因为如此，9月14日21国集团提交给委员会的关于设立附属机构的工作文件是极为恰当和及时的。

正如我们所知，在裁军谈判中未能取得有意义的进展，这主要是因为某些大国不能坚持它们在开始目前这种多边谈判时所表示支持的某些承诺和原则。我们认为，无论是时间还是具体情况都不能削减这些原则的价值，今天这些原则仍然和过去一样有效。人们只能这样认为，是这些大国所采取的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权宜之计，迫使它们放弃这些裁军原则。

在这方面，我愿特别提及我们在拟定综合裁军方案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一方案是裁军谈判的中心问题，虽然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为我们制定了综合方案内容的具体方针，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未能取得成果。我们知道，在基本态度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是委员会无法拟定一份可靠的综合裁军方案的主要原因。这些意见分歧主要涉及阶段、时限、措施和承诺的性质。21国集团就这些原则提出的提案是众所周知的，我就无须重复了。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些原则，曾经构成了

两个主要大国在1960年代初就全面彻底裁军进行谈判的基础。在这方面，美苏就一致同意的裁军谈判原则发表的联合声明的第4段特别与此有关，我们认为，重新证实该声明中有关综合裁军方案工作的基本思想将会使我们明年再次讨论这一问题时有可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也被忽视了，这是由同一个原因所造成的，即以前处理这一问题的各项基本前提对那些曾对前提表示支持的国家不再适用了。核裁军是一个应最紧急地予以解决的问题，因为核军备竞赛对整个人类的继续存在构成日益增长的危险。但是有人对我们说，由本委员会来解决这一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不恰当的，因为现在这一问题是两个主要大国进行双边谈判的议题。然而，关于为什么应这样做，却没有人作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解釋。因此我们很难按其表面的价值来接受这种论证。我们在谈及这一点时，也注意到了解决核裁军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如欧洲大陆的战略核武器和核导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双边谈判正在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核裁军的双边谈判只处理了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这些双边谈判尚未解决如何有效地处理核裁军的其他同样重要的方面的问题。停止核裁军的多边谈判是一种国际社会难以接受的冻结，我们愿表示，我们希望在明年开会期间，委员会能有一个工作小组处理这一问题。回想一下下述事实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即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中曾经进行过以冻结核武器思想为开端的核裁军谈判，当时赞成过的国家现在却不愿采取这一步骤。如果委员会准备在明年开会时着手进行核裁军方面的工作，那么就必須信守过去的承诺和原则，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关于核禁试，我们愿在目前发言时仅谈及拥有特定职权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而不评论整个问题。

因为没有制定一份工作计划，所以就不可能进行有系统的和有结构的讨论，迄今为止仅仅进行了一般性的意见交流。然而，在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讨论中又再次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认为，现有的科技手段足以确定对一项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的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有可能规定出有关核查的各种方法。

然而，另一种态度却认为，人们无法设想在核查方面的所有技术问题都已解决。我们感到担忧的是，这种态度将使小组的工作陷入错综复杂的技术细节，这将使我们很难实现规定核查遵守情况方法这一目标。

化学武器的谈判现在已处于高级阶段，现在已经确定了条约中应包括什么内容的细节要求。在谈判中，一个令人鼓舞的因素是人们各自的立场趋向一致。这些发展使我们相信，缔结一项协定已经在望。因此明年开会时我们应竭尽全力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

印度代表团提出一项提案，即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采取恰当和实际的措施来防止一场核战争。虽然这一提案得到大多数代表团的支持，但是少数其他代表团却认为在考虑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之前必须对所涉及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澄清。在本届会议期间所进行的非正式意见交换是极为有用的，因为它们为有可能在适当的工作小组中解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铺平了道路。毫无疑问，所有的代表团都期望有效地解决防止核战争的各项措施。只有彻底消灭各国武器中的核武器才有可能全面防止一场核战争，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本委员会不愿一揽子解决防止核战争的全部措施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一方面认识到防止核战争的各项措施应服从普遍原则并注意到防止核战争的某些方面已成为单独审议的对象，同时仍应优先注意防止由于意外事故、估计错误或通讯联络发生故障而导致核战争的爆发。

在本届夏季会议期间，本委员会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所进行的讨论的积极意义并且增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虽然我们未能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但是对这一非常复杂和麻烦的问题相当了解的国家代表们所发表的看法已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细节有了很多的了解。讨论还表明，大家协商一致认为应在这一多边论坛中解决这一问题。这的确是个好开端，因为被确定为“全人类领域”的外层空间并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理范围，有关各国在外层空间活动的问题必须着眼于国际大局。

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审议工作已表明，在如何缔结一项或多项协定的方法上似乎存在不同意见。鉴于这一原因，从较广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也许是妥当的办法。

我们从这里所进行的讨论中得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一大批处于各种发展阶段的先进技术武器，有些武器已被应用或即将应用，其他武器还处于试验和发展阶段，还有其他很多武器仍然处于理论性的科学设想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规定出有待禁止的武器的范围，要解决有些人看来要建议的核查问题就更加困难了。关于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还是一种遥远的威胁，人们也持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观点是什么样的观点，重要的是要在问题变得难以收拾之前防其于未然。关于我们在规定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总原则方面可能首先采取的广泛措施的性质，现有的《各国探索和使用外层空间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借鉴。若在这种做法中加进作出保证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承诺那就可能会满足为外层空间非军备化采取实际步骤那种需要。在这方面，经斯里兰卡代表团的同意，我们荣幸地听取了外层空间的著名权威人士克拉克先生的极有启发性的发言。在这里提一下克拉克先生在发言中援引的话是恰到好处的，这段话是：“对付未来武器的唯一防御方法是防止这些武器的使用。换言之，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而绝不是军事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已不再能够保护自己，它们所能做到的最多只不过是消灭进攻者。”

主席：感谢缅甸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者是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现在我请他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9月份的协调员，今天我谨代表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代表团谈谈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结果。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注意到，委员会1982年的工作充分反映了国际形势中所存在的一切困难，这种形势的特点是热爱和平的力量同和平、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反对者之间的敌意日益尖端。

美国政府制定的为发动战争而进行全面准备的政策以及该国为了实现对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军事优势而实施大量的扩大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武库的计划，正在严重破坏着国家间的关系，破坏着在裁军谈判中，其中包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所进行的谈判中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因此，当我们于今天结束 1982 年的工作时，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完成的工作无法感到满意。

尽管存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们的根本政策，在委员会春季会议上，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以及在本届夏季会议上，都坚决执行旨在进行富有建设性谈判的路线，以期达成制止军备竞赛的具体协议。

在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倡议中表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命运的深刻关注。社会主义国家各代表团实际上已就所有的议程项目提出了一系列文件和具体提案，供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它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委员会主要是根据这些倡议进行讨论的，它们向那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案感兴趣的代表团表示感谢。

这些倡议的目的是要加强和平、维护缓和、停止军备竞赛并加强国际合作。在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信中，苏联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先生单方面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确保持久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方面的高度责任感。

今年 6、7 月份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也影响着本委员会的工作。在今年的第一期会议期间，各社会主义国家尽一切可能帮助委员会取得具体成果，特别是在拟定综合裁军方案方面取得成果，这样就可在此特别联大会议期间提交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一些西方国家所持的阻碍态度不仅破坏了在委员会中存在的这一可能性，而且也破坏了在特别联大上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的夏季会议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后和会议期间，在世界上爆发了和平、裁军的群众运动，同时各国一致同意遵守第一届特别联大上作出的各项决定并在谈判中遵从《行动纲领》中规定的优先项目。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停止核武器竞赛和核裁军仍然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苏联提出一份题为“防止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和制止军备竞赛”的备忘录，并把它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该备忘录以下述需要为基础，即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并逐渐削减核武器直至彻底消除核武器。委员会中大多数国家的态度也是基于对这一需要的认识

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大家在审议同核裁军有关的问题时活跃程度有了增加。这特别反映在印度代表团提出了设立一个拟定各种防止核战争措施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大多数代表团对谈判这一问题所持的富有建设性的态度遭到了代表美国和北约军事、工业集团的各种势力的反对。

在这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感到尤为满意的是，在1982年会议期间，人们坚决谴责和抵制了有关核武器的稳定作用和“有限”持久核战争学说等的不人道的军事思想，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绝大多数代表团在发言中都表示一场核冲突必然会变成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不会有任何获胜者。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应对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审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对完成这一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任务作出贡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就议程项目2下工作小组的职权草案提出的提案反映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根据《最后文件》第50段，该工作小组的活动应旨在拟定核裁军方案的各个阶段，第CD/315号文件中载有该方案的具体参数。

委员会还必须解决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问题，如果某个国家的武器中拥有这种武器就会降低核级限，这种武器在欧洲的可能的部署将会在欧洲大陆造成一种特别危险的形势。早在1978年，社会主义国家已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份公约草案，它们赞成委员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期草拟这样一份国际法律文书。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鉴别一个国家对委员会的谈判是否抱建设性态度的明确标准之一是看其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态度。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载有进行这种谈判的义务，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也对此予以确认，而有些国家违反了这种义务，这正是它们对这一紧迫裁军问题的真正态度的一种重要证明。

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一期会议上设立的议程项目1特设工作小组中所讨论的问题所表示的态度使人们极为担心：本委员会可能会被用作掩护美国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一种烟幕。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同大多数代表团一样认为，为了在富有建设性的基础上谈判议程项目 1，必须扩大该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以便小组的职责中能包括拟定未来协定的范围。同时它们感到遗憾的是，有两个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拒绝参加该工作小组，它们希望这两个代表团在不远的将来重新考虑它们在这方面的立场。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在制定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各组成部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取得这一进展方面，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公约基本条款草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所有的代表团必须积极参加，并表现出灵活态度。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认为，在未来公约中应考虑到化学武器领域中的新成就，其中包括同二元武器或多成分类型的武器有关的所有方面，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只有尽可能最迅速地就公约中的关键问题达成政治协议，才能确保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谈判获得成功，而依靠解决某些技术问题来解决这些关键问题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将进一步推动和支持所有旨在迅速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的提案和倡议。

1982年会议的一个积极成果是委员会比以前更注意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在委员会内，人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就这一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草案以及小组职权范围草案作出了积极的响应。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反对，人们无法为防止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一事进行具体的谈判。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将继续努力解决这一紧迫的问题。它们满意地注意到 21 国集团和某些西方国家代表团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二天之前，21 国集团提出了一份职权范围草案。

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认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是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最重要先决条件之一。在委员会未能在这一问题的谈判中取得进展的时期内，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又有了加紧的发展。野蛮的原子武器被确实引进了核武库，并且还拟定了制造伽马射线武器的计划。在匈牙利代表团的倡议下，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召开了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这进一步证实了建立合格政府专家特设工作小组的必要性和恰当性。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将采委员会应认真审议载于大会第36/89号决议中的提案。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停止有关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和有关拟定综合裁军方案方面的积极工作只是暂时性质的，它们将继续努力拟定有关这些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书。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

社会主义国家极为重视进一步提高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效率。在第CD/200号文件中载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些具体提案，另外在本届会议上也提出了其他的提案，就提高委员会的效率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委员会的成员国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这个问题应由委员会自己解决，同时还应考虑到委员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并且不破坏现有的政治均势。一些国家对委员会的工作很感兴趣，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准备支持某些旨在增加它们积极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可能性的措施。

尊敬的主席，罗夫莱斯先生，我愿借此机会感谢你在今年工作的最后阶段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指导我们工作的才干。你再一次表现出了各种优秀的品质，所有代表团在发言中都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我还愿向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和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以及春季会议期间所有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祝贺。我谨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向大会秘书处，首先是秘书长特别代表贾帕尔大使，以及所有那些为我们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的人表示感谢。

主席：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者是尊敬的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他是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他将介绍小组的报告。现在请利德戈尔德大使发言。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和往常一样，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成员中将出现一些变化。主席先生，你本人在上次会议上向萨默海斯大使告别时说了一些措词完美的话。我们完全同意你所说的：萨默海斯大使以他的外交才能、真诚地致力于我们的共同目标的献身精神以及他的优秀品质赢得了我们对他的衷心尊重和爱戴。同时我愿热烈欢迎南斯拉夫的维达斯大使和秘鲁的坎诺瓦大使。

主席先生，正如你所说的，我将要介绍载于第CD/332号文件中的核禁试特设

工作小组的报告。这位报告也许称不上是简明和逻辑结构的典范，但是在谈判这样一个存在有尖锐争议的问题的艰难过程中，人们很难期望能从中得到好典范的。然而，报告载有同核禁试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广泛调查。说工作小组已在多大程度上确定了和审查了这些问题，这只能凭各人的主观判断了，但是毫无疑问，工作小组所做的工作已为这一问题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只有同时也考虑到影响着小组工作的极为艰难的政治局势，人们才会赞同对小组工作所做的上述积极评价。现在不是对裁军谈判、特别是对审议核禁试方面存在的现行气候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对委员会及其各附属机构的工作造成如此之大和如此直接的影响。

人们还必须考虑到禁试问题是特别大而复杂的问题，因此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氣氛下也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迄今为止，至少在过去25年中，为实现全面核禁试所作的各种努力都未能取得设想的结果。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障碍。我不大相信那些对核武器的准备工作负有专业责任的人会自动放弃试验这些武器的各种可能性。显然，只有至上的政治考虑才能导致必要的态度，那时才有可能实现核禁试。至于什么时候才会发生这种变化，任何人都无法预言。然而，为缩短今后谈判进程所必需的准备工作的可以而且必须予以实施。

在这方面，特设工作小组的讨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所有代表团都必须准备让大家进行经过良好的安排的意见交换，这将有可能对各种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有系统的审议。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特设工作小组只有短暂的时间进行工作。我感到遗憾的是在这短暂时间中不得不用如此之多的时间来讨论程序问题。人们原以为紧迫感会使人们在相对而言较为次要的程序问题上采取较为大度和灵活的态度。

我认为，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应予以扩大，这样工作小组将至少正式地得到相当大的授权来审议同核禁试有关的所有方面。同时人们还必须考虑到，工作小组以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工作，就必须有一份明确的和结构合理的工作计划。我确

实希望明年当小组恢复工作时，将从今年的经验中吸取适当的教训，并以适当的方式审议程序问题，这样工作小组就能够毫不延误地开始工作，集中审议实质性问题。

在这方面，我要向担任特设工作小组秘书并确实为小组作出出色贡献的列文小姐，在她手下的秘书处工作人员、以及以她们的熟练才能和耐劳精神担任口译的译员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对主席，我是指我本人以及代理主席希尔特纽斯先生，他在我暂时不在期间担任主席——来说，能得到这种宝贵的支援和合作乃是对我们的一种极大的帮助。

现在请允许我在结束发言之前简单谈谈另一个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当然我是作为瑞典代表团团长来谈这一问题的。

你们可以回想起，在1977年海床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最后宣言第七条中，裁军委员会会议被邀在同该条约缔约国进行协商的情况下，考虑设立一个由其领导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审议影响条约实施的各种主要技术发展。在这方面该宣言还指出，该小组可协助实施条约第五条部分中阐述的各项目标，即审议裁军领域中防止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上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此外，人们认为，这是协助有条理地筹备明年的审查会议的一种方法。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召开这种专家小组会议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正继续对海洋和海床进行大规模的民用开发。不论是在条约的目前范围或是在扩大了的范围之内，平衡不悖的其他发展都可能会造成海床及其底土进一步作军事用途的危险。

同时，经验表明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是极为困难的。关于最近的发展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公开的情报。因此，迫切需要讨论的是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收集有效评估这一形势所需的情报。

根据上述考虑，瑞典代表团认为会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专家力量完全有资格可以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目前在同举行下一届海床条约审查会议进行协商的时候，瑞典代表团愿提请委员会注意赋予其前身机构并由裁军谈判委员会所继承的这一任务。因此，我建议本委员会在准备1983年的议程和工作大纲时制定出实施这一重要任务的规定。

主席：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即将结束。我认为，在本届夏季会议的短暂时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果。今天我主要谈谈已经取得进展的那些工作领域，我还要谈几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立场被误解或歪曲。

首先，关于禁止化学武器，我国代表团对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该小组主席、尊敬的波兰大使苏伊卡大使值得所有代表团赞扬，特别是他开始采用了一种可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工作方法。9个接触小组讨论了大量的材料，并向委员会汇报了讨论结果，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自8月份开始工作以来已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些结果将为委员会在1983年会议期间取得进一步成果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他一些代表团已为禁止化学武器的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大家一致认为禁止化学武器是委员会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核查化学武器公约这一重要问题上所作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苏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各项提案，这些提案也已在本委员会上提了出来。这些提案似乎表明在同核查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两个关键问题上采取的某些松动态度，我们大家当然对此表示欢迎。我们期望苏联进一步阐明这些提案中的具体内容。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尚未解决的有关核查的问题。我们希望寻找出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以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取得进展。

总之，我国代表团认为今年委员会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工作还是取得了进展，这主要是由于在为时6周的短暂会议期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希望这些成果将是我们在有可能在1983年会议期间取得更大进展的迹象。

关于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有一个集团阻碍了我们在小组职权范围内开始实质性工作的种种努力。同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有成效的结果相比较，鉴于我们未能通过一项工作计划，那么，我们最多只能说，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我们就核查和遵守问题进行了几次有启发作用的讨论。

当然，工作小组的工作停滞不前绝不是该小组主席、尊敬的瑞典代表利德戈尔

德大使的责任。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利德戈尔德大使和他的助手希尔特纽斯先生以及科学顾问埃里克松博士作出了种种持续的、有力的和坚决的努力。这一失败完全归咎于东方集团，它们顽固地拒绝接受主席提议的并得到21国集团和西方集团赞同的一份合理的工作计划。

我国代表团知道该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是有限的。我们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谈判之后才就设立这一工作小组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我们知道，这一职权范围虽然不是本机构中的很多人所喜欢的，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同意的。我国代表团认为，一些代表团同意了这一职权范围，然后又阻碍在这一职权下开始工作，这是极端虚伪的作法。我们继续认为，本委员会在处理这一问题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殷切期望我们所作的各种努力可导致在全面禁试问题的最重要和复杂的领域中取得进展。但是苏联及其追随者们的态度使人们对该工作小组的存在价值产生了疑问。当我们在明年二月份恢复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审议这一问题。也许在休会期间，各国代表团可有机会进行私下协商，并且——我希望如此——重新评价它们的立场。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明年在核禁试工作小组中取得稳步的进展。

在核禁试工作小组的讨论过程中以及在撰写该小组的报告时，某国代表团曾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是否正在违反其在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的法律义务。关于这一问题，核禁试工作小组在报告（CD/332）的第10页和第11页中说到：

“其他代表团提请那个代表团注意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该条约的序言写道‘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决心继续为此目的进行谈判，并希望使人类环境不再受放射性物质污染’，同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法律的承诺。有人问那个代表团，作为该条约的缔约国，它将如何和它现在持有的立场一致起来。那个代表团说，它不能接受它违反了法律条约承诺的这一说法。因此，它表示了要对这种说法作出充分反应的意图。”

请允许我明确声明，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这一说法，即美国已违反了其部分禁

试条约中所作的法律条约承诺，正如同我们同样不能接受其他代表团的推断，认为美国把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看成是形同虚设的条文。正如我在今年3月11日所说的，美国在彻底停止所有核爆炸方面的立场仍然是：全面禁试是美国整个军备管制长期目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目前的形势似乎不利于我们现在对全面禁试进行谈判，但是我认为我们真诚地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成功地实现核禁试工作小组的目标，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国所抱意图的严肃性。

多年来我在国务院法律顾问处工作，处理这一具体问题并且对各种条约作出解释，由于这一地位，我感到我有资格谈论这些问题的是非曲折。毫无疑问，部分禁试条约的前言部分写道“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决心继续为此目的进行谈判”。1963年8月16日，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阐述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他说：

“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全面禁试，这份有限条约在其序言的其他段落中也表明了这一点。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完全充分的保证，即视察安排，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我们安全的重大欺骗行为”。

人们普遍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看成是习惯的国际法和实施的法典化。该公约的第31条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因此，按照这一标准，各缔约国已表示它们决心继续进行谈判以设法实现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和其他所有的核爆炸的目的。这正是部分禁试条约第一条第一段所要求的。没有理由把这解释为各缔约国保证不断继续进行谈判，而应解释为保证通过谈判进程来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美国已经设法这样做了并仍在继续这样做。我们参加了1977年至1980年的三边谈判，这就是我们这种决心的一种体现。我们从未否认过全面禁试是我国政府的目标。正如我在早些时候已指出的，我们已重申了这一意图。在这一谈判进程的历史中存在着有关核查方面的阻碍的大量例证。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继续重视我们的核禁试工作小组，并希望寻找出一些清除这一前进道路上绊脚石的方法。

最后，关于美国在全面禁试目标上的立场是否构成对部分禁试条约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放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个强有力的“不”字。

我还想简单谈谈放射性工作小组。虽然在夏季会议期间该工作小组只召开了两次正式会议，但是我认为由于小组的尊敬的主席韦格纳大使作出了种种努力，现在小组已为明年会议期间在缔结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做好了准备。正如我在8月份委员会复会后第一次发言时所说的，我国代表团愿意并将继续愿意积极参加对下述问题的讨论，即是否应对防止攻击核设施的其他措施进行谈判。韦格纳大使已在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中介绍了一份条约中各项条款的汇编（CD/RW/WP.39），这表明了他为促进工作小组的工作向成功地缔结条约方面发展所作的努力。我国代表团赞赏这些努力并认为这份汇编可作为明年继续进行放射性武器条约谈判的很有用的中心议题。

在夏季会议期间，委员会再次讨论了是否有必要采取有关外层空间的其他军备管制措施。我们的非正式讨论是有成果的，并增加了大家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我认为，这些讨论为今后审议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幅有关的前景。讨论使得已载入现有的各项关于限制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种和可能性的协定中的国际法主要内容变得更为明确了。人们在讨论中还指出，在外层空间进行的各种活动具有和平的和侵略性的双重用途，讨论表明我们的主要关切应针对那些侵略性的计划。特别引起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应有注意的是，苏联的反卫星武器计划对我们引为依靠的各种系统造成潜在的威胁，我们依靠这些系统进行航海、通讯联络、核攻击早期报警和监督各种军备管制协定等重要工作。

然而，本委员会中的很多代表团尚未对外层空间军备管制问题的审议工作有所发言。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我继续认为，审议这些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由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去办。

我还愿简单谈谈在夏季会议期间没有召开会议的两个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确实愿意恢复在消极安全保证和综合裁军方案方面的工作。关于综合裁军方案，我们期望在下届会议上恢复工作，这样我们就可按要求向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作出汇报。当然，我们也愿意本着富有建设性的态度参加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的

工作。的确，我国代表团不同意21国集团在第CD/280号文件中提出的对谈判现状的评估，也不同意我们尊敬的同事阿赫迈德大使于8月10日提出的巴基斯坦代表团的观点。

我国代表团已表明，我们认为委员会在过去的六周时间内确实取得了某些进展，不管这些进展多么有限。当我们在2月份恢复工作时，我们继续坚信委员会会在更为广泛的裁军努力中履行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决心竭尽全力地取得真正的进展，以实现一个较为和平的世界。

最后，如果我不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尊敬的哥斯拉夫代表维达斯大使表示欢迎和表达我们的友好情谊，那么我就是失职了。我国政府和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极为了解他作为一个杰出外交家的声誉。他将成为本委员会中的宝贵的一员，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他友爱相处并给予他支持和合作。

我本人怀着极为遗憾的心情——我国代表团也这样认为——注意到联合王国最杰出的代表萨默海斯大使离任了。他在本机构中的工作不仅使他本人享有名望，而且也给他的国家和本机构带来了荣誉。

正是萨默海斯先生当时首先向我这个委员会的新成员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的良师。我在接受总统的召见时对这一重大的责任感到难以胜任，但是萨默海斯先生的耐心指导和支待使我在履行这一责任时不象当时那样为难了。正是萨默海斯先生，使我极为尊重本委员会和委员会各成员的品性。他的沉静的领导才能、温文尔雅的风度、以及敏捷的智慧都给委员会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他的榜样值得大家学习，我相信我将忠诚地遵循他的榜样，并希望当我离开这一机构的时候，也会象他一样，怀着一种完成了使命的心情。他还带走了我们大家对他的感情和敬意。他的离任使我们少了一位有才能的人，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委员会。我们大家都祝他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得成功，心情愉快。但是我们想清楚指出，我们对他说的是“再见”而不是“别了”。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发言。他是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他将介绍该小组的报告。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极为感激你的干练的和熟练的领导才能，并且特别感谢你在9月份以十分有效的方法领导着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同你的密切合作中，我们把你所完成的每一项工作都看成是我们自己的成就并对此表示欢迎。因此，我们祝你在成功地撰写出有关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各项活动的报告，并愿在你履行这一工作时再次给予你协助和支持。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肯尼亚的迈纳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8月份担任主席时所作的贡献。

我怀着满意的心情欢迎委员会中的新同事尊敬的秘鲁和南斯拉夫的代表。

我愿向最近已经离开日内瓦或即将离任的同事们告别，并祝他们一切如意。

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今天我有幸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介绍有关小组在1982年活动的报告草案。该报告草案的案文载于第CD/334号文件，我希望本委员会中的所有尊敬的代表团都已拿到这份报告。顺便说一句，我谨请委员会注意报告中的两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在第12段，应在第一行“大家一致同意”的后面加上“下一任”一词；第二个错误是应删去第17段，并把第18段改成第17段。因此，报告将因技术原因重新予以分发。

鉴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我曾准备了一份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报告，该报告载于1982年4月27日的第CD/281/Rev. 1号文件中。该报告在第三章中特别提到了委员会第一期会议结束时工作小组中的谈判状况。因此今天，我将设法仅限于介绍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第二期会议的情况。根据委员会1982年4月23日的决定，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第二期会议于1982年7月20日召开。在这方面，我愿指出的是，在1982年会议开始时，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带着一个新的职权范围开始工作，根据这一职权范围，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要考虑到现有全部提案和今后的倡议来拟订这样一项公约，以便使委员会尽早达成协议……”。

因此，从夏季会议开始以来，工作小组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和协商，目的是拟订未来公约中的条款。在小组中，根据经过修改的组成部分和注释并根据苏联代表团提出的有关公约“基本条款”的富有建设性的和宝贵的文件以及其他代表

团提出的其他提案，大家又进行了一轮具体协商，尔后设立了9个对所有成员国开放的非正式接受小组，其任务是深入审议有关的具体问题并制定出各种可能的供选方案和工作设想，它们将有助于消除现有的分歧和促进下一谈判阶段中的公约拟定进程。这些非正式接触小组专门处理了未来公约中的下述领域：

公约的范围；

公约中将使用的专门术语的定义；

核查程序，其中特别包括：

公布是否拥有化学武器的储存及生产手段，这种公布的时限和形式；

销毁、拆除或为准许的用途转用化学武器的储存和设施的过程和计划；

国家立法和核查措施；

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国际核查制度；

其他问题，特别是公约的序言，公约同其他条约的关系，在执行公约中的国际合作，以及其他很多的方面。

尔后，对所有接触小组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在必要时，在工作小组连续召开的会议上对报告进行了修改。

1982年各国代表团在专家的协助下就某些技术问题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向工作小组提出有关急性皮下毒性测定和急性吸入毒性标准的标准化工作程序的建议。这些建议同未来公约有直接的关系。

通过工作小组在1982年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以及由于它完全致力于拟定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一崇高目标，工作小组再次坚决重申，缔结这样一份公约不仅是我们谈判中的最优先的项目之一，而且通过协调一致的集体努力我们有可能就公约达成一致意见。我就想如此来解释所有的协调员，实际上是所有代表团在寻求——并且正在找到——妥协解决办法和/或在未来公约的某些领域和部分中的一致意见方面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我希望附在工作小组报告中的接触小组协调员的报告充分反映出了大家愿意进行谈判和设法寻求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的心情。

同时，这些报告是进一步谈判的极好基础。我愿特别强调指出大家是愿意进一步谈判的，因为——我远不能自满——我知道在撰写出公约草案之前还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考虑到这一点，并考虑到各接触小组在澄清很多问题和在通过备用的和供选的方案以及在有可能时通过工作设想来寻求可能的谅解领域方面取得的进展，我设法以可能的妥协措词对组成部分加以总结，并在最近把将其提交给了特设工作小组。我完全知道，这远不是一份十全十美的文件。我并没有这种奢望。然而，我确实希望在起草过程中这份文件将有助于各国代表团，并使它们各自的政府较好地了解谈判的现状。在这方面，我希望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对未采公约组成部分可能的妥协措词的意见”的文件已作为第CD/333号文件予以分发。这确实是特设工作小组中的普遍希望。

正如在报告的第17段中所说的，小组特别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小组将在1983年1月17日至28日期间在现任主席主持下继续工作……”。我感谢小组各成员所表示的信心，我赞成上述建议并希望委员会批准这些建议和整个报告。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代表团呼吁，利用休会的时机研究本届会议的背景材料，这样在1983年1月我们就可在小组的工作和就技术问题的协商中进一步取得具体的进展。

主席先生，承蒙准许，我在结束向委员会介绍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报告草案时愿衷心感谢所有代表团对小组工作所作的宝贵贡献。我要特别感谢各接触小组的协调员阿根廷代表团的纳西贝尔女士、科列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隆丁先生（瑞典）、斯金纳先生（加拿大）、斯蒂尔先生（澳大利亚）、阿尔塔元先生（巴基斯坦）、杜亚尔特先生（巴西）、和蒂利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坚信，用什么感激之词也不会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所作的贡献。在今年的某些时候我们工作得十分艰难。我们的耐力又再次受到考验。但是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强调指出，本小组一直本着妥协的精神来设法克服这些困难。我认为，作为主席，这

是对我个人的努力和在担任主席时所肩负的棘手工作的最好的报偿。

我诚挚地感谢瓦尔德海姆—纳蒂拉尔夫人在春季会议期间担任工作小组秘书时给予的协助和本斯梅先生在夏季会议时给予的帮助和宝贵意见。我极为感谢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译员们在整个1982年会议期间的出色合作。

主席感谢尊敬的波兰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者是尊敬的巴西代表席尔瓦大使，现在我请他发言：

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以及特别是我本人怀着极为愉快的心情欢迎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并感谢你多年来为裁军事业所作出的不可比拟的贡献。

通过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活动的报告一事引起了一些同过去几周的讨论经历有关的一些想法，今天我愿同各位同事共同探讨这些想法。我国代表团认为设立核禁试工作小组是本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才同意了为议程项目1下工作小组所通过的不见得很令人满意的职权范围。然而，不应允许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了讨论而进行讨论。

在过去的几周内，核禁试工作小组在想通过一份可规定出其活动结构的工作计划时遭到了种种困难，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长期以来我们对超级大国把委员会作为对峙的又一战场而不准许委员会履行其职责和责任的现象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我国代表团认为，积极的方法似乎应是围绕这一问题的现有各协定，特别是1963年条约即部分核禁试条约，进行讨论。部分禁试条约的名称就表明应把这份条约变成全面性的，也就是应对条约进行充实使它适用于其他所有的环境；此外，应把这种条约的谈判工作从这一角度考虑，即应使拟定出的条文具有普遍性。新的条约既不得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新的限制也不得加强对它们的现有歧视。应把这份条约看成是在实现核裁军方面早应采取的一个步骤。

当负有责任的政府谈判和批准各项国际条约，特别是裁军和安全领域中的条约时，国际社会有权期望已做出的承诺将予以履行。条约必须遵守的老的戒律仍然是主权国家之间达成各项协定的基础。我国代表团已经指出了一个核武器国家，

作为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的最初的缔约国，在其所做出的承诺同其在核禁试问题上最近采取的所做出的承诺同其在核禁试问题上最近采取的正式立场之间的差异。我们希望有关的超级大国将考虑到这种差异可能会给今后的裁军努力，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方面的努力造成的不利后果。这种后果是极为重要的，不能毫不在乎地认为这不算一回事。除了所涉及的各种政治问题外，我还立即想到了一个法律问题：一项把核武器试验说成是在一段长时间内还是必要的政策声明是否可废除在部分禁试条约——巴西也是该条约的缔约国——的序言和第一条中所承担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条约的所有缔约国都有权要求有关的超级大国做出明确的回答，以便消除对该国意图的怀疑。当然，这一推论也同样适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六条。巴西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已加入了该条约的各国政府必须在适当期间决定“真诚”一词的价值，或许这主要是根据这一词的政治意义和后果而不是根据其法律含义来理解。

如果缔约国加入一项国际文书就必须承担具有约束力的义务，那么参加谈判活动就不是这种情况。不能把参加对一个特定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多边机构看成是对某个代表团立场的最后约束，更不用说对其政府立场的最后约束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一个谈判决论坛就必然会什么事也办不成。正因为各目的立场不同，才要进行多边的谈判进程，这是协调国家间分歧的最好方法，但是否认谈判的可能性并拒绝澄清人们的怀疑就等于承认不愿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共同答案。不论核武器国家是否愿意，核武器的存在是所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因此必须对所有各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进行谈判。若使威胁、不平衡和歧视永久存在下去，那就必然不会导致产生这样一种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

最近有一个核武器国家提醒本委员会说该国代表团是严格按照其国家利益在本论坛中工作的。的确，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自己本国政府的代表，我们都是尽最大的努力来执行本国政府的指示。但是同样正确的是，在1945年当《联合国宪章》得以通过时，我们各自的政府就决定它们也将根据更高的利益进行工作：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同时也是全人类的代表。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协调我们各自政府对其他政府的不同看法；而且还要——这也许是最重要的——

使我们政府的利益同国际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特别是那些认识到它们在裁军领域中负有特殊责任的政府就更需要这样做。

请允许我在这里介绍一种论点，我认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休会期间各核武器国家及其最亲密的盟国的政府应考虑这一论点。尽管这一论坛被确定为“谈判机构”——在这一点上似乎不存在有争论——但是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除了化学武器之外，在本会议大厅中特别是对那些被定为最优先项目的问题没有进行什么谈判或根本没有进行谈判。然而，有人，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之间似乎担心它们在本论坛中同意的任何东西都将成为它们的政府永远无法摆脱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我只想指出一点，某个代表团参加一个工作小组的活动，或接受旨在指导一个附属机构“进行谈判”而不是“审议和确定”某一个特定问题的职权范围，或通过一项规定出几个总目标和方针的工作计划，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在代表团一级作出的决定。但是从政治的和程序的意义上来讲，各国代表团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现的重视程度似乎远远超过它们所作出决定的意义。同样的，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对我们的各种报告的措词进行谈判时，仿佛这些报告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也许这只是补偿心理作用的反应，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一点。不能把这种决定看成是约束各国政府必须对所取得的工作成果负责，这些决定当然不能导致任何最后的承诺。本委员会在化学武器方面所作的工作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我无须在这里提及的是，在这个桌子边就坐的任何代表团都不认为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中已取得的重大成果对它们有所约束，虽然我们大家可能会一致认为在本届会议期间在设法达成一致意见方面我们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本委员会中，通常是在工作小组一级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再获得委员会一级的正式通过，而委员会也是必需取得协商一致。在任何情况下都为各种保留意见留有充分的余地。此外，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各种案文要经过联合国大会的审议，如果案文得以通过，那也仅仅是作为向各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最后，必须由本国政府本身的最高决定来最后决定是否参加一项协议。根据大多数的宪法过程，甚至是一项签署国际文书的行政决定也必须经过批准的程序予以确认，通常这种程序包括由该国的公众舆论对这些问题作出判断。因此，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譬如，为什么中国和法国在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的问题上决定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

所以，人们必然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委员会中的某些代表团要顽固地阻碍委员会正常地履行其谈判职责，仿佛每一个程序性的步骤或者甚至每一个实质性的步骤，都会带来不可改变的政治和法律承诺？

在公众舆论对国际事务的处理产生着影响的国家内，其政府可能会仅仅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过份强调同其防务和安全需要有关的问题；相反，在公众舆论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内，其政府可能会故意玩弄词句，以便激化其对手之间的意见分歧。如果采取这两种态度来阻碍在委员会中取得进展，那么它们将极大地妨害我们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因为这两种态度都不符合多边程序中固有的决策过程。如果在这里就坐的所有代表团赋予“真诚”一词以同样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也许可以排除这些含糊态度和行为。

我愿感谢尊敬的美国大使菲尔兹先生对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对该国政府遵守部分禁试条约的看法所作出的反应。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论据，无论是法律的还是政治的论据都未能说服我国代表团。但是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听到尊敬的美国大使重申美国政府致力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我愿表明，若美国代表团决定就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爆炸进行有益的和实质性的谈判，我国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的一切疑虑就将消除。

主席：感谢尊敬的巴西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根廷代表莫里坦先生，现在我请他发言。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首先请容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最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你作为一个拉丁美洲的知名人士和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在裁军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你的任职使委员会有了一位一致公认的才华出众的主席。我当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阿根廷外交家能荣幸而愉快地在你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你的不懈努力已经超出了本委员会的范围，毫无疑问，你的品格、经验和智慧已经对各项裁军谈判产生了影响。

同时，我国代表团也要对肯尼亚的迈纳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期间作出的不懈努力。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在裁军领域中指导各种努力的良好基础。那一次会议的《最后文件》制定了战略，并在其第17段中指出：“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将本《最后文件》的各项条款变成实际的行动，并在裁军领域朝向具有约束力、有实际效力的国际协定前进”。

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未能履行其重要的义务，即执行1978年文件在世界舆论推动下作为一项紧迫事件向我们提出的《行动纲领》。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去追究导致这种瘫痪状态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我们不能让今后的会议继续取关于变化不定的态度或取决于以本机构以外假设的或可能的谈判努力为基础而制造出来的托词。

裁军事业不能继续受到超级大国根据其自己的便利而在裁军领域中改变优先项目的独一无二的特权的支配。这种必然会引起来失调的作法会干扰并严重阻碍谈判的各项因素，并自然会产生不信任的气氛。过去四年中我们工作的结果以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显然不容许我们作出赞美性的估计，这些结果只是清楚地反映了上述形势。

第二届特别联大未能就人类最为关心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对此我们已经表示了极大的遗憾。会议期间阿根廷正面临着一个核武器国家的武装侵略，它希望联合国最终会成为一个消除核屠杀威胁的工具。

但情况并非如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并没有反映或考虑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希望和愿望。恰恰相反，这次会议显然是一次严重的失败，因为会议表明，我们中间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往往忘记它们在保障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的特殊责任。而且，该报告的结论并不与事实相符——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例如，该报告的结论指出，大会一致和明确地重申了《最后文件》的有效性，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与该文件观点的文字和精神相矛盾的说法和态度，而其中有些甚至列入了报告第三章中。

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今天正举行接近尾声的全体会议——上，委员会仍然受到阻挠不能对事实作出反应，并继续隐瞒事实真相。老提外因并采取拖延战术，这只能有助于把全面瘫痪、一事无成的现状说成是人们预料中的事。

有人经常提到国际气候是影响裁军领域中取得进展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不得不强调地指出，目前形势的真正原因是某些主要的对抗国家缺乏政治意愿。这种政治意愿的缺乏反映在它们那种制造和助长紧张局势、忽视人类今天面临的最重大的与生死有关的问题的态度上。

这种态度和这种趋势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意志不一致的；它们并不产生于不结盟国家运动。恰恰相反，它们产生于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各个中心地，并正在变得严重。之所以有此结果是因为不可原谅的核恐怖仍在继续，殖民主义的态度仍在继续。例如，阿根廷共和国就是这种态度的一个受害者，其领土被英国军事殖民主义部队所占领，这也是因为新殖民主义态度、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仍在继续。这就是各种冲突的根源，它构成一种永久性的侵略形式，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不断的威胁。

正是这种缺乏谈判政治意愿所造成的永久性侵略现状产生了冲突、军备竞赛和不安，并使得裁军领域中的努力付诸东流。任何国家，不管是强大的还是弱小的，不管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都不能把自己与我们星球的共同命运分开。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使世界免除核战争，正如大家所知核战争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这种真正危险的不断威胁。当联合国向南大西洋派遣由核潜艇和装有核武器的军舰组成的惩罚性舰队时，我国，阿根廷共和国，就成了这种严重威胁的受害者。

通过拥有这类武器并公然宣布准备使用这些武器而来寻求绝对的安全，这样做已经造成了一种可怕的气氛，因为在寻求极少数国家的安全时，这种作法导致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和其他那些代表团一起，要求本机构应寻求实现核裁军。在一场核冲突中，任何国家没有可能声称其本身是中立的，任何无辜的人民也不可能保持为一个消极的旁观者。一切国家，不管其否愿意，都将毫不例外地不得不卷入这场冲突并受其害。正是在这种远非是假设的核战争可能性中的共同命运，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因素，并使得大家有必要加紧努力，以便减缓军备竞赛，并在国际关系中达成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安全。

在这方面，阿根廷代表团表示遗憾的是，本委员会未能就CD/309号文件中印度提出的建议作出答复，并未能适当地实施联大第36/81号决议，这项决议仅仅是重复了《最后文件》中的话，并就世界对其生存所表示的不断关注寻找一种积极的答案。

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在利德戈尔德大使干练而有能力的主持下开始召开了最初的几次会议。大家希望，在委员会的下届会议上我们将能采取最后步骤以便能地就草拟一项条约开始谈判。我们还希望，参加三边谈判的两个西方核武器国家将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复。

阿根廷反复指出有必要拟订一项专门禁止核武器试验、能吸引普遍加入的、平等和非歧视性的文件。在这一方面我想清楚地表明我国对我们认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的立场：将采缔结的任何条约都必须保留所有国家有权为和平用途进行核工程计划，其中包括核爆炸的权利。这是一个关系到今后技术的根本性问题，使用这类技术的可能性必须得到所有国家的珍惜的保护。

主席先生，在你作为墨西哥代表谈论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紧迫必要性的出色发言中，你回顾了联合国秘书长在1972年2月29日的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权威性意见：“我认为，该问题的一切科技方面的问题都已作了如此充分的探讨，以致于现在为了达成最后的一致意见，所需要的仅仅是一项政治决定”。

现在无核武器国家表示的不耐烦和普遍的不满情绪显然和秘书长十年前讲这番话时的程度一样大，如果说不是更大的话。幸运的是，和那些声称唯独自己是合情合理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表明了较大程度的责任感。但是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些坚持要维持现状的人忘记了他们所援引的理由对其他人同样也是有效的。因此，那些阻挠就这一问题达成急需的一致意见的人现在该明白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两个无情的选择：或者我们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或者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将增加。

我们还想特别强调另一个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其本身的经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使它感到遗憾的问题——在本期会议期间，委员会未能设立一个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禁止为军事用途使用卫星的特设工作小组。

我国代表团想指出，我们的工作应该旨在使外层空间非军事化。我们不无几分惊奇地听到有些发言说，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是不现实的或不再是可能了。我们在其他场合也听到过这类为了保持某种军事优势或为了转移人们对裁军真正问题的注意力而说的说法。卫星已经在相当大和相当重要的程度上用于军事用途，正如我国得知，在南大西洋的冲突中美国的卫星供那个殖民主义国家之用，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提醒各成员注意以下事实是适当的：1980年底，运行在轨道上的70%的卫星是用于军事用途的，某个超级大国的70%的军事通讯是通过卫星进行的。

我国代表团摸不透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这种形势呢，还是谨慎地避免讨论这种形势，以便保持现有的权力关系。

最后我还想重申一下阿根廷共和国的信念：4年前我们协商一致通过的规定和原则仍然是国际社会就裁军领域中的一切问题进行努力的最好指导。

然而毫无疑问，阿根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既无核武器也无超级大国对其盟国所提供的那种保护，其立场和裁军努力必将受到南大西洋冲突及其后果的影响。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些友好的话。下一个发言者是肯尼亚代表唐·南吉拉先生，现在我请他发言。

唐·南吉拉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请容许我以委员会新成员的身份向你以及在坐的各代表团谈谈我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工作的印象。但是在这样作之前，我想回顾一下1983年3月30日我在本委员会的发言中的一句话。我当时谈的是综合裁军方案的拟定工作，（意大利大使阿莱西当时主持会议），我说：

“尽管我并不妄想委员会能在本届会议期间商定出一份完美的综合裁军方案的文本，然而我仍要呼吁一些代表团以及一些代表团集团在尊敬的墨西哥大使指导下在最近所进行的谈判中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对墨西哥大使，肯尼亚代表团愿再次表示感谢，感谢他几个月来在主持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谈判中作出的不懈的努力。主席先生，我想请墨西哥大使罗夫采斯阁下向我透露一点秘密，他是如何产生出新的以及不断再新的干劲，这种干劲给了他以独有的全部精力、纪律、韧性和坚强意志，同时，这种干劲并使他一贯如此地令人愉快、令人热爱和尊敬。他如能泄露其

中的秘密，这无疑会成为象我这样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新成员们建立信心的措施。”

主席先生，确实象我这样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新成员可以从你那里学到不少并得益不少。这就是我从今年2月2日以来发现的，那时我第一次亲身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自然，我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已经形成了我自己的看法——极为遗憾的是，它的特点并不是我想象的委员会作为一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所应具有的特点。当我来到这里时，我和往常一样有一个熟悉情况和相互认识的问题。有时候这是一种令人非常失望的经历。例如，有一天我问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他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在那里，我想和他讨论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的一个问题。我问：

问：“你们代表团的那位先生在那里？”

答：“哪一个？他们都是先生！”

问：“那个有胡子的先生在哪里？”

答：“他们都是长胡子的！”

问：“那个高个子？”

答：“他们都是高个子！”

问：“那个美国口音的人？”

答：“他们都是美国口音讲话的！”

在当时我所能做的只能是谢谢她，并说“再见！”你们可以看到，我没有比这更失望的了！

我来这里之前，我在纽约为经济性质的国际合作问题工作了五年。很有意思的是，本来我准备去墨西哥城参加联合国一个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但突然，国内指示要求我准备去日内瓦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春季会议！和大多数没有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直接打过交道的人一样，我原来理解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会谈基本上是美国和苏联的事情，并且最终也要拖进它们各自的军事盟国。事实是，在世界上人们很少知道本委员会在干些什么。确实，第三世界的许多有见识的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实际上是在浪费它们非常有限的资源，因为并

不存在委员会会产生任何真正而积极的成果的希望！也许委员会工作的这个方面应该更加广泛地和经常地加以宣传，无论是通过新文件，还是通过裁军问题的公众教育计划，或甚至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知名人士的公开讲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象六、七月份召开的重要的联合国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以及对这次会议结果的评估，委员会竟然可以在联合国秘书长不在场的情况下——即使只来仅仅五分钟的时间也好——就完成了。不管怎么说，现在谈论调动世界公众舆论以支持裁军，这在现在来说是再适时不过的了，既然“好事白自己做起”，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们必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使全世界相信——无论是决策者还是一般公众——本委员会中的讨论和审议工作是有意义的，并且本委员会处理的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

不管怎样，只是在我严格分析了最后文件第28段和第120段以后——那是1982年2月1日我在前往日内瓦途中在法兰克福换飞机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理解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真正性质和作用。我必须立即在此补充指出，至今为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并没有行使其作为一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基本作用。至今为止，委员会只是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辩论并设法就这些问题的用语进行谈判。这个信念促使我在1982年2月29日在委员会前说了下述的话：

“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谈判实质性裁军问题，而不是要政治和谈论程序性问题，行使答辩权等等。我们必须找出办法，改善和加强本委员会称职地履行国际社会委托给它的谈判职责的能力。由于联合国本身在裁军领域负有首要责任，它必须在《最后文件》第114、123和124段的范围内发挥重大作用。”

这样委员会在效率方面就能采取许多形式，我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将在今后更加深入地审议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相当重视这个问题，并且我想正式地建议，将这个问题作为单独的一个项目以便委员会在不远的将来进行审议。届时我国代表团将高兴地提出一些提高委员会效率的切实建议。

可能扩大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是委员会必须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显然扩大委员会的成员和委员会的效率之间存在着差别，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差别。至今就扩大

成员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有限地扩大委员会成员是可接受的，但是现在扩大成员时间尚不成熟。现在能够并应该做的是改进非成员国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现有安排。这个问题委员会也将在今后处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委员会必须考虑各种意见，有待考虑的标准将包括：保持各集团间政治平衡的必要性；成员国的平等的地理分布（所谓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性）；不结盟和第三世界的安全利益，以及委员会的效率、贡献、结构和组织。

主席先生，在特别谈到即将结束的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时，我想提出下列看法：

肯尼亚代表团已经指出，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九月份以及委员会1982年会议结束至1983年会议开始期间的主席表示满意。

由你主持委员会的工作是再好不过了，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委员会正在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后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的届会准备报告——无论如何，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并且我们现在正必须回顾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并需寻找各种方法，克服阻碍委员会的工作取得进展的障碍。

肯尼亚代表团已经就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例如我们在1982年8月31日发言中指出，“除非我们的努力得到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国的坚定的政治意愿和保证的支持，不然的话，本委员会工作的进展将继续是非常缓慢的”。

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萨德利尔先生1982年8月5日的发言中给“政治意愿”所下的定义。他说：

“最后，我还要谈谈在我们的工作中要有一种新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在本委员会内部多次听说，我们需要政治意愿来达成协议。政治意愿具有为了大于国家利益的国际利益而在最高一级作出改变国家立场的决定的重大作用。它在谈判一级的作用也决不稍逊，因为它可以抛弃以下的作风：玩弄词令、争取政治得分、进行宣传 and 言之无物，而把目标放在实际的和能够达成的工作上。如果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明智能表达出在这后一方面的政治意愿——我们必须指出，这样作付出的代价很小但收获极大——那我们就为重新建立相互信任打下了基础。”

如果有人问我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讨论其1982年议程的七个项目中为什么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我的回答将是言简意明的：因为委员会中的某些成员国缺乏政治意愿。1982年和往年一样，我们讨论了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化学武器、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这类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综合裁军方案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等问题。确实我们讨论了这些问题，并且毫无疑问，今后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但是，除非象《最后文件》第48段和其他段落阐明的那样，那些对裁军负有特别责任的国际社会的那些成员表明其在实施裁军领域中的各项建议和决定方面所必需的政治意愿和坚定保证，否则我们关于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会谈将仍然是一句空话，并只能是今后多年的一个梦想而已。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我们的讨论和本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的耐心将象西塞罗告诉我们的那样继续遭受类似于古罗马元老院所遭受的命运和挫折。这一比较的唯一显著的不同是，古罗马元老院的耐心受到的只是一个参加者即卡塔利那的考验，而本委员会的耐心受到的却是几个参加者的考验，只有他们的政治意愿才能改变他们的心肠和立场。

在目前情况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工作更多的是失败而不是成功，这是不奇怪的。但是，大家在讨论和审议委员会1982年议程的项目1、2、3和6时，已普遍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 (a)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不可抗拒的结果将是人类的彻底毁灭。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8和19段所要说的无疑正是这个意思；
- (b) 委员会议程中的项目1和2是最高优先项目；以及
- (c) 审议和通过综合裁军方案也是一个优先项目。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促使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包括我国肯尼亚在内，要求：

- (一) 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并实现核裁军；
- (二) 加紧拟定并早日缔结全面禁试条约；
- (三) 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设立委员会议程项

目2 工作小组；

④ 设立防止核战争工作小组；

⑤ 设立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工作小组；以及

⑥ 如21国集团在1982年9月13日提出的CD/330号文件中要求的那样，停止滥用协商一致意见的规定——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8条。

委员会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作出决定，将消极安全保证、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等项目的实质性审议工作推迟到1983年，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因为讨论这些项目缺少时间，也不是因为考虑到委员会面前有更为重要和更为紧迫的项目有待审议，而在较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这些有关的工作小组的工作中以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没有就这些问题取得进展。这就是我们在1982年8月31日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所想到的：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中大多数代表团同意并提出将综合裁军方案、放射性武器以及消极安全保证这三个工作小组的工作搁置起来的想法的根本原因。这几个工作小组在今年早些时候委员会的春季会议期间未能在其工作中取得真正的进展一事，以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挫伤了国际社会寄予本委员会的期望和希望。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当这些工作小组在1983年恢复工作时，它们将取得真正的进展。”

因此应该寻找各种方法，排除委员会各附属机构工作中的僵局，至于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63段已经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即向联大第38届会议提交一份经修改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案文。为此目的，主席先生，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重新设立了，并继续由你领导，我感到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都愿意并保证就综合裁军方案进行谈判，因此我们能够在今后的十二个月里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并提交给1983年联合国大会供其通过。因此，人们希望，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主席和各代表团和代表团集团之间的非正式接触和协商将在两届会议期间即现在至1983年2月之间进行。

我国代表团已经对各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明智地、公正地主持了他们各自工作小组的审议工作。我们希望明年这些工作小组的工作将得以继续和加强，以便制订和通过裁军各个领域中的未来各项公约的组成部分草案。

大家对迈纳大使主持委员会八月份工作的方式讲了许多友好的话，如果我不以我国代表团名义对这些表示感谢，那将是我的失职。我将向迈纳大使转达他离任回内罗毕后大家在此对他表示的良好祝愿和祝贺的感情。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萨默海斯大使告别。萨默海斯大使在委员会工作中有他独特的风格：他的发言总是那么言简意明、中肯扼要——这是英国人使用英语的典型传统。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不幸——当然要看你持什么观点——我的初小、高小和中学教育是在肯尼亚的英国学校中上的，大学是在伦敦上的，根据英国的教育制度，如果各项科目的考试都是全优而英语却不及格，这意味着所有考试的不及格。我是从这样一个背景来谈的。不管怎么说，我认真地听取了萨默海斯大使所作的最后一次但却是令人感动的发言，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富有经验的成员将离开本委员会。大使先生，你为女王陛下的政府尽职尽责，我代表肯尼亚代表团祝你和你的全家身体健康，并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切顺利。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肯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下一个发言者是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因为我们的工作小组不设副主席，所以我不能委托他人就此问题发言，因此我不得不打破一般的规定，即当某个成员有幸担任委员会的主席时，他只能以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作为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我想回顾一下昨天下午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一位成员代表他的国家发言，他在发言中就第74号工作文件的第70段提出了建议。秘书处草拟的第70段如下：

“70、在1982年8月5日的第176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再次设立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09段中所设想的《综合裁军

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以期在联大第38届会议上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经过修改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同时要考虑到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发表的各种观点和在此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大家有一项谅解，即特设工作小组将在委员会1983年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开始其实质性的工作。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再次任命墨西哥代表为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

我应该说明，关于这一段案文的起草工作秘书处没有跟我协商过。但是和第74号工作文件中载有的报告草案的几乎所有段落一样，我感到这一段也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中载有所有重要的事实，并且我认为，泰勒斯（19世纪法国政治家——译注）的名言，不要热心过份，很有必要在某些场合加以推荐。如果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希望维持其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建议，那么就必要在正式文件中对案文作某些补充。首先有必要对尊敬的代表在昨天发言中的建议作某些修改，因为这个建议并不非常忠实于第176次全体会议逐字记录中使用的措词。除此之外，有必要补充指出，该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在对委员会成员们重新指定他担任该小组主席一事表示感谢之后说（见逐字记录第31页）：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虽然对我来说这一使命是个巨大的荣誉。同时它包含着重大的责任，正如我在委员会讨论该问题的非正式会议上所说的，这种责任我之所以能接受——理当我已在8月3日的发言中说了——是因为很清楚，明年会议之前该工作小组不会开始工作。”

然而由于在我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有人说，主席应进行非正式协商，因此我随后尽可能快地在同一个星期，即8月5日星期四，同21国集团成员的同事们进行了某些非正式的和探讨性的协商。从这些意见交换中和对我的问题的答复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确实是非常清楚地——看出，该小组的成员仍然认为极为重要的是，综合裁军方案，特别是与核武器有关的各项问题，不应该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包含的条文，特别是该文件第51段有关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规定退步，不管这种退步是多么的小。

你们会想起，在接着的第二个星期，即8月10日星期二，尊敬的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在177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援引CD/PV.177号文件中的第14页上的话——“我国政府继续把全面禁试当作最终的目标，尽管我们认为目前并不适合就这种禁试进行谈判。”鉴于这种明确的声明以及21国集团仍然坚持的观点，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目前继续进行非正式协商的做法只是浪费时间而已。我当时希望明年的形势将发生变化，并且我必须指出，我特别高兴地听到美国代表今天说了下述的话：“关于综合裁军方案，我们期望着在明年会议期间恢复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够根据要求向第38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这样，在这个发言后（这个发言将载入记录），如果委员会希望将第74号工作文件第70段保持秘书处草拟案文的面目，我将非常高兴，如果委员会希望根据我发言开始时提到的、昨天下午提出的建议作某些补充的话，那么，自然有必要按照我刚才指出的办法草拟这些段落。

主席：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发言到此结束。现在我请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发言，他想行使其答辨权。请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们会议的最后阶段并且时间已经这么晚的情况下，我还要占去委员会的时间作一次答辨发言，以便对尊敬的阿根廷代表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对我政府在福克兰群岛及其人民的立场问题上发起的宣传性的和完全无理的攻击，作一次答复。

他的国家的当局看未尚未懂得恶毒的宣传性发言并不会取得胜利。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事实真相，并不会受骗。因此我将非常简单短地答复今天上午的讲话。

我想请各国代表团思考一下下列问题：

1. 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究竟哪一个国家一直在而且、现在仍在进行威胁和胁迫？

2. 究竟哪个国家入侵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并威胁其居民？这些居民绝对拒绝接受由外国军事独裁统治的想法，而那独裁政权对付本国人民的行动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它对待人权和自由的态度。

3. 自从今年6月福克兰群岛恢复和平与自由以来，究竟哪个国家坚决拒绝宣布结束敌对行动？

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是清楚的。在每个问题上，都是阿根廷的过错。

最后，阿根廷代表还想使人相信联合王国不顾其有关核武器问题的保证。我国政府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上都指出——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若说联合王国会对阿根廷使用核武器，那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下一个发言者是尊敬的塞内加尔代表伊伯拉辛·沙依先生。现在请他发言。

沙依先生（塞内加尔）：首先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这一著名机构的主席。你作为一个精明的外交家的品格以及你在裁军谈判中的长期经验是众所周知的，并得到大家的嘉许。因此，我相信你将使本届会议的工作圆满地结束。

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迈纳大使，他熟练地主持了委员会上个月的工作。

第一次作为观察员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个极为增长见识的经历，也使我们较好地了解了裁军问题的内容和复杂性。在此我们听取了許多发言并一直注意着有关主要议程项目的讨论，我们开始了解到委员会各成员对裁军事业的耿耿忠心，也了解到仍然存在的许多障碍。这坚定了我们这样的信念，即裁军需要真正的献身精神，为了实现裁军，需要所有国家的参加。

确实，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取得令人失望的结果后，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要给裁军谈判以新的动力。这是世界公众舆论在核军备竞赛重新出现和人类受到多种威胁的情况下所怀的期望。目前，武力的使用在国际关系已成司空见惯，某些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坚持无视人民的基本人权，各核武库正在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对裁军进展缓慢这一现象表示满意。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更有力的措施，以扭转危险加剧的态势并使裁军努力成为朝向消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一种按部就班的进程。这个过程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所有国家应采取有利于裁军谈判的态度，尊重以前的保证，并注意不要用协商一致的规则来阻碍裁军。委员会的本期会议未能使人认为在这个方面正在取得迅速的进展。例如，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可能透过一些设立核裁军、防止核战争以及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等项目的工作小组的建议。

同样，虽然有关核试验的讨论使大家有机会进行深入的意见交换，但是大家不清楚下一阶段会怎么样。不过我们应该欢迎这些讨论中取得的进展，不管这些进展是多么的有限。我们还希望综合裁军方案的讨论将在明年恢复。我们认为，若能通过综合裁军方案，它将为成功地继续进行停止核试验、放射性武器和化学武器等谈判提供一个连贯的基础。这也将成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裁减军事预算、裁军和发展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新谈判的起点。我们认为其他工作小组很有希望向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学习并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进展。

最后，我想谈谈审查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资格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的报告草案，其中指出委员会在原则上不反对进一步有限地扩大其成员。我们希望委员会的成员们不久将能够就有待应用的标准和程序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我们认为应立即强调指出，联合国系统中所有组织和机构都应用的地区平衡的标准应在任何情况下给予适当的考虑。技术资格当然是重要的。但是，除了这种资格是可以获得的这一事实外，应该记住，裁军首先是一个政治进程，因此审议谈判机构时应考虑到这一根本的事实。在委员会能就扩大成员问题提出建议之前——我们相信不久它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较宽地让非成员国参加工作，以便它们能充分了解委员会工作的一切方面。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个发言是阿根廷代表，他希望行使答辨权。现在请他发言。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很对不起，听了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之后，我不得不再次要求发言。他讲到宣传，并且说一个第三世界的非结盟国家正在做宣传。这显然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殖民地问题的各种事实决不仅仅是宣传；它们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但看来，就与裁军无关的问题发言的权利只能由某些西方大国独占。当这些国家提到阿富汗和波兰事件时，这难道不是宣传吗？在这一方面提及委员会第170次会议的逐字记录就足够了（CD/PV.170）。联合王国的代表还指责我们使用武力。典型殖民国家竟然指责阿根廷使用武力，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就定义未说，维持殖民形势就是一种侵略行动，一种武力行动。我想很简单地回顾一下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事实。当和

平的阿根廷工人今年二月分在南乔治亚群岛上的时候，——联合王国完全知道这是在伦敦签署的协定的结果——正是联合王国向我们发了一封由当时的外交大臣签署的照会，这是一份用最正统的殖民主义语言草拟和表达的照会。这份照会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撤出阿根廷工人，联合王国将以武力把他们赶走，并且还为此目的派了一艘战舰。这份照会还告诉我们说，联合王国将向南大西洋派遣核潜艇和军舰。回顾一下安全理事会第502号决议就足够了，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0次全体会议上曾亲自说这是一份强制性的决议——一份联合王国在安全理事会中发起和起草的并由联合王国投票赞成的决议。不过，这份决议并没有说阿根廷是侵略国家；如安全理事会的许多成员国所指出的那样，这份决议也没有说联合王国可藉此充当警察的角色并向南大西洋派遣惩罚性的舰队——这是1956年联合王国在苏伊士运河进行冒险以来派出的最大一支舰队。1982年8月5日和7日，联合王国在阿根廷管辖的水域内制造事端，用英国的军舰和军用飞机攻击阿根廷的渔船；这就是使用武力。正是联合王国在1833年用武力赶走了居住在这些岛上的阿根廷居民；这就是使用武力。联合王国应该知道，使用武力——我重复一下它自己说的话——并不能取得胜利；使用武力总有一天会有它的报应的。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还谈到了人权。我们怎么会忘记北爱尔兰人民遭受的苦难呢？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说，阿根廷拒绝宣布停止敌对行动，但是阿根廷一直是愿意谈判的；阿根廷愿意执行502号决议。正是联合王国不执行这项决议，反而向南大西洋派遣了惩罚性的舰队。150年来阿根廷一直愿意谈判。在过去的17年中，阿根廷一直积极地准备谈判，但是由于联合王国方面对待谈判的拖延态度，我们不断地遇到我们今天在本委员会中所遇到的同样的困难。1982年2月我们还准备谈判，并且我们还准备了一份工作计划。在今年的4、5月份只要有机会进行谈判，我们还是准备进行谈判。我们还准备在今天和明天进行谈判，并永远准备谈判。但是，联合王国及其参与这一血腥事件的盟国不要弄错了，阿根廷共和国将准备坐下来谈判，但不是屈服，即使是它不得不战斗，直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南乔治亚群岛以及南桑威奇群岛最终再次成为阿根廷民族遗产的一部分。

主席：谢谢你。 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发言，现在我请他发言，但是，如果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发言后，参加这一对话的两个尊敬的代表能在公平地各作了两次发言后而停止对话的话，我将非常感谢，因为考虑到第37届联合国届会即将召开，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将列入其议程项目。 现在我请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当然完全接受你的裁决。福克兰群岛事件的全部历史都已载入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最近的一份文件是纽约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8月20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不想以进一步的答辩使委员会感到厌倦。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的发言很短。 我只想简单提及刚才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尊敬的主席的发言。 他发言的意思是问我国代表团，我们是不是愿意保持昨天在非正式机构中就报告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国代表团坚持对这一段落的全面修改，并将愉快地在非正式的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的理由，据了解我们将在那次会议上就报告进行全面的讨论。

主席：谢谢你，这样就澄清了问题。委员会在准备有关段落的新案文时将考虑到这个答复。 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要求发言。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关于第74号工作文件第33页上的第70段，顺数第2行说：“同时要考虑到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发表的各种观点和在此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这里指的是综合裁军方案。 我把不定这是不是符合事实，我把不定就这一项目而言是不是取得过进展。 如果有进展，当然我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据我知道，我并没有看到我们在什么方面取得过任何进展。

主席：我现在请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发言，因为正如我说的，这一段落是由秘书处起草的，我相信他将能作出解释，以回答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提出的问题。

贾帕尔先生（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主席先生，这段引语的原话就是如此。 我将再核查一下，并将向尼日利亚大使指出这段引语的出处。

主席：还有其他代表想发言吗？现在我想休会。既然今天上午的会结束的比往常晚一些，今天下午的会议将在下午3时15分正式开始，实际上根据我们同意的规定，是下午3时25分开始。现在休会。

下午1时3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八十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9月17日星期五

下午7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博伊德小姐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丁觉兰

吴丹吞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王芷芸女士

李巍岷先生

翁开明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 度：

德斯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希达亚特先生

伊 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肯尼亚：

唐·南吉拉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蒙 古：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阿克尔曼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查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加先生
阿德波朱先生
乌克言小姐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坎诺克先生
罗哈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樞列斯卡努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约南德夫人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加伊
加伊先生
别尔登尼克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赖特小姐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斯洛特先生
温斯顿女士

委内瑞拉：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三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8次全体会议开始。委员会要在今天结束审议它各个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它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已提交委员会的是以下文件：三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裁军谈判委员会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也即第74/Rev.1号工作文件，以及最后一个，是1982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按国家和议题的发言索引。

关于最后提到的那个文件，我要向委员会的成员们说明，秘书处在编制这个文件时计划并包括截止9月14日星期二举行的第186次全体会议的发言。最后两次，也就是昨天和今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将在以后包括进去。我想请各国代表团检查一下索引，并把它们希望改动的地方在9月22日星期三中午以前通知秘书处。这份索引将在那天以后立即交付最后定稿。

我建议我们现在讨论第一项即委员会各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并着手通过这些报告。让我们首先讨论第CD/332号文件中的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该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该报告的全文象往常一样将列入委员会本身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继续进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该报告载于第CD/334号文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认为该报告已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接下去我们进行第三个报告，即载于第CD/328号文件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认为该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已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让我们继续审议第74/Rev.1号工作文件，其中载有委员会给联大的报告草案。这份报告草案的英文已由秘书处及时在这次会前进行分发。有些代表向我建议，因为我们昨天刚刚审议过这份报告草案，是否可以把它提交委员会进行总的通过。如果委员会尊敬的成员们同意采取这种程序，我也不会反对。我要问一下，对我们以这种方式进行工作有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也就是说，对总的

通过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草案，即第74/Rev.1号工作文件，有什么意见，当然，条件是如果以后发现任何打字或格式上的错误，要及时改正。看来对这一进程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因此我就这样进行了。

该报告被通过。

主席：今天发言名单上有法国和苏联的代表。请尊敬的法国代表德拉戈尔斯大使发言。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愿意首先向你表示祝贺并对你指导了最后阶段的会议表示感谢。经验告诉我们，每年到了会议的最后几周，困难最大：起草报告就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减轻或简化这项任务的办法。然而，我们今天终于把工作做到圆满结束的事实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你的智慧和经验以及你对裁军问题的渊博知识，这么多年来你精通业务、忠于职守、充满信心地对裁军事业这一国际社会所肩负的最重要而又最艰巨的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愿意在这里向你表示敬意。

我也要向迈纳大使表示感谢，他在8月份有效而称职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我很高兴地见到我的新同事南斯拉夫代表维达斯大使和秘鲁代表坎诺克大使。我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他们保证我们愿意同他们进行友好的合作。

最后，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对萨默海斯大使的即将离开感到极大的遗憾。我们这位联合王国的同事在这里赢得我们大家的尊敬和友谊。我们钦佩他的外交才能和聪明才智，他的正确判断力和他的品格还有他非常谦逊的态度；他对我们工作的贡献是属于最上乘的贡献。象我这样的一个人不能忘记把我们两国联系起来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和我们在本世纪共同经历的艰难历程以及在這些和其他条件下，联合王国对自由事业的杰出贡献。

法国代表团对萨默海斯大使的未来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就我来讲，我将继续同他保持友好的情谊。

行将结束的这次会议具有许多方面的特点：春季和夏季会议被联大特别会议隔开了。特别会议令人失望的结果有害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但它没有造成彻底的失败；没有破坏为讨论和多边谈判裁军问题而建立的组织系统；早先规定的原则

和目标得到了确认，同时，纽约取得的结果极为微弱一事也许应成为我们的一个教训，使我们采取比较现实和更加忍耐的态度，也就是一种更适应我们所处的这个艰难时世的态度。

看来，委员会汲取了这个教训，而且无论是对外和对内，在它可以利用的极短促的时间内和它工作条件允许的狭小范围内，它已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委员会的努力大部分集中在化学武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取得了值得赞扬的成果。法国代表团起初对主席建议的接触小组的方法有某些怀疑。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可以说它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它要祝贺苏伊卡大使在组织工作中非常成功的创新。9个接触小组一建立起来人们就得以对一项公约的各种组成部分进行彻底的审议：它使那些可望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突出起来，特别是使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更易于处理，这些问题是：公约的范围、定义、储存的公布及其销毁的开始和速度以及国际核查的方法等。

有些时候接触小组通过一些“工作设想”它们或许可以用采作为寻求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基础。法国代表团要对接触小组的协调员表示感谢；他们的报告附在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面，这些报告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是很有用处的。

关于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韦格纳大使进行的积极协商看来是有成绩的，这个成绩就是劝说某些代表团采取这样的态度，即无意就有争议的公约主要目的——禁止放射性武器——恢复谈判。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将无疑是这方面一个有益基础。

关于防护核设施问题，这是有些代表团希望同时进行讨论的问题，日本代表团提出的建议也许有助于这些代表团在一个适当的基础上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三个工作小组已在夏季会议期间举行了几次会议——这在它还是第一次——这就是新建立的旨在审议一项核禁试条约可能出现的核查问题的工作小组。法国代表团于8月5日阐明了它为什么不能参加这个工作小组的理由。我愿意重复指出，法国代表团在这方面的态度决不意味着它低估了拟定一个有效而不带歧视的国际核查制度的重要性。

我们议程上的其他项目则是由委员会本身未讨论的。

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理所当然地在我们报告中占着最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个报告再次反映了各成员国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立场分歧而不

足反映任何进展。我们仍然认为进展要取决于对国家核力量的相对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大小作出正确的评价，也取决于尊重每个国家的安全条件，特别是尊重保障这种安全的均势。承认这些现实就可以为我们多次提到的解决办法开辟道路。在日内瓦开始的双边谈判就是我们所赞成的那种做法的一个范例。

关于防止核战争问题，这是在我们讨论中占着很重要地位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在这里和在纽约都坚决重申，这一目标不能同那些本质上与之有联系的其他目标割裂或分开，这些目标是：防止战争本身和维护安全并从而维护那些在一定情况下保障这种安全的均势。

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今年夏季基本上没有进行讨论；我们的报告在这方面注意到了21国集团对某些核武器大国的态度的看法，并表明这些看法已导致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阿赫迈德大使断定，小组的工作已陷入僵局。法国代表团愿意在这一点上指出，它的政府改变了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长谢松先生曾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宣布：“为了进一步靠近别国已经作出的那种保障，法国希望促进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草拟一项决议”。我们在这里讨论了各种可能的方案，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这些方案由此得到安全理事会当局的支持，那么，现有的各国宣言本身就可组成一个具有无可否认的价值的安全保证体系。

关于其他两个议程项目——即关于外层空间和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我们把希望推迟到下一次会议了。关于其中的第一个项目，我们希望经过我们今年进行的非常有益的实质性谈判之后，委员会能在明年建立一个工作小组。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意提到一个它相当重视而我们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的问题，即关于接纳新成员的问题。我们赞成委员会在不影响其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条件下进行适当的扩大。我们认为接纳10名新成员是符合这一条件的。这一扩大将表明一种革新的意愿，这在目前形势下是非常可取的；它会便那些对裁军事业积极关怀的政府得到理所应得的满足，而它们的参加非但不会降低委员会的工作效率，还很可能会提高它的工作效率。

我们认为扩大委员会的成员资格问题同它在组织和工作方法方面作出一些改变是两回事。法国代表团当然愿意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它并不认为委员会的谈判没有取得足够的结果是由于机构本身或其方法上的原因。事实上，它认为

这些方法已经过年复一年的改进，现在是令人满意的，尽管还可以继续改进。

显然，进展需取决于其他条件：即各国政府的意愿或它们对谈判和达成协议所具有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本身又取决于国际关系的状况，取决于安全的需要和信任的建立。

在发言结束前我要向所有在这期会议期间协助过我们的人表示法国代表团对他们的感谢，其中首先是贾帕尔大使，他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才干和能力完成他的任务，还有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先生和他在裁军中心的同事们，口译人员和笔译人员和秘书处的所有成员。

主席：感谢尊敬的法国代表德拉戈尔斯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非常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苏联代表团要求发言以便就委员会今年的会议发表一些总的评论和意见。

我们的工作是在国际社会生活处于艰难和危急的时期进行的。有人最近作了加剧军备竞赛的政治决定，还在战略武器武库的扩大和武器的质的改进、化学方面的“重新武装”，在欧洲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等领域采取了进一步危险的步骤；违背了就裁军的某些高度重要问题进行谈判所承担的诺言。

以这些事实为背景，拥护和平与加强国际安全的人们的活动也有了显著的增加。把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团结在它周围的群众性的反导弹、反核、反战运动已在本委员会中被公正地描述为和平的象征。

为了表示世界社会的和平和裁军意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了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新的建议。苏联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在对特别会议的电报中宣布苏联单方面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苏联还提出了一份关于“防止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并限制军备竞赛”的备忘录。这些重要提案已由苏联代表团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并得到出席委员会的许多国家的谅解和积极反应。

苏联代表团今天不想详细谈论委员会的各个议程项目。在会议过程中我们已就其中每一个项目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和它的工作小组作了发言。我们对会议

的总评价也已反映在白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协调员所作的总结性发言中。

广义地说，我们和下述这些代表团是一致的，它们一方面对加紧军备竞赛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同时又担心委员会的工作不起作用。确实，在国际局势急剧恶化和爆发全球性核战争的危险已告增大这种背景对照之下，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不能履行它的职权一事特别引人注目。

如果说委员会1982年的工作有什么积极成果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些成果主要是关于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问题的。正如许多代表团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同时也在本委员会内所指出的，苏联提出“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这种武器的公约基本条款的案文草案”对这个问题的谈判取得进展是一个很积极的贡献。在能干的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的领导下，在委员会内部顺利地就有关未来公约的各种问题开始了具体的谈判。根据苏伊卡大使的倡议——可以说是不顾某些代表团的反对——建立的各种接触小组进行的工作和载有主席关于未来公约组成部分妥协措词案文汇编的文件，将无疑为今后的谈判提供了有益的基础。然而，即便对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我们也不能认为完全满意。我们终于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有些国家并不急于进行这些谈判。看来谈判的顺利结束可能会挫败某些制造新型化学武器的计划。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没能就结束谈判的最后时限达成协议，而且要把我们的工作中断几个月，这可以说，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突然中断了。

现在我想从可以说是比较广泛的观点，用历史的眼光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发表些意见。自从1976年以来委员会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领域没有起草过一份协定。1979年委员会成员人数的扩大和它的工作议事规则的通过并没有使情况有所好转。而且虽然近年未向委员会提出了不少草案，但是有些根本没有得到审议，而其他一些则由于某些代表团试图故意把它们同各种其他问题联系起来而难以达成最后协议。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无论是我们还是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在这次和委员会的先前几次会议上都谈到了这些原因。就象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的情况一样，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在谈论说，裁军谈判

委员会不能完成它面前摆着的任务。我们同意这些看法。经验表明，在不少情况下，委员会不仅没有促进谈判，而且实际上成了一种制动器，成了谈判的障碍物。我们认为，委员会活动中一些最消极的方面，它们在最近几年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我们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在委员会开始进行谈判一事，由于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的立场，受到了阻拦。因为同样的原因，委员会也没能就印度提出的、防止核战争的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尽管事实上——我愿意指出——这些谈判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范围内已经开始，虽然这些谈判由于时间不够和其他原因没有成功地结束，但它们还是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在这个对人类的命运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问题上，裁军谈判委员会实际上从第二届特别会议上后退了一步。

第二，有些国家最近一直在力图歪曲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内容和性质。如美国，它一方面同意建立一个关于核禁试的工作小组，可同时却宣称它并不认为拟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此，国际社会作为一项优先任务要求进行旨在立即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但是委员会只是进行一般性的讨论，而不是致力于完成这一任务，即起草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第三，在委员会内部一种拖延谈判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我们在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上已经提到了这一点。这是在各式各样的借口下进行的。例如有人要求，有必要对各种技术问题运行认真和彻底的调查研究，在设计对协定的遵守情况的核查制度时有必要使用最新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如此等等。我们发现有些情况下他们建议的方法不仅没有得到国际的公认，甚至连建议的提议者本人还没有充分设计好。

这里有一些例子。在进行了某些有价值的和颇为细致的工作之后，地震专家小组提出一些报告，建议把检查核禁试协定遵守情况的制度建立在国际地震网的基础之上，既使用1级资料，在某些情况下，也使用2级资料。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美国的、瑞典的、联合王国的、苏联的以及其他国家的，都已正式确认这种制度的有效性，但在这里，在委员会我们却被告知：不，让我们再从头开始；让我们拟定一种新的制度，一种更加复杂的制度，这是一种根本不需要的制度，而且，正如提出这些建议的人清楚地知道的，这是许多代表团可能不会同意的制度。显然，这正是建议的提出者所希望的。

尤其不正常的是不少代表团的实际做法，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在一项未采公约的重大原则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以前，这些代表团就坚持要求解决次要的而且往往是很有争议的问题。这样一种态度是违背国际谈判的惯例的。

我们要再次说明：我们根本反对委员会在主要问题上达成谅解和制定协议之前陷进对次要问题进行毫无意义的讨论。这种情况尤其指的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我们可以坦率地讲：我们对这种花招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清楚的；这是在第二位的，次要领域内进行虚假的、表面的活动以此来掩盖不情愿和不准备就限制军备竞赛问题缔结具体的协定。

第四，另一个消极方面是新近在委员会表现出来的。在1980年以前，委员会里边总留着一个空席位：起先，在1979年前，空的是某一核大国，后来过了一年，空的是另一个核大国。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在谈判某个最迫切的裁军问题时空着两个席位。因此，委员会内的空位有日增的趋势。也许我们将看到委员会的会议室渐渐地空位子越来越多。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决定是否愿意参加某些谈判的主权。但是，大家会同意，如果某些问题的谈判只在某些委员会成员国之间进行，这势将形成一种新的形势。显然，我们必须考虑这种新形势的可能后果。

第五，尽管已设有若干工作小组——虽然应该承认其中有些未能进行指派给它们的工作，而且至少已暂时停止存在——但谈判的成分只占委员会活动的一小部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时间主要花在进行讨论。它的活动与大会第一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对于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来说，下列做法几乎成了一贯的做法，即宣布它们认为就诸如说核裁军或限制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或防止核战争，等等问题进行谈判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不反对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只能奉劝这些国家的代表团看一看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的适当条款，上面对谈判机构和讨论讲坛作出了明确的区别。

最后一点，一年多以前，苏联代表团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对改进委员会的组织活动提出过许多建议。但是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消极因素。我只想援引两个事例。

你们都知道，在委员会作出决定建立一个工作小组之前，委员会是不能开始谈判的——虽然，如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我们认为既然委员会是一个谈判机构，那么某个项目一经列入委员会的议程，相应的附属机构就应该马上自动建立起来。我们把大量时间，有时是几个月的时间花在协商职权范围问题，虽然在这一问题上苏联代表团也认为，所有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可以简单一点，而且应基本上相同。譬如说职权只要规定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就有关议程项目进行谈判以便起草有关的一项协定或一些协定就行了。这就是委员会所以要成立的原因。但是最近又出现了另外的障碍，若要使谈判能够开始，就先得克服这些障碍。讨论建立工作小组还不够；讨论它们的职权范围也不够；我们现在必须就它们的工作计划协商一致。无论什么地方，不管是在议事规则里边，还是在委员会的其他任何决定里边，都没有说就工作计划协商一致是在附属机构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但是今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美国及其盟国企图故意抬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浪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就不能排除以下的可能性：即到明年有人还会提出另一种前提条件，譬如说就工作小组中进行发言的先后次序取得一致意见，再过一年有些聪明人想起谈判环境的重要性就会要求就最适合于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气候条件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将因此而达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这里还有第二个例子。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代表团主张延长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对此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特别是苏联代表团。在过去，要对这种问题作出决定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它只要商定一个日期就行了，就象今年1月恢复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活动那样。可是在今年，这个问题变得惊人的复杂而且差一点妨碍了化学武器小组报告的通过。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小组应该做什么——虽然它具有清楚明确的职权范围——谁当小组的主席、它的会议应按什么顺序举行等问题。为了就该工作小组报告的第17段达成协议，联合三国代表林克夫人不得不使出了她外交上所有的高超技能。还要解决多少难题啊！我相信即便是缔结了蒂尔锡特条约的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这两位皇帝恐怕找不到摆脱化学武器工作小组这种局面的办法！

先生们，我们在委员会组织工作活动的所有这些新特征中也看出了同样的意图——

那些正在加紧军备竞赛并努力争取军事优势的人想放慢和拖延实际谈判的意图。

我所说的一切证明，由于某些国家的态度，裁军谈判委员会没能进行托付给它的工作，同时正在被这些国家利用来阻挠和拖延谈判并充当它们掩盖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政策帷幕。因此，委员会正在经历着尖锐的危机。我们认为应该让国际社会充分了解委员会所发生的情况。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应被用于同限制军备竞赛无关的用途；它不应成为执行某些军事计划的一种掩护；它不应被人利用来欺骗世界舆论。

最近发表的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该组织的活动的报告中载有以下一段话：

“很不幸出现了一种不愿意把重大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的倾向，或提得太晚以致安理会没法对它们的发展给予重要影响的倾向。如果安理会想起它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世界性权力机构的作用，那就必须扭转这种倾向”。

我们认为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呼吁委员会中所有那些真正关心裁军事业的成员国家帮助扭转我所谈到的消极倾向。

我们即将结束今年的会议并分别四个月。明年1月，我们肯定会在委员会见到一些新同事。我们知道我的邻座，联合王国代表团团长萨默海斯先生就要离开我们了。关于他已经有很多赞美的话。他是英国外交部门的杰出代表。承认他的贡献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委员会通过具体的协定。我向他表示最好的祝愿。

感谢主席先生，还有贾帕尔大使和贝拉萨德斯先生，我完全同意德拉戈尔斯大使对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对译员们所说的话。

主席：感谢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名单上下一位是尊敬的巴西代表席尔瓦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在通过我们的年度报告时，各国代表团总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会议作出它们的评价。我国代表团在前几年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在这一次，我愿意和委员会一起考虑这个报告的形式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本委员会怎样才能使每年一度的起草和通过报告这一痛苦的工作变得不那么令人生厌而又比较能有成效。秘书处进行了极好的合作，这点也可以更合理地利用。眼下应该对秘书处的工作效率表示赞赏，它这么快地向我们提供了准备讨论的所有文件。

委员会已循规蹈矩提出了四次报告，又加上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但委员会的报告对推进裁军的多边谈判进程帮助不大。顺便说一下，起草报告不能与谈判任何问题同等对待，可是我们每年都要为此进行两周的努力，好象下意识地取代了本委员会应该致力的实际活动。事实上，我们的年度报告有我们应力求改正的严重缺点，特别表现在那些没有经过工作小组审查的项目上。它们只能供各成员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非成员国代表团和联大第一委员会的少数代表团内部使用。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几乎不会理解这些报告隐含的模糊不清的内容，更不用说委员会之外的各种有关组织和公众了。过份使用旨在避免含混的保护性措词已经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奇怪做法，因为很明显，报告的措词并不会对任何代表团造成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此外，这种繁重的限制条件往往使个别国家的立场不仅得不到澄清反而更难以理解。其结果是得出我们谁都不满意的最后案文。

对照之下，各工作小组的活动报告正愈来愈做到资料丰富和具有实质内容，特别是有关那些已经进行了谈判的项目，虽然它们只是一个初步形式。看来很清楚，1982年各国政府对研究三份工作小组的报告、特别是对化学武器的报告的兴趣，要比确定下述问题的兴趣大得多：它们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已在具有4年历史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连续第四次得到确切的阐述和重申。

我今天不想继续谈这个问题，只是想请同事们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即在对我们年度报告的形式达成意见一致问题上不应有太多刁难，这样可以使我们能够把谈判的能力集中到我们已经进行过一些谈判的问题上去。在报告中插入一些限制性句子或一些立场声明不应被算成谈判，我国代表团深信，这种一年一度按规定程式所遵循的做法实际上降低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真正目的和职责，损害了这个机构的效力和威信。

为此，我具体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在1983年会议一开始就指定一个小型的小组，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则第8节所载条款，非正式地研究一下我们报告形式的合理化问题。我国代表团愿意在这项努力中进行合作，并在适当时间就我刚才提出的意见作进一步的阐述。

主席：感谢尊敬的巴西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名单上下一位，即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已经在早些时候对我们会议的主要问题进行过评价，我不准备重复了。不过我愿意简单地谈谈这个报告。尽管在报告的程序上有着刚刚有说服力地指出的缺点，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总的来说还是很好地反映了我们的进度，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在你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甚至不惜增加一天功夫以进行事先的谈判，使这份报告得以很快通过。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乐于听取这位尊敬的代表所说的话和所提的建议。但是，我国代表团在非常高兴地赞成这个报告的同时，有两点小小的澄清希望把它记录在案。报告第50段把美苏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双边谈判描述为讨论限制和裁减欧洲核军备。这种说法是一个明显的用词不当。它不应造成这样的印象，即认为它毕竟是一个正式名称，除非谈判双方或其他对中程核力量会谈的结果直接有关的国家这样称呼。

在第95和96段，我国代表团本希望对我们委员会发生的事情有个比较清楚的解释。指定这期会议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时曾达成这样的谅解，即该小组的主席应举行非正式协商或探索性质的会议，这在我们委员会的记录上说得很清楚，而且许多代表团还曾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举行过任何会议，而该小组的主席却在9月16日通知委员会说他进行了协商，而这种协商是限在一个国家集团的少数成员中进行的。我要对该小组主席进行的协商没有包括所有三个集团国家的成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遗憾，特别因为我国代表团曾一再表示过它对参加这类协商或会议的兴趣。我国代表团也不同意该工作小组尊敬的主席所作的分析，即认为若举行这类会议或协商，那也是徒劳的。恰恰相反，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非正式的程序不仅是由委员会正式规定的，而且若举行的话是会起到有益作用的。

主席：谢谢。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说，许多代表团曾在我们讨论过程中提到并支持他所提出的观点。但迄今为止，我只听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至于他提到的非正式和探索性质的协商问题，综合裁军方

索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在委员会昨天上午的会上已对此作出详尽的解释。我觉得现在再请他发言以便重复一遍完全是多余，也没有必要。那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可以读一读昨天上午会议的逐字记录中的详细说明。名单上的发言已结束。现在请尊敬的中国代表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这是我在裁军委员会九月份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我对你担任主席表示祝贺。在你的卓越的、富有经验的领导下，我们的会议取得了成果。今天我本来不想发言的。但听了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我认为需要讲几句。苏联代表把中国说成是什么“消极因素”，而苏联是裁军的“积极因素”。苏联在裁军委员会上是提出了不少建议。不仅如此，苏联在其他许多国际会议上也都要讲裁军，即使别的国家感到很厌烦，它也非这样做不可。同时，苏联一直在扩军，在各地进行扩张，这是人所共知的。

主席：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苏联代表要求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我的发言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中国。因此，听到中国代表刚刚发表的意见，我不能不表示惊讶。

田进先生（中国）：我读了苏联代表的发言稿。苏联代表讲话时心里是否想到中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主席：谢谢你。还有其他尊敬的代表要发言吗？显然是没有了。既然如此，我就要在会议结束前讲几句话。

我们现在就要结束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也即它的1982年会议了。把今年取得的成果不大——象在前三年一样——归罪于委员会各成员国家的代表团是不公平的。我看到了各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不知疲倦地进行工作的决心。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把《最后文件》的条款“变成实际的行动”方面以及在《最后文件》中被视为一种迫切的需要的、“在裁军领域朝向具有约束力、有实际效力的国际协定”前进方面，确实未取得多少成果。我们认为，正如人们在这里正确地指出的，对裁军问题十分重视和关心的世界各国人民将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能继续下去。因此，我殷切希望在庆祝委员会建立五周年的明年度，委员会将能够

证明人们在1978年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当时人们把委员会说成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

我希望上述种种将会兑现。在休会之前我要感谢那些在本月份同我进行宝贵合作的代表们、还有委员会的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付秘书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他们所有得力的同事们、译员们，还有，用一句我认为最贴切的话来说就是，不论是前台的还是后台的，在履行我们的任务中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我们的所有秘书处的全体成员们。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将于1983年2月1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8时50分散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